

文始真經註

經名：文始真經註。宋元之際道士牛道淳注解。九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玉訣類。參校本：一、《文始真經》；二、《叢書集成》所收《關尹子》。

關尹子

關令尹喜，周大夫也。老子西遊，喜望見有紫氣浮關，知真人當過，候物色而邊之，果得老子。老子亦知其奇，為著書。喜既得老子書，亦自著書九篇，名《關尹子》。今陝州靈寶縣太初觀，乃古函關候見老子處。終南宗聖宮，乃關尹故宅，周穆王修其草樓，改號樓觀，建老子祠，道觀之興，實祖于此。老子授經後，西出大散關，復會于成都青羊肆，賜號文始先生，所著書，後為《文始真經》。

文始真經直解跋引

皓月圓明，普見千江之水，真空妙有，該通萬卷之經，因水見圓明，由經悟妙有。圓明以皓月為本，妙有以真空為源，本末是同，源流非異，既循末以歸本，仍沂流而還源，源即真空，乃是不容思議，流為妙有，爰非專一無言，無言之言以為經，無說之說以為妙，無說之說以薦言前，無言之言以明意外。言前洞奧，意外幽深，非由直解以難通，不假詳箋而莫曉，因指見月忘指，而真月昭彰，因解悟經忠解，而真經洞徹，見千江之月影，知一月之維綱，究掌經之真詮，悟一真之統攝，見知雙泯，究悟俱忘，天眼龍睛，詎可窺於彷彿，神靈聖智，豈可測於依稀，意外難思，言前莫議也。

文始真經註卷之一

神峰逍遙子牛道淳直解

一字篇

字者，喻真空之道也，凡二十八章。

關尹子曰，非有道不可言，

非有道者，元無道之強右，故不可以言議也。經云：唯莫能名，所以退天下之言是也，故云非有道不可言也。

不可言即道。

言前薦悟也，向言議未有之前，了然薦悟妙道，故言之不可及也，故云不可言即道也。

非有道不可思，

非唯元無道之強名，抑乃不屬思惟也，思惟則屬意識知解也，道不可以知而識也，故云纔落思惟，即是鬼家活計，正謂此也。經云：唯莫能知，所以奪天下之智，故云非有道不可思也。

不可思即道。

言前薦悟也，向思惟未生之前，了然薦悟妙道，方知思惟不可及也。故云不可思即道也。

天物怒流，人事錯錯然，

天物者，本分天真也，怒者威光也，威光赫赫，廣無邊際也，流者心也，源流注六用紛紛與人事交雜而不一也。經云：性水也，心流也，故云天物怒流，人事錯錯然也，錯者雜也，言迷人從事於道，見解紛紛不一，如下文也。

若若乎回也，

若者象也，似也，想像道似太虛，似明月，似澄潭，似冰壺，如此想象比似，則與道相違之遠，故云若若乎回也，回者違也。

戛戛乎闕也，

戛戛者，相擊之聲也，國者爭論也，以言語相詰難，辯論其道，以戒爭論也，故云：以承稟為戶牖，各自開張，以經論為盾矛，遞相攻擊，以戒爭論也，故云：戛戛乎闕也。

勿勿乎似而非也。

勿思象，勿辯爭，論擬此見解似即，似即不是，故云勿勿乎似而非也。

而爭之，

爭者，國志也，三人兩眾同處學道，勇猛精進，闕志為高，萌此見者，亦未悟也，故云而爭之也。

而介之，

介者，孤介也，孤然獨處，精思妙道，萌此見者，亦未悟也，故云而介之。

而現之，

現者，唯古人之言贊美妙道也，逐言思惟贊美妙道，亦未悟也，故云而現之也。

而嘖之，

嘖者，呵嘖古人名言法相，默默精思妙道，如此見解，亦未悟也，故云而嘖之也。

而去之，而要之。

去者，捨也，要者，取也，捨諸妄而取真道也，既有取捨，即是有為，亦未悟也，故云而去之而要之也。

言之如吹影，

影者，喻名也，即戛戛爭論、現嘖之贊美呵嘖者也，言呵叱名相，如吹影不能去也，何謂也。

思之如鏤塵，

塵者，喻識也，鏤者，削刻也，即前若若想象，比似勿思辯爭之國之介之，獨思去要取捨者是也，如此屬識見，如削刻塵而不得淨盡是也。

聖智造迷，

聖智能解萬法，以智造道而不能至，即智是迷也，絕聖棄智，了悟妙道，如此則即智是迷也，故云聖智造迷也。

鬼神不識。

鬼神存識見，識見不能知道也，故云鬼神不識。

唯不可為，

道本自然，不假修為也，故云不可為也。唯者，因上仍下之辭。

不可致，

政者，從外邀至也，道本自具足，不假外求，故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也，故云不可政也。

不可測，

道鬼神難窺，陰陽莫測、況其凡乎，故云不可測。

不可分，

道混然天理，杳冥莫測，故不可以心思言議而分辯，故云不可分。

故曰天，曰命，曰神，曰玄，合曰道。

故曰，因上結下之辭。天者，無為而為，自然而然而也，命者，不知所以然而然也，神者，陰陽不測之謂也，玄者，杳冥莫測，玄之又玄也，合者，契悟也，了悟天命神玄，方契妙道也。此章明道不在言思，在人心開了悟而密契之也。

右第一章

關尹子曰：無一物非天，

天者自然而然而，自然而然而，即道之異名也。物物皆道生，即物是道，如涯從水生，即涯是水，故云無一物非天也。

無一物非命，

命者，不知所以然而然，不知所以然而然，亦道之異名也。物物具道之命也，故云無一物非命。

無一物非神，

神者，不神之神，陰陽不測亦道之異名也。物物咸具神道，故云無一物非神也。

無一物非玄。

玄者，窈冥莫測，亦道之異名也，物物具此玄道，故云無一物非玄也。

物既如此，人豈不然。

天地萬物，巨細洪纖，飛港動植，咸具妙道，人豈不然乎，故云物既如此，人豈不然也。

人皆可曰天，人皆可曰神，人皆可致命通玄#1。

天命神玄，既是道之異名，名雖有四，其道不二，道者人人具足，箇箇見成，若人了悟，不假修為，立證無生，位齊諸聖矣，故云人皆可曰天，人皆可曰神，人皆可致命通玄。

不可彼天此非天，彼神此非神，彼命此非命，彼玄此非玄。

人人俱有本分天真，人人俱有不神之神，人人俱有不知所以然而然之命，人人，俱有窈冥莫測之玄，天命神玄者，在凡不減，在聖不增，纖細不少，洪巨不多，豈可彼物而獨有此，我獨而無哉，故云不可彼天此非天，彼神此非神，彼命此非命，彼玄此非玄。

是以善吾道者，即一物中知天盡神，致命造玄。

是以者，因上仍下之辭也。善吾道者，即一物中知天盡神，致命造玄者，從緣悟道也，故云盡十方世界是道人眼，盡十方世界是道人身，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，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，便您麼去，只是光影裏作活計，向光影未發之前，洞然開悟，方信道無不在，即一物中了悟天命神玄，非他物也。故云是以善吾道者，即一物中知天盡神，政命造玄也。知者，悟也，致造者皆至也，言吾之至也。

學之徇異，名析同實，

學人徇逐天命神玄之異，名分析不異道之誠實，惑於名而迷於實也，故云學之徇異，名析同實也。

得之契同，實忘異名。

道本無名，因名悟道，道者實也，名者實之實也，因名契悟名異而實不異，悟實而忘名，得魚忘荃，得兔忘蹄，得意忘言，名者言也，故云得之契同，實忘異名。此章明道無不在，悟實忘名。

右第二章

關尹子曰：觀道者如觀水，

觀者，照也，以智照理，如照水也，此借喻也。

以觀沼為未足，

沼者，喻凡人也，以智沼度量凡人，雖是有道，疑道在凡人不具足也，故云以觀沼為未足。

則之河、之江、之海，曰水至也。

之者，往也，河者，喻君子，江者，喻賢人，海者，喻聖人，疑道在凡人

不具足，又往觀君子，又疑道在君子不具足，又往觀賢人，又疑道在賢人不具足，又往觀聖人，方不疑曰道之至也，故云則之河之江之海，曰水至也。

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，皆水。

津液涎淚，喻動靜語默也，殊不知動靜語默，皆是道之用也，因用悟體，方信道在凡不少，在君子賢人聖人不多，故云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，皆水也。此合喻也。此章明道無欠無餘，聖凡平等具足是也。

右第三章

關尹子曰：道無人，聖人不見，甲是道，乙非道。

甲喻聖人，乙喻凡人，道本無我相，豈有人相哉，了道聖人忘其見解，故不見，聖人是道，凡人非道也，故云道無人，聖人不見，甲是道，乙非道也。

道無我，聖人不見，已進道，已退道。

進者取也，退者捨也，道者取之不得，捨之不失，道既無我相，聖人忘見解，故不見，已進道而取之，已退道而捨之也，故云道無我，聖人不見，已進道，已退道也。

以不有道，故不無道，

道不屬有無，聖凡平等，此釋不見甲是道乙非道，故云以不有道，故不無道。

以不得道，故不失道。

道不屬得失，本自見成，此釋不見，已進道，已退道。此章明道不屬有無得失。

右第四章

關尹子曰：不知道，妄意卜者，如射覆盂。

不知道者，迷人也，妄意卜者，妄以意識卜度也，射者，猜量也，覆盂者，喻迷塵覆蔽也。迷人不悟妙道，妄以意識卜度妙道，如猜量覆盂之下所合之物，故云不知道，妄意卜者，如射覆盂。

高之者，日存金存玉，

金玉喻玄妙之言，又金者，明白也，玉者，瑩淨也，智見高者，妄以意識卜度妙道，日如金之明白，如玉之瑩淨。又曰金鉛玉汞，又曰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，或是道否，迷塵覆蔽，雖執至言，亦未悟也，故云高之者，曰存金存玉。

中之者，日存角存羽，

角者，喻智鋒鈷利，羽者，喻輕清中智之士，妄以意識卜度妙道，日智鋒鈷利，無為清靜，保養精神，身輕體健。又曰：如羚羊卦角，鸞鳳沖霄，敢是道也，如此猜量，亦未悟也，故云中之者，日存角存羽。

卑之者，日存瓦存石。

瓦者，喻曾經燒鍊也，石者，喻堅固也，下智之士，妄以意識卜度妙道，煅鍊頑心，一志堅固不移。又曰：道在瓦礫，如此莫是道否，如此猜量，轉不悟也，故云卑之者，日存瓦存石也。

是乎非是乎？唯置物者知之。

置者，委棄也，知者，悟也。已上高中卑三等之人，妄以意識卜度金玉角羽瓦石之物，或是或不是，唯委棄物外，內忘意識，了然開悟，迷盂去盡，無所覆蔽，方信道不從外得，故云是乎非是乎，唯置物者知之。此章明道由心悟，非妄意卜度而知。

右第五章

關尹子曰：一陶能作萬器，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，能害陶者。

範土曰陶，陶者，燒磁瓦審匠也，一陶能作萬般磁瓦之器，陶能使器之成壤，器安能成壤陶者乎，故云一陶能作萬器，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，能害陶者也。此章借喻。

一道能作萬物，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，能害道者。

道運陰陽，生成天地萬物，故云一道能作萬物也，作者，生也，道如虛空，窈冥莫測，本自見成，不假修為造作，故云無有一物能作道者，道既似虛空，萬物焉能害虛空哉？故云無有一物能害也。此合喻也。此章明道生萬物，無物能害道者也。

右第六章

關尹子曰：道茫茫而無知乎，心儻儻而無羈乎，物迭迭而無非乎。

道者心之體，心之體者，真空也，真空窈冥，茫茫然，知識未萌之前也，心既以真空為體，則儻儻然萬緣無由羈絆，物者心之用，即體即用，應變常寂，則迭迭然無非道也。迭迭者，周行而不殆之義也，故云道茫茫而無知乎，心儻儻而無羈乎，物迭迭而無非乎。

電之逸乎，

大達之人，得自利利他人之妙，為上根之人，機鋒迅急，如擊石火，似掣電光，擬議之問，千山萬水，上根之人直下頓悟、洞徹妙道也，故云電之逸乎。

沙之飛乎，

大達之士，平等普利不遺中下，以迅機接上根，以善巧方便，廣演萬法，罔遍沙界，接中下之人，故云沙之飛乎也。沙之飛乎者，言廣演妙法如風飄塵沙也。

聖人以知心一、物一、道一、三者又合為一。

心一、物一、道一，三一之名，如日之光明，日是明之體，光是明之用，雖有三名，其道不二，故云聖人以知心一、物一、道一，三者又合為一。

不以一格不一，

一者，不二之體也，格者，度量也，不一者，應變之用也，即體即用，無用之用，如空谷傳聲，應變常寂，不以從體生心，度量應變也，故云不以一格不一也。

不以不一害一。

無用之用，如空谷傳聲，應變常寂，即體即用，不以用之妨體也，故云不以不一害一，害者，妨也。此章明道心物不二，體用如如也。

右第七章

關尹子曰：以盆為沼，以石為島，魚環遊之，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也，夫何故？水無源無歸。

周回是水，中有山日島，以盆為沼，中安一石以為島，放魚於水內，魚繞石環游，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。為何故，夫何者，設問為何故也，答云：水無源泉，亦無流歸，所以不窮也，此借喻也。故云以盆為沼，以石為島，魚環游之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，夫何故？水無源無歸也。

聖人之道，本無首，末無尾，所以應物不窮。

本者真空之體，末者妙有之用，聖人洞了真空妙有之道，道無首尾，莫之可測，環樞應變而無窮盡也，故云聖人之道，本無首，末無尾，所以應物不窮。此章明道無首尾，應物不窮也。

右第八章

關尹子曰：無愛道，愛者水也，

無者，禁止之辭也，言無愛道，道不屬愛，纔萌愛念，則落五行中，屬水也，則與道遠矣，故云無愛道，愛者水也。

無觀道，觀者火也，無逐道，逐者木也，無言道，言者金也，無思道，思者土也。

無得觀逐言思其道，道不屬色行名情，豈可觀逐言思而測知也，纔萌觀逐言思之念，則落五行。觀屬火，逐屬木，言屬金，思屬土，役於五行，則與道遠矣，故云無觀道，觀者火也，無逐道，逐者木也，無言道，言者金也，無思道，思者土也。此垂誠後學深切也。

唯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，心既未萌，道亦假之。

唯者，因上結下之辭也。唯聖人不離情者，愛觀逐言思未萌之前也，愛觀逐言思未萌之前，即是真空之體，真空即道也，真空心未萌生，道之名亦假立也，言亦無道之名也，此垂示學人悟道之方也，故云唯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

，心既未萌，道亦假之也。此章明道不屬五行，向愛觀逐言思未萌之前薦悟也。

右第九章

關尹子曰：重雲蔽天，江湖黯然，游魚茫然，忽望波明食動，幸賜于天，即而就之，魚釣斃焉。

重雲蔽天於夜，濃陰重厚，黑雲蔽障於天，無星月以照耀，則江湖之水，黯然而黑暗也，游魚茫茫然迷之也，於是漁者執燈火擲釣餌於水中，魚忽望見波明食動，不意人擲釣餌，而日幸賜於天，即而就吞之，彼漁者釣之而斃死也。故云重雲蔽天，江湖黯然，游魚茫然，忽望波明食動，幸賜於天，即而就之，魚釣斃焉也。

不知我無我，而逐道者亦然。

迷人無明障礙，重雲蔽天，心地不明，如江湖黯然，不悟妙道，如游魚茫然，智波流浪，泥法求真，如忽望波明食動，智波迷道，法塵障心，如魚即而就之，喪道迷真，如魚釣斃焉。不知者不悟也，不悟我本無我，即是真空之道，而妄有我，向外逐道者，與上譬喻亦然也。此合喻也，故云不知我無我，而逐道亦然也。此章歎迷人不悟道，而喪其生也。

右第十章

關尹子召：方術之在天下多矣，

凡在天之下，百家之學，道衍廣博，故云方術之在天下多矣，方者道。

或尚晦，或尚明，或尚強，或尚弱，

百家之學不能遍舉，略言其四，尚者貴也，或貴韜晦，不欲人知，或貴彰顯，明明教誨，或貴能行，自強不息，或貴柔弱，不與物爭，故云或尚晦，或尚明，或尚強，或尚弱也。

執之皆事，不執之皆道。

事者用也，若執尚晦、尚明、尚強、尚弱，皆謂之用也，執用而迷體，豈能洞徹妙道哉。若不執其用，則用無用，而無所住著，無所住著，則離種種邊，名為妙道也，故云執之皆事，不執之皆道也。此章明道無不在，不可執著也。

右第十一章

關尹子曰：道終不可得，彼可得者，名德不名道。

道本真空，不屬得失，有得則有失，道在人，聖凡同體，無欠無餘，如初生赤子，與大人同體，不與大人同用。凡人與聖人同體，不與聖人同用，體本無名，隨功用立名，用之於惡，則名凡人，用之於善，則名賢人，用之無所得，則名聖人。無所得而得之，則名德不名道也，故曰道終不可得，彼可得者

，名德不名道也。

道終不可行，彼可行者，名行不名道。

道要心悟，不離本情而登大道，故不可行也，彼可行者，名善不名道也，故云道終不可行，彼可行者，名行不名道。

聖人以可得可行者，所以善吾生，

聖人得自利利他人之道，平等普利，不求報恩，名為德行，此德行所以善吾接物利生也，故云聖人以可得可行者，所以善吾生，此利他也。

以不可得不可行者，所以善吾死。

死者，心休歇也，以不可得不可行者，藏諸用也，藏諸用則無為也，無為所以善吾心之休歇也，故云以不可得不可行者，所以善吾死也，此自利也。此章明德行為用，道為體。

右第十二章

關尹子曰：聞道之後，有所為有所執者，所以之人，

若學人聞道之後，所行有為之事，有所執持智解，則所往與人事同也。之者，往也。故云聞道之後，有所為有所執者，所以之人。

無所為無所執者，所以之天。

天者，天真也，聞道悟解，罷參絕學，藏諸用，無所為，外不執相，內不著空，湛然清靜，則契本分天真也，故云無所為無所執者，所以之天。

為者必敗，執者必失，

有為者，鈴敗於道，有執者，鈴失於德也，故云為者又敗，執者又失也。

故聞道於朝，可死於夕。

故者，因上結下之辭也。聞道於早朝，可死於晚夕，便全身放下，心死休歇而保任之也，故云聞道於朝，可死於夕也。此章明悟道者無為無執，休歇保任。

右第十三章

關尹子曰：一情冥，為聖人，

冥者，真空，窈冥莫測，一情者，情返歸於真空也，如此則名聖人也，故云一情冥，為聖人也。

一情善，為賢人，一情惡，為小人。

從真空體上忽萌情念，不趨於善，又趨於惡，情起時，其可不謹乎。若趨於善而積於善，積之大也，則成德行之福，而名賢人也；若趨惡而積惡，積之大也。則成凶暴之禍，而名小人也，故云一情善為賢人，一情惡為小人也。

情冥者，自有之無，不可得而示，

一情冥者，自有之無，從跡復本也，從跡復本，冥契真空之道，不得出示

於人也。經云：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是也，故云：一情冥者自有之無，不可得而示也。

一情善惡者，自無起有，不可得而祕。

無者，真空也，有者，情也，從真空上忽萌情念，趨善積善，趨惡積惡，是從本降跡。從本降跡，而善惡之跡，不可得而祕隱也，故云一情善惡者，自無起有，不可得而祕也。

情善惡為有知，惟動物有之，

言一情善惡屬知識，則與蠢動有識之物者無異也，故云一情善惡為有知，惟動物有之也。

一情冥為無知，溥天之下，道無不在。

一情與真空冥符，則知識未萌之前也，知識未萌之前，真空妙有之道，充塞太虛，無‘所不在，故云一情冥為無知，溥天之下道無不在也。此章明道不屬情識，無處不是道也。

右第十四章

關尹子曰：勿以聖人力行不息，則曰道以勤成，

勿者，禁止之辭也，勿得言以聖人力加精進，行之不懈怠，則曰聖人學道，因以勤苦，而得道成。言非如此也，道由心悟，本自見成，豈待力行不怠，勤苦而後成哉，故云勿以聖人力行不怠，則曰道以勤成是也。

勿以聖人堅守不易，則曰道以執得。

勿得言聖人堅固保守不不改易，則曰聖人因以執持而得道。言亦非如此也，聖人心開悟解，以道為體，真常不變，無為無執，無失無得也，故云勿以聖人堅守不易，則曰道以執得也。

聖人力行，猶之發矢，因彼而行，我不自行。

矢者，箭也，聖人應物慈悲，普利而不息，人以謂力行，殊不知力行慈悲，普利不息，猶似人射，以弓發箭，感而後應，不得已而後行也。故云聖人力行，猶之發矢，因彼而行，我不自行也，言行之無心。

聖人堅守，猶之握失#2，因彼而守，我不自守。

握者，把也，聖人恬然獨處，人以謂堅守，殊不知聖人堅守，猶似人未射之時，以手把箭，因彼不應，所以靜默，豈有心守靜默哉。故云聖人堅守，猶之握失#3，因彼而守，我不自守也。此章明聖人動靜無我。

右第十五章

關尹子曰：若以言行學識求道，互相展轉，無有得時。

道本無名，不可以言求，道本無跡，不可以行求，道本無法，不可以學求，道本無情，不可以識求。若以名跡法情求之，如石轆之互相宛轉，不離名跡

法情，何時得悟道哉，故云若以言行學識求道，互相輾轉，無有得時。

知言如泉鳴，知行如禽飛，知學如擷影，知識如計夢，一息不存，道將來契。

知言如泉鳴，則聲不可辯，聲不可辯，忘名也；知行如禽飛，則跡不可循，跡不可循，忘跡也；知學如擷影，則偽不可取也，不可取，則忘法也，知識如計夢。則妄不可信，妄不可信，則忘情也。息者，一呼一吸為一息，一息之間，名跡法情頓忘而不存，則契於妙道，故云知言如泉鳴，知行如禽飛，知學如擷影，知識如計夢，一息不存，道將來契也。擷者，以手捉取也。此章明道不屬名跡法情，不可以言行學識而求之。

右第十六章

關尹子曰：以事建物則難，以道棄物則易，

以事者，皆用也，建者，建立妙用也，物者，人物也，言建立妙用，普利天下，令人人了道，則誠為不易也，故云以事建物則難也。掃蕩復本，一物不留，獨露真空妙體，有何難哉，故云以道棄物則易。

天下之事#4，無不成之難，壞之易。

天下之物，紛紛億萬，俱要圓成，誠為不易，故云天下之事，無不成之難也。此釋以事建物則難也，如秦之阿房宮，非一歲而成，楚之一火而盡，豈不壞之易耶，故云壞之易也，此釋道棄物則易。此章明建立不易，復本不難。

右第十七章

關尹子曰：一灼之火，能燒萬物，物亡而火何存？

火者，無我之物，或鑽木，或擊石，取火之一星而灼抓之，及其大也，則劫火洞然能燒萬物，及至燒盡萬物，火亦不存，為火無我也，故云一灼之火能燒萬物，物亡而火何存。此起喻也。

一息之道，能冥萬物，物亡而道何在？

一喘息之間，洞徹真空之道，則窈然冥然，元無一物，如此，則外忘萬物，外忘萬物，則內亦忘，真空道之強名也，故云一息之道能冥萬物，物忘而道何存也。此合喻也。此章明了悟道者，亦無道之強名也。

右第十八章

關尹子曰：人生在世，有生一日死者，有生十年死者，有生百年死者。

人生壽夭不等，或為赤子而死者。或為童子而死者，或壽滿百歲而死者，故云人生在世，有生一日死者，有生十年死者，有生百年死者，此借喻也。

一日死者，如一息得道，十年百年死者，如歷久得道。

利根之人，遇師垂接，直下頓悟，於一息之間，當時心死絕疑，如人生一日死也，故云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也。中下之士，遇師垂接，卒難了悟，如水

浸物，漸漸得透，或十年，或丑二十年，志心不退，觸著磕著，有日洞徹心休，如人在世十年百年而死，故云十年百年死者，如歷久得道者也。此合喻也。

彼未死者，雖動作昭智，止名為生，不名為死。

彼者，指上一日死者、十年、百年死者三等之人也，彼三等人未死之前，雖動靜作為，昭昭靈靈智慧，止名為生，不名為死也。故云彼未死者，雖動作昭智，止名為生，不名為死。

彼未契道者，雖動作昭智，止名為事，不名為道。

彼者，指上頓漸三等人也，彼上中下三等，於未了悟契道之前，雖動靜作為，昭昭靈靈智慧之用，止名為人事而已，不名為妙道也，故云彼未契道者，雖動作昭智，止名為事，不名為道。此合喻也。此章明悟有頓漸，道則不二也。

右第十九章

關尹子曰：不知吾道無言無行，而即有言有行求道#5，忽遇異物橫執為道。

迷人不悟，道本無名跡，故云不知吾道無言無行也，迷人泥著古人名言法相求道，或古人靈跡異進求道，既有尚靈異之心，忽遇邪魔化為異人，談天論地，說事說理，或逞神異變化，迷人橫執以為道聖人，而欲師之求道，故云而即有言有行求道，忽遇異物橫執為道。

殊不知捨源求流，無時得源，捨本求末，無時得本。

道由心悟，靈源妙湛，體用如如，迷人不悟，源名跡而向外求道，此迷靈源而逐名跡流浪也。本即源也，末即流也，如此流浪逐末，欲返本源不可得也，故云殊不知捨源求流，無時得源，捨本求末，無時得本。此章垂誡學人，勿逐名跡而求道也。

右第二十章

關尹子曰：習射、習御、習琴、習弈，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，

習射者，習射弓箭也，習御者，習御車也，習琴者，習撫琴也，習弈者，習弈秦也，已上四者，又以歲月而習之，四者終無一事可以一喘息之間而得其妙者，故云習射習御習琴習奕，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也。

唯道無形無方，故可得之一息。

道乃真空，故無形像，無方位，利根之人直下頓悟真空，於一息之頃而得洞徹，故云唯道無形無方，故可得之一息也。此章明道易學於事也。

右第二十一章

關尹子曰：兩人射相遇，則工拙見，兩人弈相遇，則勝負見，

弓人相遇而闕射，則中者見為工巧，不中者為魯拙也，故云兩人射相遇

，則工拙見也。兩箇弈茶人相遇國弈茶，則贏者見為勝，則輸者見為負，故云兩人弈相遇，則勝負見也。

兩人道相遇，則無可示。無可示者，則無工無拙，無勝無負。

兩箇洞微妙道之人相遇，則無可出示呈似也，無可出示呈似，則不似射奕有工拙勝負也，故云兩人道相遇，則無可示，無可示者，則無工無拙無勝無負也。此章明道無工拙勝負，無可出示呈似於人也。

右第二十二章

關尹子曰：吾道如海，有億萬金投之，不見，有億萬石投之，不見，有億萬汙穢投之，不見。

海喻真空，金喻微言妙行，真空能冥眾妙萬行，窈然觀之不見，故云吾道如海，有億萬金投之不見也。石喻眾善，真空能冥萬善，窈然示之不見，故云有億萬石投之不見。汙穢喻眾惡，真空能冥眾惡，窈然視之不見，故云有億萬汙穢投之不見。

能運小鯢小魚，能運大鯢大鯨。

小鯢小魚喻小人眾生，大鯢大鯨喻君子賢人，真空能運小人眾生，君子賢人，平等普利，自生至死，受用恃鷹，但日用而不知也。故云能運小鯢小魚，能運大鯢大鯨。

合眾水而受之，不為有餘，散眾水而分之，不為不足。

真空益之不盈，故冥天地萬物，而不為有餘，真空損之而不虧，故生天地萬物，而不為不足，故云合眾水而受之，不為有餘，散眾水而分之，不為不足。此章明道無欠無餘，而無所不容也。

右第二十三章

關尹子曰：吾道如處暗，夫處明者，不見暗中一物，而處暗者，能見明中區事。

道乃真空，窈窈冥冥，陰陽莫測，鬼神難窺，故云吾道如處暗，夫處明者，不見暗中一物也。真空雖然窈窈冥冥，陰陽莫測，神鬼難窺，其用事也，似酌醴以投器，其應物也，如懸鏡以鑑形。又如空谷傳聲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，萬物不能逃其鑑也，故云而處暗者，能見明中區事。此章明道窈冥莫測，應變無窮。

右第二十四章

關尹子曰：小人之權歸於惡，

權者，用也，小人愚癡類倒，所用皆歸於惡。惡者，何也？殺生偷盜邪淫、妄語綺言、惡。兩舌、食愛瞋恨、癡迷大逆、不孝不忠、不仁不義是也，故云小人之權歸於惡者也。

君子之權歸於善，

君子燭理，所用皆歸於善，善者何也？不殺不盜，不邪淫不誑語，不巧言令色，恭行五常百行是也，故云君子之權歸於善。

聖人之權歸於無所得。唯無所得，所以為道。

聖人之用，平等普利，不求報恩，上德不德，應變無方，離種種邊，超諸法相，一無所得，強名真空之道也，故云聖人之權歸於無所得，唯無所得，所以為道也。此章明道不屬善惡，迴超諸有也。

右第二十五章

關尹子曰：吾道如劍，以刃割物即利，以手握刃即傷。

以劍喻道，道冥萬物，普利無窮，故云吾道如劍，割物即利也，執持染著，昧性迷道，故云以手握刃即傷也。此章明道普利無窮，迷執者自傷也。

右第二十六章

關尹子曰：連不問豆，豆不答連，瓦不問石，石不答瓦，道亦不失。

篷者，以竹為之，以盛棗栗，豆者，以木為之，以盛值隨，峽供祭享。道無不在，篷豆瓦石不相問答而終日問答，雖問答而未嘗問答也。道亦不失也。故云篷不問豆，豆不答連，瓦不問石，石不答瓦，道亦不失也，此無情說法，昧者不知也，故云不應答藏真應答，無知知處是真知，正謂此也。

問與答與一氣往來，道何在。

道本無問亦無答，向問答未萌之前，薦吾問答未萌之前，則心不生，心不生，則一氣不往不來，一氣不往不來，則心無生滅，無生滅即契妙道。既萌問答之心，心之所之，則氣從之，是知一問一答，則一氣往來，一氣往來與道遠矣，故云向上一機擬議即墮是也，故云問與答與一氣往來，道何在也。此章明道無不在，問答殊離也。

右第二十七章

關尹子曰：仰道者跋，如道者駁，皆知道之事，不知道之道。

跋者，企羨也，圾者，馳求也，如者，往也，仰慕聖人之道，企羨不及，故云仰道者跋也。往外馳求妙道而不得也，故云如道者晨也。事者，用也，已上企羨馳求，即道之用也，隨用而迷體，故云皆知道之事，不知道之道也。故云道源不遠，性海非遙，但向己求，莫從他覓，覓亦不得，得亦不真，正謂此也。

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歉，不恃道而豐，不借道於聖，不賈道於愚。

歉者，欠少也，豐者，餘多也，借者，假也，賈者，賣也，是以者，因上結下之辭也。真空妙道，本自具足，無欠無餘，聖人了了洞徹，道本具足，故不望道而欠少，真空無有，亦不恃道而餘多，道既人人具足，亦不假借道於聖

人，聖人不能出道以示人，亦不賣道於愚，故曰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，不恃道而豐，不借道於聖，不賈道於愚也。此章明道人人具足，不相假而取捨之也。

右第二十八章

文始真經註卷之一竟

#1『人皆可致命通玄』，與《叢書集成初編》之《關尹子》同，而《道藏》慕字號之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則作『人皆可致命造玄』。

#2#3『握失』，誤，《關尹子》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皆作『握矢』。

#4此句，《關尹子》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作『天下之物』。

#5此句，《關尹子》作『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』。

文始真經註卷之二

神峰逍遙子牛道淳直解

二柱篇

柱者，建立天地陰陽之妙用也，凡一十二章。

關尹子曰：若碗若盂，若缺若壺，若甕若盎，皆能建天地。

碗盂鉞壺甕盎六者，皆所用之器也，器之為物者，外實而內虛也，實者屬陰，虛者屬陽，陽屬天，陰屬地，故建立妙用，物物可以取法也。故云若碗若盂，若鉞若壺，若甕若盎，皆能建天地。

兆龜數曹，破瓦文石，皆能告吉凶。

兆者，吉凶先兆也。以火燒銀而鑽龜殼，詳裂文以辯吉凶之兆也，數著者，著乃蒿屬，出蔡州，一科五十莖，按大衍之數，其用四十有九，一象太一，平分為二，以象二儀，幼一以象閏，以四搯之，以象四時，三搯而為一爻，十八變而為一卦，卦既已定，吉凶兆焉。破瓦者，打瓦卜也，打瓦破碎而奇者，屬陽，吉之兆也，偶者屬陰，凶之兆也。文石者，打石裂文以辯吉凶，文正數奇則屬陽，告#1之兆也，文斜數偶則屬陰，凶之兆也，故云兆龜數著，破瓦文石，皆能告吉凶者也。

是知天地成理#2，一物包焉，物物皆包之，各不相借。

是知者，因上碗盂鉞壺甕盎皆能建天地，兆龜數著破瓦文石，皆能告吉大#3以此知天地成理，一物包焉，成理者，道也。言道本自見成，不假修為也，道無不在，天地萬物在道則存生，失之則亡滅，故云知見成之道，物物皆包藏妙道，非物能包之也，為天地萬物不離妙道也，故云是知天地成理，一物包焉，物物皆包之，各不相借也，不相借者，物物具足，不須相借也。

以我之精合彼之精，兩精相搏而神應之。

彼者，龜著瓦石也，我者，占卜之人。彼枯龜槁著、焦瓦堅石，豈有神靈先兆吉凶哉，為以我之精誠，合彼龜著瓦石，天地成理之精，兩精相激搏，而

有此神靈應之也，故云以我之精合彼之精，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也。

一雌一雄卵生，一牝一牡胎生。

以飛禽配偶名曰雌雄，八竅者卵生#4，以走獸配偶名曰牝牡，九竅者胎生也，故云一雌一雄卵生，一牝一牡胎生也。

形者彼之精，理者彼之神，

彼者，雌雄牝牡也，雌雄牝牡交感，精神混融為一，而成卵胎也，卵胎之形，是雌雄牝牡之精也。理者，識性也，是彼雌雄牝牡之神也，故云形者彼之精，理者彼之神也。

愛者我之精，觀者我之神。愛為水，觀為火，愛執而觀，因之為木，觀存而愛，攝之為金。

我者，說一切人之己也，人萌一愛念，則屬己之精情，寓目觀色，則屬己之神也，精屬水，故愛為水，神屬火，故觀為火。愛為水，觀為火，相執相合，因化為木，其木絞之得水以見母形也。鑽之得火以見子形也，觀為神，愛為精，相存相合，攝化為金，其金擊之得火以見夫形，鎔之得水以見子形也，故云愛者我之精，觀者我之神，愛為水，觀為火，愛執而觀，因之為木，觀存而愛，攝之為金也。

先想乎一元之氣，具乎一物，執愛之以合彼之形，冥觀之以合彼之理，則象存矣。

彼者，母也，父性真空，本來清靜，清靜真空性上忽萌想欲念，如道生一氣也。故云先想乎一元之氣也，既萌慾念，則母形已具乎識中，故云具乎一物也，母形具乎識中，執著相愛以與母交合精血，故云執愛之以合彼之形也，父母交感情識，混融於恍惚窈冥之際，因以觀形而生愛以成交感，父之識性與母識性相合，則成胞胎之象，人形已存於胎內，故云冥觀之以合彼之理，則象存矣。理者，識性也，已上說禽獸與人交感相媾，精神與人精誠感龜著瓦石之神應同也。

一運之象，周乎太空，自中而昇為天，自中而降為地。

道生一，道者，無極也，一者，太極也，無極而太極，天地萬物之象已具乎太極之中也。太極雖含萬象，猶未離無極，故云一運之象，周乎太空也，太空者，即無極也，太極而動，動而生陽，陽氣輕清，自太極中上昇，結而為天，故云自中而昇為天也；動極而靜，靜而生陰，陰氣重濁，自太極中下降，凝而為地，故云自中而降為地也。

無有昇而不降，無有降而不昇，

冬至一陽生，行三十六候，氣上昇一百八十日，陽氣至天，陽極生陰。夏至一陰生，行三十六候，氣下降一百八十日，陰氣至地，陰極又復生陽。屬乎

陽自昇，屬乎陰自降，昇降往來，周流不息，所以生生化化而無極矣。有昇則有降，若無昇則無降，無昇無降，則無生死也，故云無有昇而不降，無有降而不昇也。

昇者為火，降者為水，

火屬陽，自然上昇，火發向上，昇行之象也；水屬陰，自然下降，水流向下，降行之象也。故云昇者為火，降者為水也。

欲昇而不能昇者為木，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。

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者木之子，水者木之母，子母之情具在木中，火欲昇，水欲降，木之氣欲昇而不能昇，故云欲昇而不能昇者為木也。水者金之子，火者金之夫，夫子之情具在金中，水欲降，火欲昇，金氣欲降而不能，故云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也。

木之為物，鑽之得火，絞之得水。金之為物，擊之得火，鎔之得水。金木者，水火之交也。

鑽木得火，以見子之情也，絞木得水，以見母之情也，此釋欲昇而不能昇者為木也，故云木之為物，鑽之得火，絞之得水。擊金得火，以見夫之情也，鎔金得水，以見子之情也，此釋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也，故云金之為物，擊之得水也。如上所說，以此知金木各具水火之情，相交孕化為金木也，故云金木者水火之交也。

水為精為天，火為神為地，

水者，陰中陽也，如坎卦屬陰，中爻屬陽，屬陽自昇，天之象也。水在五行為水，在氣為天，在人為精，在方為北，在時為冬，在數為一六，在卦為坎，在五常為智，在星為極，在嶽為恆，在臟為腎，在支為亥子，在干為壬癸也，故云水為精為天。火者陽中陰也，如離卦屬陽，中爻屬陰，屬陰自降，地之象也，火在五行為火，在氣為地，在人為神，在方為南，在時為夏，在數為二七，在卦為離，在五常為禮，在星為熒惑，在嶽為衡，在臟為心，在支為巳午，在干為丙丁，故云火為神為地也。

木為魂為人，金為魄為物，

木在五行為木，在氣為人，在神為魂，在方為東，在時為春，在數為三八，在卦為震，在五常為仁，在星為歲，在嶽為泰，在臟為肝，在支為寅卯，在干為甲乙，故云木為魂為人也。金在五行為金，在氣為物，在神為魄，在方為西，在時為秋，在數為四九，在卦為兌，在五常為義，在星為太白，在嶽為華，在臟為肺，在支為申酉，在干為庚辛，故云金為魄為物也。

運而不已者為時，包而有在者為方，

五行運轉無窮，以成春夏秋冬四時也，故云運而不已者為時也。天地相包

羅萬物，以成八極上下之十方也，故云包而有在者為方也。

惟土終始之，有解之者，有示之者。

土無正行，旺於四季，一歲始終生成俱有土氣，春夏為生，長物之始，秋冬為成，實物之終，故云惟土終始之也。解者，解散而隱者也，正月二月木旺而土隱也，三月本旺十二日，土旺十八日，旺者顯示也，四月五月火旺而土隱，六月火旺十二日，土旺十八日，七月八月金旺而土隱，九月金旺十二日，土旺十八日，十月十一月水旺而土隱，十二月水旺十二日，土旺十八日。土在五行為土，在方為中，在時為四季，在數為五十，在卦為坤艮，在五常為信，在星為鎮，在嶽為嵩，在支為辰戌丑未，在干為戊己，在臟為脾，在神為意。意識聞微言，則妙意解悟，得自利之妙，故云有解之者也，妙意解悟，既得自利，亦可利他，為上根者動容密示，直下頓悟，妙意亦無妙意之量，故云有示之者也。此章明建立天地萬物之妙用者也。

右第一章

關尹子曰：天下之人，蓋不可以億兆計，

凡在天下之人，種類無窮，蓋不可以十萬為一億，十億為一兆之數而計算之，故曰天下之人，蓋不可以億兆計也。

人人之夢各異，夜夜之夢各異，有天有地，有人有物，皆思成之，蓋不可以塵計，

天下之人，同夜做夢，各有夢境不同，故云人人之夢各異也。天下之人，夜夜夢境不同，故云夜夜夢境亦各不同，故云夜夜之夢各異也。天下之人，夜夜做夢時，一般見有天地人物，故云有天有地有人有物也。夢見天地人物，皆是平日妄識染著天地人物，於其夢時神思昏惑，尸魄專權，平日所染，隨思顯見，故云皆思成之也。天下之人，同夜做夢各異，尚不可以數算，況夜夜各自不同，蓋不可以塵數計算也。塵者如日影晃塵。

安知今之天地，非有思者乎。

安者，寧也，寧知今時未睡，見天地人物不有思者乎，言未悟之人，識見染著，所見天地人物亦與今時不異也，為晝夜俱迷也，故云安知今之大地#5，非有思者乎。此章明識迷覺夢計天地人物皆事妄識也。

右第二章

關尹子曰：心應棗，肝應榆，我通天地。

天地生物各屬五行，棗赤屬火，火在臟為心，故云心應棗也，榆青屬木，木在臟為肝，故云肝應榆也。天地陰陽二氣交通而生棗榆，心應棗，肝應榆，是我與天地相通也，故云我通天地也。

將陰夢水，將晴夢火，天地通我。

天氣欲降，地氣欲昇，將作陰雲為雨，陰氣感人，夜即夢水，故云將陰夢水也。天氣欲斂其降，地氣欲收其昇，陽氣感人，夜即夢火，故云將晴夢火也。如上所說，天地陰陽之氣感人，先夢水火，即是天地與我相通也，故云天地通我也。

我與天地似契似離，純純各歸。

如上說，我通天地，天地通我，即是我與天地似契合，則又不契合，天地有人，人亦有天地，天地即大人，人即小天地也，似離遠又不遠，故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也。天地與我並生，天地有道，人亦有道，道者純一而無雜，本自全真，道為天地人歸宿之所，故云純純各歸也。此章明天地人物咸生之道也。

右第三章

關尹子曰：天地雖大，有色有形，有數有方，

天玄而地黃，故有色也，天圓而地方，故有形也，天地既有色形，會歸於壤，故有數也，天地有八極上下，故有方也。天地雖廣大，有色形之可觀，有數方之可盡也，故云天地雖大，有色有形有數有方者也。

吾有非色非形，非數非方，而天天地地者存。

吾有真空之道，視之不見，故非色也，搏之不得，故非形也，真空無盡，故非數也，真空無處所，故非方也。真空之道，生天生地，天地有數，會歸於壤，壤而復生，生而復壤，壤而又復生，生生壤壤，而道無生無壤，浩劫長存，故云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，而天天地地者存。此章明天地有成壤，道無成壤。

右第四章

關尹子曰：死胎中者，死卵中者，亦人亦物，天地雖大，彼固不知，

彼者，死胎中人與卵中物也，人物之性，透入胎卵中，未生而死，天地雖廣大，彼人物之性，固是不知也，故死胎中者，死卵中者，亦人亦物，天地雖大，彼固不知也。

計天地者，皆我區識，

人性雖在胎中，未知有天地，及乎已生，成童之時，始知在上日天，在下日地，自童至老不能忘者，是知計度有天地者，皆我區分之情識，故云計天地者，皆我區識也。

譬如手不觸刃，刃不傷人。

手喻識也，刃喻天地也，譬如手不觸握劍刃，劍刃不傷人手也，識不染天地，天地不昧識性也，識若忘時，亦不知有天地也，故云譬如手不觸刃，刃不傷人也。此章明妄識障道也。

右第五章

關尹子曰：夢中，鑑中，水中，皆有天地存焉。

人睡夢之時，恍見天地人，以鏡上下照鑑天地人，視澄潭水中上下皆天，傍照山原亦水中天地也，故云夢中鑑中水中，皆有天地存焉。

欲去夢天地者，寢不寐，欲去鑑天地者，形不照，欲去水天地者，盍不汲

。迷人不悟，真空無礙於天地，天地亦無礙於真空也，迷識染習妄，去夢中天地，不知夢亦妄也，何可去之哉，若去之者，則寢不能安寐也，故云歌夢天地者#6，寢不寐也。古人鑄鏡以鑑形容，照天見天，照地見地，鏡本無心，妄識計之日天地，彼鏡豈知哉，何可去之，若去鏡中天地者，碎鏡則去也，若碎之，則無以鑑形容之妍醜也，故云歌去鑑天地者，形不照也。水之澄也，仰照於天，傍照於山原，次之潤物，汲之濟人，若去水中天地，涸之可也，若涸之，則盍以汲之為用也，故云欲去水中天地〔者〕，盍不汲。

彼之有無，在此不在彼，是以聖人不去天地，去識。

彼者，夢鑑水也，此者，識也，彼夢鑑水中，或有時夢見天地，或有時不夢見天地，或不鑑不照天地，即無天地也，夢鑑水中，或有天地，或無天地，在此妄識計之，而有不在彼夢鑑水也，故云彼之有無，在此不在彼也。是以者，因上結下之辭也。聖人了悟真空，識浪淵澄，天地真空，各自如如，不相里礙，故云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也。此章明覺破妄識，真空無礙。

右第六章

關尹子曰：天非自天，有為天者，地非自地，有為地者，

天地不能自生，生天地者道也，道生一，一者太極也，一生二，二者天地也，故云天非自天，有為天者也，地非自地，有為地者也。

譬如屋宇舟車，待人而成，彼不自成。

天地待道以生成，喻似屋宇舟車，待人造作而後成就，彼屋宇舟車豈能自成哉，以此知天地非道運太極元氣而生成哉，故云譬如屋宇舟車，待人而成，彼不自成也。彼者，天地也。

知彼有待，知此無待，上不見天，下不見地，內不見我，外不見人。

知彼天地有待道而生成，知此大道無所待而生成，經云吾不知其誰之子，象帝之先是也。知者，悟也，了悟妙道，迴絕對待，既絕對待，上下天地，內外人我，對待亦不見矣，故云知彼有待，知此無待，上不見天，下不見地，內不見我，外不見人。此章明天地待道而生，道無對待生死。

右第七章

關尹子曰：有時者氣，彼非氣者，未嘗有晝夜。

有時數者，一氣之運耳，彼妙道真空非氣也，道未生一氣之前，未嘗有天

地日月，豈有晝夜十二時哉，故云有時者氣，彼非氣者，未嘗有晝夜也。

有方者形，彼非形者，未嘗有南北。

有方位者，以形定之耳，彼妙道真空非形也，道未生一氣之前，未嘗有天地形位，豈有東西南北之四方哉，故云有方者形，彼非形者，未嘗有南北也。

何謂非氣？氣之所自生者。如搖篷得風，彼未搖時，非風之氣，彼已搖時，即名為氣。

自設問：何謂妙道真空非氣也？自答云：氣所自生者。譬如人搖竹扇而得風涼，喻道運而生一氣也，故云何謂非氣，氣之所自生者，如搖蕙得風也。蕙者，竹扇也，彼未搖竹扇時，非風之氣，喻道未生一氣之前也，故云彼未搖時，非風之氣也，彼未搖竹扇時，而得風凍之氣，即名為氣也，喻道運而生一，纔名為氣，故云彼已搖時，即名為氣。

何謂非形？形之所自生者，如鑽木得

火，彼未鑽時，非火之形，彼已鑽時，即名為形。

此又自設問：何謂道之真空？答云：天地之形所自生者，譬如人鑽木得火之形見，此喻太極分高厚之形也。故云何謂非形？形之所自生者，如鑽木得火也，彼人未鑽木時，非有火之形狀也，此喻未有太極之前也，故云，彼未鑽時，非火之形也，彼人已鑽木時，有火出見，即名為火之形狀，此喻無極而太極，太極分而天地之形位矣，故云彼已鑽時，即名為形也。此章明道不屬時數方位者也。

右第八章

關尹子曰：寒暑溫凍之變，如瓦石之類。置之火即熱，置之水即寒，呵之即溫，吹之即凍。

道運元氣，變化陰陽五行，而成冬寒夏暑春溫秋凍，四時之遷變元氣，如瓦石之類，置之火即熱，如夏火旺時，元氣隨火氣而為炎暑也。置瓦，石於水內浸之即寒，如冬水旺時，元氣隨水氣而為嚴寒也。人以口呵瓦石，久之即溫暖，如春木旺時，元氣隨木氣而和溫也。人以口吹瓦石，久之即涼，如秋金旺時，元氣隨金氣而清凍也。故云寒暑溫凍之變，如瓦石之類，置之火即熱，置之水即寒，呵之即溫，吹之即凍也。

特因外物有去有來，而彼瓦石無去無來。

瓦石本無寒暑溫凍，而特因物有水浸火燒呵之吹之人物，而寒熱溫凍有去有來，而瓦石本無寒熱溫凍之去來也，故云特因外物有去有來，而彼瓦石無去無來也。此喻元氣本無寒暑溫凍之去來。特因水火金木之氣盛衰去來，而有寒暑溫凍之去來也。

譬如水中之影，有去有來，所謂水者，實無去來。

先以瓦石水火呵吹，喻元氣寒暑溫涼之去來，恐人未曉，又說譬喻，令人曉悟，元氣如水火金木之氣，如水中之影，影有去來，水實無去來，以此明知水火金木之氣有盛衰去來，而元氣實無去來，元氣尚無寒暑溫涼之去來，而況於道乎，故云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，所謂水者實無去來也。此章明道不屬元氣，元氣不屬時。

右第九章

關尹子曰：衣播空得風，氣噓物得水，水注水即鳴，石擊石即光，知此說者，風雨雷電皆可為之，

人即小天地，天地即大人，風雨雷電，天地所為也，人亦能之，人衣搖扇，虛空得風來，人以氣噓呵物得水生，此風雨之象也。人以水灌注於水則聲鳴，人以兩石相擊而火光迸流，此雷電之象也，人能知此說者，呼召風雨，立興雷電，不為難矣，故云衣搖空得風，氣噓物得水，水注水即鳴，石擊石即光，知此說者，風雨雷電皆可為也。

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，而氣緣心生。

緣者，因也，蓋風雨雷電因陰陽而生也。陽氣下降，無陰氣以承之，則化為風，陰氣上昇，無陽氣以接之，則化為雲，陰陽激搏，化為雷電，以此知風雨雷電因氣而生，故云蓋風雨雷電皆氣而生也，人了悟真空妙道，得陰陽一氣之源，洞明造化之妙，真心妙運，一氣變化，呼召風雨，立興雷電，聖人之餘事，故云而氣緣心生。

猶如內想大火，久之覺熱，內想大水，久之覺寒，知此說者，天地之德皆可同也。

先說風雨雷電皆可為之，恐人信之不及，故再說譬喻以曉之，譬猶有人行持有為扭捏之功法，內存想下丹田如大火輪，久之，通身發熱，人覺知此熱，以為沖和，此非也。又如人內作觀想身心如大寒潭，澄澄湛湛，久之，覺通身寒冷，以為清凜境界，此亦非也。彼且妄想寒熱，猶隨心變，況了真心乎。人能知此譬喻之說者，呼召風雨，立致雷電，此天地之德，達人皆可同之也。此章明道為陰陽之祖，德同天地之用也。

右第十章

關尹子曰：五雲之變，可卜當年之豐歉，

五雲者，五色雲也，五色雲者，青黃赤白黑也，變者，五雲互相更變也，當年者，當一年也，豐者，收熟也，歉者，饑饉不收熟。按《占雲書》云：每於正月朔旦，五方觀之，隨方五色雲見，主隨方豐歉也。見黑雲者，主彼方當年雪少雨多也；見赤雲者，主彼方當年荒旱也，五穀不收熟也；見青雲者，主彼方當年有蟲，小麥薄收；見白雲者，主彼方當年人災，粳糯薄收；見黃

雲者，主彼方當年人安，禾稼薄收；見黃雲蒼色者，主彼方五穀大收熟也。五穀者，稜房芒角穗也。黑赤青白黃各獨見者，主歉也，五色相雜或蒼黃者，主豐也。故云五雲之變，可以卜當年之豐歉也。

八風之朝，可以卜當時之吉凶，

八風者，八卦之方所起之風也，朝者，從彼方起朝來之風也，按《占風書》云：每日寅占之，從乾方風來，名曰不周，不周者，半凶半吉也；從坎方風來，名曰廣漠，廣漠者，無凶無吉；從艮方風來，名曰融風，亦名凶風，融凶者，半吉半凶也；從震方風來，名曰明庶，明庶者，大吉也；從巽方風來，名曰清明，清明者，大吉也；從離方風來，名曰景，景者，大吉也；從坤方風來，名曰凍，凍者凶也；從兌方風來，名曰閭闔，閭闔者，大凶也。故云八風之朝，可以卜當時之吉凶。

是知休咎災祥，一氣之運耳。

是知者，因占風雲知豐歉吉凶，以此知風雲變化，為休吉咎凶災歉祥豐，一氣之運行耳，故云是知休咎災祥，一氣之運耳。

渾人我，同天地，而彼私智認而已之。

人我天地，咸是一氣之運行，而有其生，彼氣盡，人我天地則死矣，今人我天地存者，以此知渾同一氣耳，故云渾人我，同天地也。已上占風雲渾人我同天地者，皆彼妄識私智計之也，彼妄識私智，非本來之性也，迷人認妄識私智為己之性，則非也，故云而彼私智認而已之。此章明私智非性，皆一氣之運耳也。

右第十一章

關尹子曰：天地寓，萬物寓#7，道寓，苟離於寓，道亦不立。

寓者，寄託也，氣莫大於陰陽，形莫大於天地，天地者，有形中最巨者也，太虛中細物耳，是知天地寄託於太虛元氣之內也，故云天地寓也，萬物寄託於天地之間元氣之內也，故云萬物寓也。我本無我，無我之我，寄託於道之元氣而有其生，故云我寓也。道本無名，聖人寄託於強名，以宣此道，故云道寓也。苟，且也，且離了強名之道，則無名可名，而道之強名亦不立也，苟離於寓，道亦不立也。此章明從本降跡，不離於寓，名從跡復本，道之寓名不立也。

右第十二章

文始真經註卷之二竟

#1『告』，當為『吉』之誤。

#2此句，《關尹子》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皆作『是知天地萬物成理。

』

#3『皆能告吉大』，當為『皆能告吉凶』之誤。

#4『卯生』，當為『卯生』之誤。

#5『故云安知令之大地』，當為『故云安知今之天地』之誤。

#6鋸上之經文，此句當作『故云欲去夢天地者』。

#7鋸《關尹子》，『萬物寓』之後，尚有『我寓』句。

文始真經註卷之三

神峰逍遙子牛道淳直解

三極篇

極者，超凡越聖了道之極致也，凡二十七章。

關尹子曰：聖人之治天下，不我賢愚，故因人之賢而賢之，因人之愚而愚之。

聖人者，了道之聖天子也，治天下者，聖天子以道德撫安天下之民也，故云聖人之治天下也。不我賢愚者，聖人無我，而賢者自賢，愚者自愚，而賢愚之名，不出於聖人也，故云不我賢愚也。故者，因上仍下之辭也。言眾人皆曰賢聖人，因人稱賢，故亦賢之而進用也，眾人皆曰愚，聖人因人稱愚，故亦愚之而退黜也，故云故因人之賢而賢之，因人之愚而愚之也。

不我是非，故因事之是而是之，因事之非而非之。

聖人既無我，而是非者自是非者也，自是非之名不出於聖人也，故云不我是非也。事者，用也。體本無名，隨功用立名，用之於善，眾人皆曰是，聖人因人稱是，故亦謂是而賞之也；用之於惡，眾人皆曰非，聖人因人稱非，故亦謂非而罰之也。故云因事之是而是之，因事之非而非之也。

知古今之大同，故或先古，或先今，

知者，悟也，古太之前道理也，今者，見前之事也，聖人了道悟事，理不二，古今一貫，故云古今之大同也。聖人得自利利他之妙，故或先以理示人，或先以事示人，上根之人，或從理入，或從事入，理事雖不同，入則不異也，故云或先古或先今者也。

知內外之大同，故或先內，或先外。

知者，悟也。聖人了悟妙道，得形神俱妙，身心一貫，故云知內外之大同也，聖人慈悲普利，為上根之人，先以明心悟性示之，上根之人直下頓悟，心源本來清靜，故云或先內也。聖人為中下之人恐難了悟，先以修身衛生之妙示之，令中下之人漸漸悟解，故云或先外也。

天下之物無以累之，故本以謙#1，

聖人洞徹真空，體同太虛，天下之物，紛紛億萬，豈曾得累礙虛空哉，故云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也。聖人在宥天下，法江海之居下，含塵忍垢，萬邦流

歸，天下樂推而不厭，皆本謙德之效也，故云本之以謙。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，故含之以虛，物者，人物也，聖人以道德撫世，萬邦歸德而順化，願為臣民而不厭，是天下之人無得以外於聖人也，故云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也。既得萬邦歸德而順化，願為臣民而不厭，聖人亦不以此自滿，心同太虛，故云故含之以虛者也。

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，故行之以易，

天下之人樂歸聖德，無得役難行之事，百姓所樂太平而富庶，無難化之民，故所行政事無難也，故云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，故行之以易。

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，故變之以權。

天下太平，百姓富庶，和氣通流，天地陰陽調順，萬物遂其生成，無一物而窒塞不通，聖人以道自牧而無為，以德應變而為用。權者，用也，故云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，故變之以權也。

以此中天下，可以制禮，

以此者，權用也，中者，無太過不及之病也，權用合宜，不失天下民心，則可以制禮，正上下君臣，別尊卑父子也，故云以此中天下，可以制禮也。

以此和天下，可以作樂，

樂者，和也，樂貴和而不淫，以此德用撫世，天下和平，禮樂興盛，而風化美也，故云以此和天下，可以作樂。作者興盛。

以此公天下，可以理財，

以此道德撫世，公正無私之人，可委而理治天下之財用也，故云以此公天下，可以理財也。

以此周天下，可以禦侮，

以此道德撫世，化周天下，其侮尊慢上之民，不期止而自止也，禦者，禁止也，故云周天下，可以禦侮也。

以此因天下，可以立法，

以此道德撫世，或因有害天下之民者，可以立法除之，或因有利天下之民者，可以立法行之也，故云以此因天下，可以立法。

以此觀天下，可以制器。

以此道德撫世，觀有便於天下之民用者，可以制器而與民用之也，故云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也。

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，而以天下治天下，

聖人無我，以道德撫世，天下之民各安其業，听樂太平而忘帝力，故云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，以天下治天下是也。

天下歸功於聖人，聖人任功於天下，

天下之民，或有歸太平之功於聖人，聖人亦不自有其功，而不謂我能治天下，聖人以謙自牧，又任功於天下之民，此釋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，而以天下治天下也，故云天下歸功於聖人，聖人任功於天下也。

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，天下皆曰自然。

唐堯、虞舜、夏禹、殷湯四帝，治天下太平，使民忘帝力，天下之民皆曰自然太平，帝力何與焉，故云堯舜禹湯之治天下，天下皆曰自然。此章明聖人以道德撫世無我也。

右第一章

關尹子曰：天無不覆，有生有殺，而天無愛惡。

至大者天，無一物而不蒙天之覆鷹，春生秋殺而無心，天豈有愛而生之，惡而殺之耶？故云天無不覆，有生有殺，而天無愛惡。

日無不照，有妍有醜，而日無厚薄。

至明者日，無一物而不蒙日之照臨，因有日照，妍者顯其貌美，醜者顯其貌陋，而日平等妍醜，皆照而無心，豈有厚於妍而偏於照，亦無薄於醜而不照也，故云日無不照，有妍有醜，而日無厚薄。此章以天日喻聖人普利無私者也。

右第二章

關尹子曰：聖人之道天命，非聖人能自道，

道者，不可思議也，天者，自然而然而然也，命者，不知所以然而然也，聖人洞徹不思議之道，自然而然而然，不知所以然而然，道之強名亦不立也，亦無所能也，故云聖人之道天命，非聖人能自道也。

聖人之德時符，非聖人能自德，

符者，合也。聖人普利合時，不求報恩，忘其所能，不住著德之名也，故云聖人之德時符，非聖人能自德。

聖人之事人為，非聖人能自事，

事者，用也，聖人以無用之用，普利無窮，用之為人，亦無能用之心也，故云聖人之事人為，非聖人能自事。

是以聖人不有道，不有德，不有事。

聖人無心，不知所以然而然，故不有道之名，不有德之跡，不有用之用，故云是以聖人不有道，不有德，不有事也。此章明聖人掃蕩復本而無我也。

右第三章

關尹子曰：聖人知我無我，故同之以仁，

仁者，慈惠利物也，聖人妙體真空，我本無我，假立我名，聖人悟此，在仁與仁無異也，故云聖人知我無我，故同之以仁也。

知事無我，故權之以義，

事者，用也，權亦用也。聖人了悟無我之用以宜物也，故云知事無我，故權之以義。義者，宜也。

知心無我，故戒之以禮，

聖人悟本來妙心，元無我相，故戒人以履儀則之行也，故云知我無我，故戒之以禮也。禮者，履也，亦儀則也。

知識無我，故照之以智，

聖人悟靈識之源，本來無我，故用照之以鑑是非真偽也，故云知識無我，故照之以智也。智者，是是非非之謂智也，亦名審真偽之謂智也。

知言無我，故守之以信。

聖人悟無言之言，亦無我相之名，故保任真誠，言行相符也，故曰知言無我，故守之以信也。此章明聖人無我，妙用五常之德者也。

右第四章

關尹子曰：聖人之道，或以仁為仁，或以義為仁，或以禮以智，以信為仁

，
以者，用也，聖人以道為體，以五常為用，用之於慈惠惠物，故云聖人之道，或以仁為仁也，或裁是非，令物合宜而本於慈，故云以義為七也，或履儀則而本於慈惠，或鑑真偽而本於慈惠，或言行相符而本於慈惠，故云以禮以智以信為仁者也。

仁義禮智信，各兼五者，

或行化而兼於義禮智信，或行義而兼於禮智信仁，或行禮而兼於智信化義，或行智而兼於信七義禮，或行信而兼於仁義禮智，故云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。

聖人一之不膠，天下名之不得。

聖人洞徹真空，離種種邊，超諸法相，一無所得，不染寓名，無名可呼，天下之人，不可得而名貌聖人也，故云聖人一之不膠，天下名之不得也。不膠者，不染著也。此章明聖人無用之用，不存名跡。

右第五章

關尹子曰：勿以行觀聖人，道無蹟，

聖人逆行順行，鬼神莫測，蓋真空之道，無跡可循，故不可以行觀聖人也，故云勿以行觀聖人，道無跡也。蹟者，綜跡也，勿者，禁止之辭也。

勿以言觀聖人，道無言，

勿以言觀聖人者，聖人無言之言，令人薦悟言外之旨。言外之旨者，即道也，道本無名，言之不可及也。

勿以能觀聖人，道無為，

勿得以所能觀聖人者，聖人無為而為，為以無為，故云勿以能觀聖人，道無為也。

勿以貌觀聖人，道無形。

勿得以貌相觀聖人，聖人貌不異眾人，體冥真空，無形可睹，故云勿以貌觀聖人，道無形也。此章明聖人之道，不屬跡言為刑，不可以行言貌觀也。

右第六章

關尹子曰：行雖至卓，不離高下，

人修善卓然異眾，眾為下而善行為高，高下對待不離於跡，故云行雖至卓，不離高下也。此章釋前章勿以行觀聖人也。

言雖至工，不離是非，

人有能言妙理異於眾人，眾人言之不妙為非，能言妙理為是，是非對待，不離名相，故云言雖至工，不離是非。工者，巧妙也。此章釋前章勿以言觀聖人。

能雖至神，不離巧拙，

人有能造作，所為神妙異眾，不能者為拙，能為者為巧，巧拙對待，不離有為，故云能雖至神，不離巧拙也。此章釋前章勿以能觀聖人。

貌雖至殊，不離妍醜，

人有相貌美然殊眾，眾貌不美者為醜，而貌美者為妍，妍醜對待，不離假形，故云貌雖至殊，不離妍醜也。此章釋前章勿以貌觀聖人也。

聖人假此以示天下，天下冥此，乃見聖人。

聖人降世，假行言能貌以示天下，故云聖人假此以示天下，天下學人，當於行言能貌未萌之前，薦悟洞徹者，窈冥真空聖人妙道也，故云天下冥此，乃見聖人也。此章明示學人隨流得妙也。

右第七章

關尹子曰：聖人師蜂立君臣，師蜘蛛立網罟，師拱鼠制禮，師戰螳制兵。

上古聖人，因見蜜蜂有尊卑之序，因是得其師，遂立君臣以撫世也，故云聖人師蜂立君臣也。中古聖人，因見蜘蛛結網取食，由是得鬥其師，遂立網罟取禽獸以供祭也，故師蜘蛛立網罟也。聖人因見山中之鼠，望人拱立而鳴，由是得其師，遂制禮樂以正上下，別尊卑序人大倫也。仍見二穴之螻螳，戰鬪爭食相咬，由是得其師，遂制兵以伐逆，故云師拱鼠制禮，師戰螳制兵也。

眾人師賢人，賢人師聖人，聖人師萬物，唯聖人同物，所以無我。

眾人師問賢人，以學五常百行，故眾人師賢人也，賢人師問聖人，以學無為大道，故賢人師聖人也，聖人慈悲普利，因萬物天然之理，由是得其師，種

種方便普利天下，故聖人師萬物也。聖人洞徹真空，處世和光不耀，同塵不染，不異眾人，體同虛空而無我，故云唯聖人同物，所以無我。此章明聖人普利無窮者也。

右第八章

關尹子曰：聖人曰：道觀天地萬物皆吾道#3，倡和之、始終之、青黃之、卵翼之，不受道#4，不棄物，不尊君子，不賤小人。

聖人心冥至道，反觀天地萬物皆吾妙道也，故云聖人曰道觀天地萬物皆吾道也。又觀夫婦之倡和，萬物之始終，草木之青黃，雌雄之卵翼，無非妙道也，故云倡和之，始終之，青黃之，卵翼之，聖人了悟天地萬物，巨細洪纖，飛潛動植，無非妙道，不生愛道棄物、尊君子賤小人之念也，故云不愛道，不棄物，不尊君子，不賤小人也。

賢人曰：物物物不同，旦旦去之，旦旦與之，長之短之，直之方之，是為物役者也#5。

物者，用也，賢人迷體而專用，用之不一，故賢人曰物物物不同也。旦者，日也，賢人日日捨去諸惡，日日與人善言，令人行之，故旦旦去之，旦旦與之也。賢人訓人，明是者理長，非者理短，務要人行正直端方之行，故長之短之直之方之也。迷體專用，用之不一，捨取去與，長短方直，辯之不息者，是專用為人物之使役也，故云是為物役者也。

殊不知聖人鄙雜廁，別分居，所以為人，不以此為己。

鄙雜廁者，鄙薄雜混廁染不淨之人，別分居者，以禮儀正君臣父子，尊卑上下，別男女夫婦、兄弟之序也。賢人殊不知聖人鄙薄混雜廁染不淨之人，立禮儀，別分居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男女之居處，不令混雜穢行者，所以為天下人，不以此為己也，故云殊不知聖人鄙雜廁，別分居，所以為人，不以此為己也。此章明道無不在，聖人利物無我。

右第九章

關尹子曰：聖人之於眾人，飲食衣服同也，屋宇舟車同也，貴賤貧富同也

，
聖人洞徹妙道，大隱於世，和光不耀，同塵不染，何謂和光同塵不異眾人？食服屋宇舟車貴賤貧富者是也。聖人處世，几食亦食，凡衣亦衣，凡居屋宇亦居屋宇，凡乘舟車亦乘舟車，几仕而貴亦仕而賤，几庶而賤亦庶而賤，凡無財而貧亦無財而貧，凡有財而富亦有財而富，寓世之跡，未嘗異人。故云聖人之於眾人，飲食衣服同也，屋宇舟車同也，貴賤貧富同也。

眾人每同聖人，聖人每同眾人，彼仰其高侈其大者，其然乎，其不然乎。

眾人之跡，與聖人寓世之跡不異，故云眾人每同聖人也，聖人每同眾人

，彼眾人仰慕聖人之道高德大，故云彼仰其高侈其大者也。聖人有時建立妙用，平等普利，不求報恩，彼眾人仰慕道之高，侈廣德之大，及其聖人掃蕩復本，不立一塵，陰陽不能測，神鬼莫能窺，而況於凡乎，故云其然乎，其不然乎。此章明聖人隱顯莫測也。

右第十章

關尹子曰：魚欲異群魚，捨水躍岸即死，虎欲異群虎，捨山入市即擒。

魚者，喻眾人也，水者，喻汪洋妙道也，人歡履非義，生異謀，則違至道，人誅鬼責不得終其天年而死，如魚異群魚捨去其水，跳躍於岸上，即枯而死也，故云魚欲異群魚，捨水躍岸即死也。虎者，喻君子也，山者，喻巍巍至德也，君子殉名而失德之實，希慕爵祿，被富貴所惑，而不知退止，或被讒下，或娛履危機而不得善終，如虎欲異於群虎，捨離大山入於城市，被人擒捉而擊死，故云虎欲異群虎，捨山入市即擒也。即者，就也。

聖人不異眾人，特物不能拘爾。

聖人行不崖異，跡同眾人，非道不履，非德不行，體冥真空，萬緣無礙，逍遙自在，獨脫無羈，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，超然優游乎象帝之先，故云聖人不異眾人，特物不能拘爾。特者，獨也。此章明聖人行不崖異，寓世逍遙。

右第十一章

關尹子曰：道無作，以道應世者，是事非道，

作者，為也，事用也，聖人以道為體，無為自然，故云道無作也。聖人以德為用，從體起用，故云、以道應世者也。從體起用，應變無窮，眾人見聖人應用之事，便即為道之妙體，殊不知是用非體也，故云是事非道也。

道無方，以道寓物者，是物非道，

道本無形，豈有八極上下十方哉，以者，用也，物者，人也，寓者，寄託於玄妙之言而教人物者。眾人見聖人有此道理玄妙之旨，便即為道，殊不知是訓人之跡，亦非道也，故云道無方，以道寓物者，是物非道。

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。

竟者，終也，示者，曉示也，道乃真空，無形無相，無相似無比倫，心不可思而知，口不能言而議，在人心開了悟密契而已。雖是聖人，終不能拈出妙道以曉示學人也，故云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也。此章明道由心悟，雖聖人不能與人道也。

右第十二章

關尹子曰：如鐘鐘然，如鐘鼓然，聖人之言則然，

鐘鼓者，不自聲也，感而接應，應聲無心，以喻聖人感而後應，應言無心也。鐘聲清，以喻聖人感而後應，以理訓人，令從理悟入也，故云如鐘鐘然。

鼓聲濁，以喻聖人感而後應，以事訓人，令從事而悟入也，故云如鐘鼓然，聖人之言則然也。

如車車然，如車舟然，聖人之行則然，

車舟者，不自行也，感而後行，行而無心，以喻聖人迫而後動，不得已而後行，行而無心也。車行有跡，以喻聖人有時撫世，有時輔世，普利天下，其跡昭然，萬世不泯者也，故云如車車然也。舟行無跡，以喻聖人不得已而應世，所行之德，上德不德，即跡而無跡，使賢愚莫知，鬼神不測，故云如車舟然，聖人之行則然也。

唯莫能名，所以退天下之言，唯莫能知，所以奪天下之智。

道本無名，強名曰道，泯去強名，道亦不立，故云唯莫能名也，莫能名者，言無所議，雖天下有能者，於此而退默也，故云所以退天下之言也。道本無情，思之不可得而知也，思之不可得而知者，雖天下有大知之人，於此奪之而無用也，故云唯莫能知，所以奪天下之智。此章明聖人言行無心，道不可思議者也。

右第十三章

關尹子曰：螂蛆食蛇，蛇食蝮，肅食鯽蛆，互相食也。

鯽蛆者，蜈蚣也，電者，蝦蟆也，蜈蚣入蛇鼻竅，嚙蛇腦髓，蛇吞蝦蟆，蝦蟆吞蜈蚣，三蟲互相吞食，故云鯽蛆食蛇，蛇食電，電食鯽蛆，以起喻也。

聖人之言亦然，言有無之弊，又言非有非無之弊，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，聖人所垂名言法相，喻似鯽蛆蛇電互相吞食，故云聖人之言亦然，聖人之言有是一邊，無是一邊，迷人住著二邊，乃為學道之弊病也。此一句合鯽蛆食蛇之喻也，故云言有無之弊也，既知有無二邊是非者，不著有非無，唯行中道，又言非有非無之弊也，既知非有非無中道是病者，則去除非有非無，不立二邊中道。迷人不悟，住著此言便即為道者，亦是學道之弊病也，此合蛇食電，電食鯽蛆之喻也，故云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也。

言之如引鋸然，

向言有無、非有非無，去非有非無，皆為弊者，其言互相掃蕩，如引拽鋸，一來一往，其跡愈深矣，故云言之如引鋸然也。

唯善聖者不留一言。

留者，住也，聖人之言譬如荃蹄，荃者所以在魚，得魚而忘荃，蹄者所以在兔，得兔而忘蹄，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。忘言者，不住著於言也，唯善悟聖人之道者，不住著於言，默不可得而互相掃蕩也，故云唯善聖者不留一言也。此章明聖人之道，不屬名言，擬議即為弊病。

右第十四章

關尹子曰：若龍若蛟，若蛇若龜，若魚若蛤，龍皆能之。

龍之為物，乘乎雲氣，養乎陰陽，聚而成形，散而成章，變化莫測，能小能大，大則充塞天地，小則為蛟蛇龜魚紛蛤之類也，故云若龍若蛟，若蛇若龜，若魚若蛤，龍皆能之，此借喻也。

蛟，蛟而已，不能為龍，不能為蛇為龜#6，為魚為蛤，

蛟似龍而非龍，而終化龍者，又以其蛟也，未化龍時，水獸而已，故云蛟，蛟而已也，蛟為水獸，不能變化，豈能為龍為蛇為龜，為魚為蛤者哉，故云不能為龍，亦不能為蛇為龜，為魚為蛤，此亦借喻者也。

聖人龍之，賢人蛟之。

水喻道，龍喻聖人，蛟喻賢人，蛇龜喻君子，魚蛤喻眾人。龍蛟水蛇龜魚蛤，俱在水中，自生至老，吞吐受用，各無欠少，蛟蛇龜魚蛤同生在水，而不能變於水，唯龍變之。聖賢君子眾人同生於道，自生至老，日用俱足，各無欠少，賢人君子眾人同生於道，而不了於道，唯聖人了之，故云聖人龍之，賢人蛟之也。此合喻也。此章明道在聖凡，無餘無欠，人不了而聖了也。

右第十五章

關尹子曰：在己無居，形物自著，其動若水，其靜若鏡，其應若響。

唯真常在，故云在己，不住空相，故云無居，真空圓明，物物昭彰，故云形物自著也。著者，昭彰也，真空獨露，不住空相，頭頭顯見，物物昭彰，其動也如水，流復澄而無跡，其靜也如明鏡，鑑形而無心，其應物也如空谷傳聲，而常寂，故云在己無居，形物自著，其動若水，其靜若鏡，其應若響也。

芒乎若亡，寂乎若清，

聖人洞了真空，心如寒灰枯木，似無生意，故云芒乎若亡也。芒者，芒昧也，如寒灰無光也，亡者，如枯木無生意也。心源澄徹湛然，清淨如水之靜定而清澄也，故云寂乎若清也，寂者，靜之也。

同焉者和，得焉者失，

利根之人，同氣相求學於聖人，聖人動容密示利根者，直下洞徹，轉凡成聖，故云同也，先聖唱之於前，後聖和之於後，故云同焉者和也。鈍根之人，未悟道，無所得，執持聖人名言法相，似為有所得，有此見解，不忘，失之遠矣，故云得焉者失。

未嘗先人，而常隨人。

聖人寓世，感而後應，不得已而為中下者立名言法相，盡是方便，然未嘗先立此名言，為中下之人有此染著迷病，然後隨分釋縛，隨病施方也，故云未嘗先人，而常隨人也。此章明聖人動靜無心，感而后應者也。

右第十六章

關尹子曰：渾乎洋乎，遊太初乎，

大道渾然，汪洋無邊，即聖人之體也，故云渾乎洋乎也。太易者，未見氣也，太初者，氣之始也，一氣始萌，道之用，乃聖人即體即用，即體即用，遨遊無朕也，故云遊太初乎也。

時金已。時玉已，時糞已，時土已，

了道聖人，寓世不違時，時可輔世而治天下，人以謂如金之貴，故云時金已，時可撫世而安天下，人以謂如玉寶之尊也，故云時玉已也。時可晦隱，卑辱貧賤，利物濟人，人輕如糞土，故云時糞已，時土已。

時翔物，時逐物，

聖人寓世，時可獨善，則逍遙翱翔，如鸞鳳沖霄，不見其跡，故云時翔物也。時可隨眾，不露神通，故云時逐物也。逐者，隨之也。

時山物，時淵物，

聖人寓世，時可山居澗飲，月外雲眠，而韜光自樂。或時可孤舟短棹，煙蓑雨笠，遨遊江湖，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，放任逍遙，故云時山物，時淵物也。

端乎權乎，狂乎愚乎。

端乎權乎者，此釋前時金已、時玉已也，言輔世撫世，端正法則，權變政治，以安慰天下也。故云端乎權乎。狂乎愚乎者，此釋前時糞已、時土已，時翔物、時逐物，時山物、時淵物也，謂聖人有時放任自得，不拘法則，隱顯莫測，如狂如愚，不可得而彷彿也，故云狂乎愚乎也。此章明聖人隨時達變，隱顯莫測也。

右第十七章

關尹子曰：人之善琴者，有悲心，則聲悽悽然，有思心，則聲遲遲然，有怨心，則聲回回然，有慕心，則聲裴裴然。

悽悽者，悲愴之聲也，遲遲者，思慮之聲也，回回者，違怨之聲也，裴裴者，慕戀之聲也，人心所念，寓之於琴，隨聲發見。心念悲哀，則琴聲悽悽然感愴也，故云人之善琴者，有悲心，則聲悽悽然也；心念思慮，則琴聲遲遲然如思慮也，故云有思心，則聲遲遲然也；心念怨人，則聲回回然違恨也，故云有怨心，則聲回回然也；心念慕羨，則聲裴裴然戀著也，故云有慕心，則聲裴裴然。

所謂悲思怨慕者，非手非竹，非絲非桐，得之心，符之手，得之手，符之物，人之有道者，莫不中道。

向之所謂心念悲思怨慕，非是手竹絲絃桐琴而自有此悽遲回裴之聲也，故

云所謂悲思怨慕者，非手非竹，非絲非桐也。因人善琴得之於心，心之所念，符合於手，手之所動，符合於絲竹桐琴之物，自然心之所念，隨聲發見，彼善琴者，尚能隨聲發見心之所念，況善悟有道之士乎！有道之士體用如如，拈來放下，語默起居，無非中道也，故云得之心，符之手，得之手，符之物，人之有道者，莫不中道也。此章明動靜語默，無非是道也。

右第十八章

關尹子曰：聖人以有言有為有思者，所以同乎人，

言為思者皆用也，聖人應用之跡，有時與几人不異，故云聖人以有言有為有思者，所以同乎人也。以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，所以異乎人。

嘗者，曾也，未曾言為思者，言為思未萌已前真空之體也。聖人真空之體，本與几人不異，為几迷而聖悟，所以異乎几人也，故云以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，所以異乎人也。此章明迷人同聖人之跡、不同聖人之道也。

右第十九章

關尹子曰：利害心愈明，則親不睦，賢愚心愈明，則友不交，是非心愈明，則事不成，好醜心愈明，則物不契，

心專明審，何者為利，一向求利，心專明審，何者為害，一向避害，如此，雖父子親，亦不相和睦，況於他人乎，故云利害心愈明，則親不睦也。心專明審，何者為賢，何者為愚，一向親賢而遠愚，彼既賢於我，鈴以我為愚，亦遠之矣，如此，則至老不能交同志之友也，故云賢愚心愈明，則友不交也。心專明審，何者為是，何者為非，一向就是而捨非，被是非之名所拘，凡事無巨細，皆不敢為，如此，則事無大小，皆不能成也，故云是非心愈明，則事不成也。心專明審，何者為好，何者為醜，一向愛好而惡醜，愛惡迷心，一向著色，雖夫婦之情，不相契合矣，故云好醜心愈明，則物不契也。愈者，專也，物者，人物也。

是以聖人渾之。

是以者，因上結下之辭也，渾者，渾然真心，不生分別也。是以聖人真心渾然，不生分別，則無利害賢愚，是非好醜之名，故云是以聖人渾之也。此章明聖人真心渾然，不生分別者也。

右第二十章

關尹子曰：世之愚拙者，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，

援者，引也，世間有等愚魯拙鈍之人，恐人笑之，妄引聖人韜晦佯狂愚拙之跡，以九#7解釋，謂聖人亦有此愚拙也，故云世之愚拙者，妄援聖人愚拙自解。

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，時拙時巧。

世之愚拙之人，殊不知聖人隨時達變，不滯於跡，時可隱者，則佯狂如愚，則隱之至也，時可顯者，則名超日月也，時可無為，則忘所能而如拙鈍也，時可有為，善巧方便垂示迷人也，故云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，時拙時巧也。此章明聖人隱顯莫測也。

右第二十一章

關尹子曰：以聖師聖者賢人，以賢師聖者聖人，

以聖知師聖人之德，造之極者，僅為賢人也，故云以聖師聖者賢人也，以賢人之心師聖人之道，造之極者，乃為聖人也，故云以賢師聖人也。

蓋以聖師聖者，徇跡而忘道，以賢師聖者，反跡而合道。

德用有跡，蓋以聖智師聖人之德用，是徇德用之跡，忘道之體也，故云蓋以聖師聖者，徇跡而忘道也。道體真空，無跡可徇，蓋以賢人之心師聖人之道，心開悟解，體冥真空，與跡相反而合道也，故云以賢師聖者，反跡而合道也。此章明從本降跡，徇跡而為賢人，從跡復本，反跡而為聖人。

右第二十二章

關尹子曰：賢人趨上而不見下，眾人趨下而不見上，聖人通乎上下，惟其宜之，

賢人明理，謂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，一向見於理，殊不知理障是一邊，故云賢人趨上而不見下也；眾人昧於理，迷著事用，殊不知事障亦是一邊也，故云眾人趨下而不見上也。上者，理也，下者，事也，聖人洞了真空，不拘事理，有時以理示人，有時以事示人，觀機垂訓，聖人逆順合宜，應變無方也，故云聖人通乎上下，惟其宜之也。

豈日離賢人眾人，別有聖人也哉。

聖人如水，賢人眾人如冰，水因寒而凝結為冰，冰遇暖而復化為水，冰雖未化，不可謂冰不是水也。為冰通身是水也，聖迷為凡，凡悟復為聖，雖凡未悟，不可謂凡不是聖也，為凡通身是聖也，迷者不悟，悲哉！如此則要知水者休離冰，尋即冰是水也，要悟聖人之道休離凡，究即凡是聖也明矣。故云豈日離賢人眾人，別有聖人也哉也。哉者，深嘆迷人之辭也。此章明道在聖凡，平等具足，但迷悟不同也。

右第二十三章

關尹子曰：天下之理，夫者唱，婦者隨，牡者馳，牝者逐，雄者鳴，雌者應，

天下有自然之理，陽尊陰卑，陽剛陰柔，陽先陰後，故夫先唱而婦隨後應和也。走獸牡場先馳行，牝陰隨後逐趕之也，飛禽雄陽先鳴於上風，雌陰應鳴於下風也。故云天下之理，夫者唱，婦者隨，牡者馳，牝者逐，雄者鳴，雌者

應。

是以聖人制言行，而賢人拘之。

聖人因觀天下有自然陰陽尊卑先後之理，遂制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尊卑先後之言行，古今賢人不敢違越而行之，是彼此言行拘束定，而不得自在逍遙也，故云是以聖人制言行，而賢人拘之。此章明聖人道超法則，垂範後世也。

右第二十四章

關尹子曰：聖人道雖虎變，事則鼈行，道雖絲葬，事則某布。

虎變者，喻聖人道之威光赫然，應變無方，鼈行者，喻聖人用事，不得已而緩緩後應，故云聖人道雖虎變，事則鼈行。絲葬者，喻聖人之道紛然無所不包羅，茶布者，喻聖人用事，著著有條道理路下落也，故云道雖絲葬，事則秦布也。此章明聖人之道難測，用事有法則也。

右第二十五章

關尹子曰：所謂聖人之道者，胡然子子爾，胡然徹徹爾，胡然堂堂爾，胡然臧臧爾，

子子者，無對待也，徹徹者，盡善盡美也，堂堂者，深奧難測也，臧臧者，妙之又妙也，胡者，何也。言聖人之道，何其子子然超諸對待也，故云所謂聖人之道者，胡然子子爾也。聖人之道何其徹徹然盡善盡美，何其堂堂然深奧難測，何其臧臧然妙之又妙、讚美不盡也，故云胡然徹徹爾，胡然堂堂爾，胡然臧臧爾者也。

惟其徧偶萬物#8，而無一物能偶之，故能貴萬物。

偶者，待也，惟道無我，能生萬物，而與萬物不異，而萬物待道而生，而道無所待，故能超貴乎萬物，故云惟其能徧偶萬物，而無一物能偶之，故能貴萬物也。無一物能偶者，無一物比配道也。此章明道超諸有，迴絕對待。

右第二十六章

關尹子曰：雲之卷舒，禽之飛翔，皆在虛空中，所以變化不窮，

雲之為物，地水之氣上升結而為雲，在虛空中，或卷或舒，聚散往來，無跡可見也。禽之為物，陽氣化生，飛翔虛空中，南北東西，惟意所適，來往縱橫，無跡可覓。雲禽皆在虛空中，卷舒飛翔，變化往來不窮也，故云雲之卷舒，禽之飛翔，皆在虛空中，所以變化不窮也。此借喻也。

聖人之道則然。

聖人之道，洞了真空妙有，體用如如，應變無方，如雲之卷舒，禽之飛翔，縱橫變化，無有窮極，而無蹤跡可循也，故云聖人之道則然也。此章明聖人之道變化無窮，而隱顯莫測也。

右第二十七章

文始真經註卷之三竟

#1此句，《關尹子》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皆作『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，故本之以謙』。

#2此『無』字原脫印，據前後文意補。

#3此句，《關尹子》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皆作『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』。

#4『不受道』，《關尹子》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皆作『不愛道』。

#5此句，《關尹子》作『是為物易也』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作『是為物易者也。』

#6此句，《關尹子》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皆作『亦不能為蛇為龜』。

#7『九』當為『自』之誤。

#8此句，《關尹子》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皆作『惟其能徧偶萬物』。

文始真經註卷之四

神峰逍遙子牛道淳直解

四符篇

符者，精神魂魄也，凡一十七章。

關尹子曰：水可析可合，精無人也，

五行中，水析而分為萬水，合而為一水，不假他物而獨見，以此知水無人也。水在人屬腎藏之精，故精無人也，故云水可析可合，精無人也。

火因膏因薪，神無我也，

五行中，火因油膏燈草，或以柴薪熱之見火之形，若無膏薪，則火不能獨見，以此知火無我也。火在人屬心藏之神，故神無我也，故云火因膏因薪，神無我也。

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，智崇無人，一奇無人，冬凋秋物無人，黑不可變無人，北壽無人，皆精。

水既無人，所在皆無人也，水在藏為腎，在形為耳，耳乃腎之外表，耳蔽著聲聽之前後皆聞，耳既屬水亦無人也，故云耳蔽前後皆可聞，無人也；水在五當#1為智，智見孤高名曰崇也，智既屬水無人，故曰智崇無人也；水在數為一，一乃奇數，即水之生數也，一既屬水，亦無人也，故云一奇無人也；水在時為冬，冬嚴寒，故能凋秋草木之物，冬既屬水，亦無人也，故云冬凋秋物無人；水在色為黑，黑不可以變別色，黑既屬水，亦無人也，故云黑不可變無人；水在方為北，水壽長久不枯涸，以此知全精者多壽也，北既屬水，亦無人也，故云北壽無人也。已上耳智一冬黑北六者皆屬水，水在五神屬精，故云皆精。

舌即齒牙成言無我，禮卑無我，二偶無我，夏因春物無我，赤可變無我，南天無我，皆神。

火既無我，所在皆無我也，火在藏為心，在形為舌，舌乃心之外表，舌獨不能言，即齒成言也，舌既屬火，亦無我也，故云舌即齒牙成言無我也；火在五常為禮，禮以謙卑為本，禮既屬火，亦無我也，故云禮卑無我；火在數為二，二乃偶數也，即火之生數也，二既屬火，亦無我也，故云二偶無我也；火在時為夏，夏因春生草木之物而長之也，夏既屬火，亦無我也，故云夏因春物無我；火在色為赤，赤可變為別色也，赤既屬火，亦無我也，故云赤變無我也；火在方為南，火易滅，故壽夭，是知縱真火者多夭也，南既屬火，亦無我也，故云南天無我也。已上舌禮二夏赤南六者皆屬火，火在五神為神，故云皆神也。

以精無人，故米去穀則精存，

水在五神為精，水既無人，精亦無人，以精無人，譬如穀去皮殼，則精米存之，此無人之象也，故云以精無人，故米去穀則精存也。

以神無我，故鬼憑物則神見。

火在五神為神，火既無我，神亦無我，以神無我，譬如鬼憑附人物則見神通，此無我之象也，故云以神無我，故鬼憑物則神見也。

全精者，忘是非，忘得失，在此者非彼，

人能保全至精，孤然不與萬法為倡，則善是惡非、寵得辱失俱忘之矣。既孤然不與萬法為倡，是在此精而已，不假彼法而獨存也，故云全精者忘是非，忘得失，在此者非彼者也。

抱神者，時晦明，時強弱，在彼者非此。

人能保抱至神，冥然無我，隨時達變。時可晦隱，則晦隱而獨善，時可明顯，則明顯而濟天下。時可行仁德自強不息，則行七德而自強不息也，時可謙卑柔弱，則謙卑柔弱而自牧也。晦明強弱在彼時而已，非在此神也，為神無我也，故云抱神者，時晦明，時強弱，在此者非彼也。此章明全精神者無我人者也。

右第一章

關尹子曰：精神水火也，五行互生滅之，其來無首，其往無尾。

精屬水，神屬火，故精神水火也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；水滅火，火滅金，金滅木，木滅土，土滅水也，故云五行互生滅也。正月二月木旺，三月木旺十二日，土旺十八日，四月五月火旺，六月火旺十二日，土旺十八日，七月八月金旺，九月金旺十二日，土旺十八日，十月十一月水旺，十二月水旺十二日，土旺十八日，春夏秋冬四時，循環往來，首尾可尋

，故云其來無首，其往無尾也。

則吾之精，一滴不存亡爾，

精屬水，故曰一滴也，吾之至精之道，不屬有無存亡也，故云則吾之精，一滴不存亡爾也。

吾之神，一欽無起滅爾。

神屬火，故曰一欽，吾之至神，一欽之間無生無滅也，起者生也，故云吾之神一欽無起滅爾。

惟無我無人，無首無尾，所以與天地冥。

如上所說，神無我，精無人，五行互生滅之，其來無首，其往無尾，以此知惟無我無人。首尾者，所以與天地同本於窈冥之道也，故云惟無我無人，無首無尾，所以與天地冥也。此章明精神無人我，與天地同生於道。

右第二章

關尹子曰：精者水，魄者金，神者火，魂者木。

水在五神為精，故云精者水也，金在五神為魄，故云魄者金也，火在五神為神，故云神者火也，木在五神為魂，故云魂者木也。

精主水，魄主金，金生水，故精者魄藏之。

精屬水，魄屬金，金是水之母，金生水也，以此知魄隱藏精也，故云精主水，魄主金，金生水，故精者魄藏之也。

神主火，魂主木，木生火，故神者魂藏之。

神屬火，魂屬木，木乃火之母，木生火，以此知魂隱藏神也，故云神主火，魂主木，木生火，故神者魂藏之也。

惟水之為物，能藏金而息之，能滋木而榮之，所以析魂魄#3。

希玄子賈本有此四句，似與經文勢相聯，不失次序，故亦從而解之也。金放於水中，則隱息而不見，木得水，則滋生榮旺，精既屬水，魄既屬金，魂既屬木，水既藏金，以此知精能析分魂魄也。故云惟水之為物，能藏金而息之，能滋木而榮之，所以析魂魄。

惟火之為物，能鎔金而銷之，能燔木而燒之，所以冥魂魄。

火能鎔銷其金，亦能燒燔其木，神既屬火，魄既屬金，魂既屬木，火既能銷金燔木，以此知神能合魂魄也。故云惟火之為物，能鎔金而銷之，能燔木而燒之，所以冥魂魄也。

惟精在天為寒，在地為水，在人為精。

精屬水，水在天時則為冬寒，水在地形則為五行之水，水在人五神則為精也，故云惟精在天為寒，在地為水，在人為精也。

神在天為熱，在地為火，在人為神。

神屬火，在天時則為夏熱，在地形則為五行之火，在人五神則人五神則為神也#4，故云神在天為熱，在地為火，在人為神。

魄在天為燥，在地為金，在人為魄。

魄屬金，在天氣則為炎燥，在地形則為五行之金，在人五神則為魄也，故云魄在天為燥，在地為金，在人為魄。

魂在天為風，在地為木，在人為魂。

魂屬木，在天氣則為風，在地形則為五行之木，在人五神則為魂也，故云魂在天為風，在地為木，在人為魂也。

惟以我之精，合天地萬物之精，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。

因萬水可合為一水之喻，以此知吾之精，可合天地萬物之精為一精也，故云惟以我之精，合天地萬物之精，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也。

以我之神，合天地萬物之神，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。

因萬火可合為一火之喻，以此知吾之神，可合天地萬物之神為一神也，故云以我之神，合天地萬物之神，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。

以我之魄，合天地萬物之魄，譬如金之為物，可合異金而鎔之為一金。

因異金可合鎔之為一金之喻，以此知吾之魄，可合天地萬物之魄為一魄也，故云以我之魄，合天地萬物之魄，譬如金之為物，可合異金而鎔之為一金也。

以我之魂，合天地萬物之魂，譬如木之為物，可接異木而生之為一木。

因異木可接為一木之喻，以此知吾之魂，可合天地萬物之魂為一魂也，故云以我之魂，合天地萬物之魂，譬如木之為物，可接異木而生之為一木也。

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、吾魄吾魂，何者死，何者生。

如上所說，則天地萬物精神魂魄同生於道也，既同生於道者，道豈有生死哉，故云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，吾魄吾魂，何者死何者生也。此章明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為一，一生於道，道無生死者也。

右第三章

關尹子曰：五行之運，因精有魂，因魂有神，因神有意，因意有魄，因魄有精，

金木水火土五行運轉，互相生也。精屬水，魂屬木，水生木，故云五行之運，因精有魂也；神屬火，木生火，故云因魂有神也；意屬土，火生土，故云因神有意也；魄屬金，土生金，故云因意有魄也；精屬水，金生水，故云因魄有精也。

五者回環不已，

精神魂魄意五者相生，循環不已也。已者，止也，故云五者循環不已也

，相生者，精生魂，魂生神，神生意，意生魄，魄生精，精復生魂也。若人心神不生，則意不生，為無火，則無土也；意不生，則魄不生，為無土，則無金也；魄不生，則精不生，為無金，則無水也；精不生，則魂不生，為無水，則無木也；魂不生，則神不生，為無木，則無火也。以此則知，一心不生，五者皆廢，乃出輪迴之捷徑也。

所以我之偽心，流轉造化幾億萬歲，未有窮極。

偽心者，業識也，一切眾生業識忙忙，無本可據，流浪生死，出轂入轂，四生六道，販骨如山，輪迴不知幾億萬歲，尚未有窮極出離也。大聖垂慈是經，由是而說也，故云所以我之偽心，流轉造化幾億萬歲，未有窮極也。造化者，生死也，我者，一切眾生是也。

然核芽相生，不知幾萬株，天地雖大，不能芽空中之核，

果木有核者，埋於土內，則生芽長成樹，復結果生核，核復埋土生芽，芽又長成樹，生核，如此相生，不知幾萬株樹而不窮，故云然核芽相生，不知幾萬株也。此喻心含識，則偽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，未有窮極也。若將果核以線繫之懸於空中，彼天地雖大，豈能生芽哉，故云天地雖大，不能芽空中之核也。此喻一心合於真空，造化不能輪迴也。

雌卵相生，不知其幾萬禽，陰陽雖妙，不能卵無雄之雌。

禽之雌，因與雄交而生其卵，雌覆卵而生小禽，長大復有雌雄相交而生卵，如此相生，不知其幾千萬億禽也，故云雌卵相生，不知其幾萬禽也。此喻心背覺合塵，生死不已也。彼禽之雌不與雄交合，彼陰陽雖妙，豈能生卵哉，故云陰陽雖妙，不能卵無雄之雌。此喻心不合塵，則無生死者也。

惟其來干我者，皆攝之一息#6，則變物為我，無物非我，所謂五行者，孰能變之。

我者，心也，心本無心，因物境來相干，則一息之間，心忽見也，以此知即物是心也，故云惟其來干我者，皆攝之一息，則變物為我也。若無物境來干，則心不見，心既不見，即是真空，五行豈能變真空哉，不能變真空者，則無生死輪迴也，故云無物非我，所謂五行者，孰能變之。故云見物便見心，無物心不見，十方通塞中，真心無不遍，正謂此也。此章明一念纔生，則落五行，輪迴不已，一心不生則真空，陰陽不能陶鑄矣。

右第四章

關尹子曰：眾人以魄攝魂者，金有餘則木不足也，

魄者，陰也，妄想貴著眾惡是也，魂者，陽也，清靜無染眾善是也，眾人愚癡顛倒，妄想責著，外行眾惡，內貴色慾，外損陰德，內耗元陽，陽魂耗盡，陰魄獨強，惡習所攝，死沉陰界，如水流下，蓋屬乎陰者自降也，陰魄既獨

強，陰魄屬金，是金有餘也，陽魂既耗盡，陽魂屬木，是木不足也。攝，制伏也，以強魄制伏弱魂也，故云眾人以魄攝魂者，金有餘則木不足也。

聖人以魂運魄者，木有餘則金不足也。

運者，周行也，聖人初學道時，心開了悟，清靜無染，外行眾善，不住行善之跡，內保元陽，不住空相，離種種邊，純陽流住，陽魂運化，陰魄消寂，功滿蛻形，升乎陽界，所以為聖人也。如火發往上行，蓋屬乎陽自升也，陽魂既運化，魂屬木，是木有餘也，陰魄既消寂，魄屬金，是金不足也。

蓋魄之藏，魂俱之，魂之游，魄因之，

魄屬陰，陰主靜，靜者，隱藏之義也，魄隱藏於夜，魂亦俱隨魄隱藏也，故云蓋魄之藏，魂俱之也。蓋者，大蓋如此也。魂屬陽，陽屬動，動者，浮游之義，魂浮游於晝，魄因隨之而浮游也，故云魂之游，魄因之者也。

魂晝寓目，魄夜舍肝，寓目能見，舍肝能夢。

魂乃肝藏之神，目乃肝之外表，魂晝寓目即無疑也，魄乃肺藏之神，鼻乃肺之外表，應當魄夜舍肺，今經言魄夜舍肝，於文理違背，傳寫之誤也。且從舍肝解之，終是牽強。為魂晝寓游於目，魄因隨之寓游於目也，魄夜舍藏於肺，魂俱游而舍藏於肺也，此論之甚當。若言魂晝寓游於目，魄因而隨寓游於目，魄夜舍藏於肝，魂俱隨而舍藏於肝，肝是魂之本家，不應說俱隨之也，以此論牽強尤甚也。魂晝寓游於目，能見諸色相，皆魂識所辯也，故云魂晝寓目，寓目能見也。魄夜合藏於肺者，能作諸夢境，皆尸魄妄想顛倒所成也，故云魄夜合肺，合肺能夢也。

見者魂無分別，析之者分別，析之日天地者，魂狙習也，

狙者，狎也，魂晝寓游於目，能見眾色相，皆魂所辯也，故云見者魂也。魂初寓目，本無分別，故云無分別也，忽生分別之識，故云析之者分別也。既生分別之識，則知在上曰天，在下曰地也，故云析之者天地也。既識天地，則是魂識狎習染狎於識性，如犀牛翫月，月形入角雖盡，犀牛形亦不能去角中之月也。識染天地萬物者，亦復如是也，乃輪迴之因塵劫不能出者，為此識也，故云魂狙習也。

夢者魄，無分別，析之者分別，析之曰彼我者，魄狙習也。

魄夜舍藏於肺，能作諸夢，故云夢者魄也。魄初合肺，本無分別，而生分別之識，則分析日彼人此我者，皆魄識狙習，顛倒夢想而迷真著妄也，故云無分別，析之者分別，析之曰彼我者，魄狙習也。

火生土，故神生意，

郭子謙本有此七字，甚與經文勢通暢，故亦從而解之。神屬火，意屬土，火生土，故神生意也，故云火生土，神生意也。

土生金，故意生魄。

意屬土，魄屬金，故意生魄也，故云土生金，故意生魄。

神之所動，不名神名意，意之所動，不名意名魄。

動者，生也，神之所生，即不得名神也，乃名之為意，神屬火，意屬土，火生土，以此知神生則名意也。故云神之所動，不名神名意也，意之所生，不得名意，乃名之為魄也，魄屬金，土生金，以此知意生則名魄也，故云意之所動，不名意，名魄也。

惟聖人知我無我，知物無我#7，皆因思慮計之而有。

聖人了悟真空，元本無我，真空者，思慮未萌，思慮未萌者，內不知有我，外不知有物也。知者，悟也，聖人了悟真空，元無物我，今計物我者，皆因思慮妄計之而有也。故云惟聖人知我無我，知物無物，皆因思慮計之而有。

是以萬物之來，我皆對之以性，而不對之以心，性者心未萌也，

是以者，因上仍下之辭也。因上凡人以思慮妄計萬物彼我，以此萬物之來，吾但以性對之，性者真空，真空應物常寂，故云是以萬物之來，我皆對之以性也。但對之以性，而不對之以心者，何也？答曰：性者，心未萌生也，心未萌者，即是真空之性也，故云而不對之以心，性者心未萌也。

無心則無意矣，蓋無火則無土。無意則無魄矣，蓋無土則無金。

心屬火，意屬土，無火，不生土，故云無心則無意矣，蓋無火則無土也。意屬土，魄屬金，無土，則不生金，故云無意則無魄矣，蓋無土則無金。

一者不存，五者皆廢。

一者，心也，一心不生，則神意魄精魂五者皆廢，而不相生也，故云一者不存，五者皆廢也。

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魂，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魄，

既者，因前章說，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也。既能以我之魂，渾同天地萬物之魂，斯能以我之魄，渾同天地萬物之魄也，故云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魂，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魄。

凡造化所妙皆吾魂，凡造化所有皆吾魄。則無一物可役我者。

如上說者，我之魂魄，渾同天地萬物之魂魄，以此知凡造化者所妙所有，皆吾魂魄也，故云凡造化所妙皆吾魂，凡造化所有皆吾魄，造化者，造物也，既與造物者游，則能役萬物，無一物能役吾也。經云．．一道能作萬物，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，能害道者，與此同也，故云則無一物可役我者也。此章明一心既萌，則五神妄生不已，一心不生，則五神還原，可與造物同游。

右第五章

關尹子曰：鬼云為魂，鬼白為魄，於文則然，

云字傍鬼字為魂字，白字傍鬼字為魄字，於文字則如是，故云鬼為魂，鬼白為魄，於文則然。

鬼者，人死所變。

有一分陰不盡，不能為仙，有一分陽不盡，不能為鬼，以此知人元陽耗盡，雖未死亦死也。人是戴穀鬼，鬼是脫穀人，蓋妄結惡習，死沉陰界，變而為鬼也，故云鬼者，人死所變也。

云者風，風者木，白者氣，氣者金，

陽氣為云，云昇，無陰相接，化而為風，風屬巽，巽屬木，故云云者風，風者木也，白色屬金，金氣化為白色，故云白者氣，氣者金。

風散故輕清，輕清者上天，金堅故重濁，重濁者入地，

風屬陽，能散萬物，故輕清也，風既屬陽，又輕清，自然上昇於天，故云風散故輕清，輕清者上天也。金形屬陰，故堅而重濁，金既屬陰形，堅而重濁，自然下沉於地也，故云金堅故重濁，重濁者入地也。

輕清者，魄從魂昇，重濁者，魂從魄降。

人修眾善則屬陽，死則善福所資，則其氣輕清，自然魄從魂昇於陽界，此亦自然之類也，故云輕清者，魄從魂昇也。人行眾惡則屬陰，死則惡業所攝，則其氣重濁，自然魂從魄降，下沉於陰界，亦自然之類也，故云重濁者，魂從魄降也。

有以仁昇者為木星佐，有以義昇者為金星佐，有以禮昇者為火星佐，有以智昇者為水星佐，有以信昇者為土星佐。

人專一行仁惠，行之至也，死而上昇為木歲星之輔佐也，為仁屬木也，亦自然而各從其類也，故云有以仁昇者為木星佐也。人專行義以宜物，行之至也，死而上昇為金太白星之輔佐也，為義屬金也，故云有以義昇者為金星佐也。人專行禮以尊君父，行之至也，死而上昇為火熒惑星之輔佐也，為禮屬火也，故云有以禮昇者為火星佐也。人專以智別真偽是非，從真是而不從偽，行之至也，死而上昇為水極星之輔佐也，為智屬水也，故云有以智昇者為水星佐也。人專行誠信，言行相符，行之至也，死而上昇為土鎮星之輔佐也，為信屬土也，故云有以信昇者為土星佐也。

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，不義沉者金賊之，不禮沉者火賊之，不智沉者水賊之，不信沉者土賊之。

人行不仁，則眾惡獨擅，行之至也，則死而沉於陰界，則東嶽拘而治罪，為東嶽屬木，既拘而治罪，非木賊而何，故云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也。人專行不義，一切顛倒，不合義理，行之至也，則死而沉於陰界，則西嶽拘而治罪，為西嶽屬金也，故云有以不義沉者金賊之也。人專行無禮，侮慢君父，不忠

不孝，行之至也，則死而沉於陰界，則南嶽拘而治罪，為南嶽屬火，故云有以不禮沉者火賊之也。人專行不智，愚癡所障，不鑑真偽是非，一切倒錯，則死而沉於陰界，則北嶽拘而治罪，為北嶽屬水也，故云有以不智沉者水賊之也。人專行不誠，信一切誑言妄語，言行相違，誑妄過重，則死而沉於陰界，則中嶽拘而治罪，為中嶽屬土也，故云有以不信沉者土賊之也。已上行五常之德，則為五星之佐，背五常之德者，反彼#8五行賊之，可不慎歟！

魂魄半之，則在人間，

人行半善半惡，則罪福兩停，善屬陽魂，惡屬陰魄，如此則不昇陽界，不沉陰界，只在人間宛轉生死也，故云魂魄半之，則在人間。

昇魂為貴，降魄為賤，靈魂為賢，厲魄為愚，輕魂為明，重魄為暗。

前生作善多，則昇魂為今生富貴，故云昇魂為貴也。前生作惡多，則降魄為今生賤賤之人也，故云降魄為賤也。前生有慧，明理，則靈魂為今生賢人也，故云靈魂為賢也。前生無慧，愚癡剛悍，則厲魄為今生愚人也，故云厲魄為愚也。前生智性為善，則輕魂為今生聰明人也，故云輕魂為明也。前生無智性為惡，則重魄為今生癡暗也，故云重魄為暗。

陽魂為羽，鈍魄為毛，明魂為神，幽魄為鬼。

今生輕薄作惡，死而陽魂為羽蟲之類，故陽魂為羽也。今生癡鈍作惡，死而鈍魄為毛蟲之類，故鈍魄為毛也。今生聰明正直，疾惡樂善，死而明魂為神祇也，故明魂為神也。今生好幽暗，行奸盜，作諸不善，死而幽魄為鬼也，故幽魄為鬼也。

其形其居，其識其好，皆以五行契之。

貴賤賢愚，明暗羽毛神鬼，其形狀居處雖不同，皆因業識所好之因，各報如此之果也。如好五常之因，得報為五星卿佐之果也，如違五常之因，報有五嶽治罪之果也，故云其形其居，其識其好，皆以五行契之。

惟行之數#9，參差不一，所以萬物之多，盈天地間猶未已也。

水生數一，成數六，火生數二，成數七，木生數三，成數八，金生數四，成數九，土生數五，成數十，故云惟行之數#10，參差不一也。五行陰陽，相推相蕩，交感變化，巨細洪纖，飛潛動植，所以紛紛擾擾不止，於萬億之多，充盈於天地之間，生生化化，感異類創生，猶未止息也，故云所以萬物之多，盈天地間猶未已也。

以五事歸五行，以五行作五蟲，可勝言哉。

以事者，皆用也，五用者，視聽食息思。歸五行者，目乃肝之外表，肝屬木，故目視屬木也，耳乃腎之外表，腎屬水，耳聽屬水也，舌乃心之外表，心屬火，故舌食屬火也，鼻乃肺之外表，肺屬金，故鼻息屬金也，意乃脾之神

，屬土，故意思屬土也。故云以五事歸五行也。五行者，木火土金水也。五蟲者，鱗羽保毛甲也，東方甲乙木，作鱗蟲三百六十種，龍為長也，南方丙丁火，作羽蟲三百六十種，鳳凰為長也，中央戊己土，保蟲三百六十種，聖人為長也，西方庚辛金，作毛蟲三百六十種，麒麟為長也，北方壬癸水，作甲蟲三百六十種，靈龜為長也，故云以五行作五蟲，可任論動植之物也，故云可勝言哉也。勝者，任也，言者，論也。

譬如兆龜數曹，至誠自契，五行應之，誠苟不至，兆之數之，無一應者。

兆龜數著，見解二柱首章也。向來所說貴賤賢愚明暗羽毛神鬼五常之因果，譬如以至誠祝願鑽龜數著草，五行應之以吉凶之兆也，人之其形其居其識其好，皆以五行契之，亦復如是也，故云譬如兆龜數著，至誠自契，五行應之也。若鑽龜數著之時，而心不至誠，士凶之兆無一應也。人心無所愛著，絕其所好，清淨無染，離種種邊，不落因果，輪迴亦復如是也，故云誠苟不至，兆之數之，無一應者也。

聖人假物以游世，五行不得不對。

聖人假借四大之貌物，以五常之德，普利韋品，為之妙用也。既以五常為妙用，寓游世間，普利韋品，以仁屬木，義屬金，禮屬火，智屬水，信屬土，既為之五常，不得不對屬於五行也。故云聖人假物以游世，五行不得不對也。此章明心有染著，則落因果，心離染著，則出輪迴。

右第六章

關尹子曰：三者具有魂，魂者識，目者精，色者神，見之者，為魂耳口鼻心之類。

魂具此識精神，三也，故云三者具有魂也。魂晝寓目，目視而辯五色，亦具識精神，然後能視辯之也，故云魂者識，目者精，色者神也，謂目之辯色者，魂識也，目之神水乃精神也。不獨視為然，耳聽聲，口嘗味，鼻聞香，心思境，皆同具有識精神，方能別辯聲味香境也，故云見之者，為魂耳口鼻心之類也。類者同也。

在此生者，愛為精，為彼生父本，觀為神，為彼生母本，愛觀雖異，皆同識生。

在此生身者，為彼父，生愛識戀母愛為精，精屬水，彼母生觀識戀父，觀為神，神屬火，父母交感精神，為此生身之本也，故云在此生者，愛為精，為彼生父本，觀為神，為彼生母本，父母愛觀雖不同，皆用識情交感生子則同也，故云愛觀雖異，皆因同生也#11。

彼生生本。在彼生者，一為父，故受氣於父氣，為水，二為母，故受血於母血為火，

彼父母，生生之本也，為父精屬水，水數一，故一為父也，此身受生之初，先得父之精氣以成胎元，精氣屬水，故云彼生生本，在彼生者，一為父，故受氣於父氣，為水也；為母血屬火，火數二，故二為母也。此身受生之初，次得母之血氣以成胎本，血氣屬火，故云二為母，故受血於母血，為火。

有父有母，彼生生矣。

有父有母，陰陽交感，彼為父父母母，而生生不窮矣，故云有父有母，彼生生矣。

惟其愛之無識，如鎖之交，觀之無識，如燈之照，吾識不萌，吾生何有。

惟以至弁不仁，平等普利而無識，不求報恩，不住行仁之跡，雖與世交，如鎖續相交，而無情識之心也，故云惟其愛之無識，如鎖之交也。仁者兼愛也，圓明定慧，如大圓鏡，鑑物無心，如燈破暗，照物無識也，故云觀之無識，如燈之照也。如上所說，至也不七，平等普利而無心，定慧圓明，應物而無識，吾識不萌生，吾生死何有哉，故云吾識不萌，吾生何有哉。此章明識是生死之種，無識則無生死輪迴也。

右第七章

關尹子曰：如桴扣鼓，鼓之形者，我之有也，鼓之聲者，我之感也，桴已往矣，餘聲尚存，終亦不存而已矣。

寓游於世，物來相感，如似拌槌扣擊於鼓，感而後聲也，故云如桴扣鼓也。我之所有精神，如鼓之形，我之應感，如鼓之聲也，故云鼓之形者，我之有也，鼓之聲者，我之感也，標槌已往，鼓餘聲尚在。如感我者已往，我之精神魂魄之識，尚未能忘，回光照破此識而忘之，是終亦不存也，故云標已往矣，餘聲尚存，終亦不存而已矣。

鼓之形如我之精，鼓之聲如我之神，其餘聲者，猶之魂魄。

吾之歷歷精明，如鼓之形也，吾之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，如鼓之聲也，故云鼓之形如我之精，鼓之聲如我之神也。吾之魂魄之識，物感不忘，猶似標已往矣，鼓之餘聲尚存也。故云餘聲者，猶魂魄也。

知夫倏往倏來，則五行之氣我何有哉。

人能了悟本性真空，物境倏忽來往，應變常寂，如此，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氣，於真空何有哉。故云知夫倏往倏來，則五行之氣我何有哉。此章明真空不屬五行也。

右第八章

關尹子曰：夫果之有核，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，然後相生不窮，三者不具，如大旱大僚大塊，皆不足以生物。

果木之中，有子核埋於土內，鈴待雨陰水之滋潤，晴陽火之薰蒸，然後核

生芽，芽長成樹，樹復結果核，核依前種之，水火土三者滋潤薰蒸，復生芽長樹結果核，相生無有盡期也。故云夫果之有核，鈴待水火土三者具矣，然後相生不窮也，若果核不埋於土，無陰雨陽晴滋潤薰蒸，安能生芽成樹哉，若無水火土，如似大亢旱時，大水沸時，大乾土塊時，三時種物皆不得生也。故云三者不具，如大旱大潦大塊，皆不足以生物也。潦者，滿也，足者，得也。

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，惟人以根合之，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。

精屬水，神屬火，意屬土，精神意三者本不交生於物，惟人之父母，以二根交合，精神意識混融於恍惚之際，橫妄見其象有此胞胎之事，生生不窮，如果核得水火土，生芽長樹復結果核，生生不窮也。故云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，惟人以根合之，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也。

猶如衛呷，能於至無見多有事。

父母未交合之時，各自真空之性，本來清靜無物，以二根交合，精神意而生子者，猶法衍呢士巫現之類，能於至無中呼召鬼神，妄見變化怪異之事也，故云猶如衍呢，能於至無見多有事也。此章明本來清靜，元無生死，人迷愛慾，屈沉生死也。

右第九章

關尹子曰：魂者水也#12，木根於冬水，而花於夏火，故人之魂藏於夜精，而見於晝神。

魂者，木也，木冬時歸根復命，得冬水熙滋養，於夏得火黑薰蒸，則發花也，故云魂者木也，木根於冬水，而華於夏火也。精屬水，魂屬木，水生木，故云人之魂藏於夜精也，夜屬陰，陰屬水，晝屬陽，陽屬火，神屬火，魂晝寓目以見神彩，故云而見於晝神也。

合乎精，故所見我獨，蓋精未嘗有人，合乎神，故所見人同，蓋神未嘗有我。

精屬水，水無人也，精亦無人也，合乎至精，則歷歷孤明，不與萬法為侶也，故云合乎精，故所見我獨。蓋精無人也，合乎至神，則冥冥莫測，感而後應，應人事而無我也，神屬火，火無我，神亦無我也，故云合乎神，故所見人同，蓋神未嘗有我也。此章明全乎至精至神者，無人我也。

右第十章

關尹子曰：知夫此身如夢中身，隨情所見者，可以飛神作我而遊太清，

知者，悟也，人能了悟四大假合之身，如塵埃聚沫、浮涯夢幻不堅固，虛妄不實之身，皆是隨妄情所見，以為有我，了悟如此，洞徹真空，以飛騰神用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，太清之境無日不遊也。太清者，真空之妙道也，故云知夫此身如夢中身，隨情所見者，可以飛神作我而遊太清也。

知夫此物如夢中物，隨情所見者，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。

物者，用也，人能悟此六用神通，亦如夢幻不實，了悟知此，洞徹真空，以凝澄清精微之體，而作生妙用，駕馭八荒，而為頃刻之遊也，故云知夫此物如夢中物，隨情所見者，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也。八荒者，四海之外謂之八紘，八紘之外謂之八演，八演之外謂之八區，八區之外謂之八極，八極之外謂之八荒，八荒之外謂之鴻荒，廣莫之界也。又太清者，太上所居之天也，在四種民天之上，即太清仙境也。大開之士，以真空太虛為體，遠及八荒之外，近在眉睫之間，陰陽莫測，鬼神難窺，不假他物，八荒之外太清仙境而為咫尺頃刻之遊也。或示變化警愚迷，啟誠信向道之心，或以飛神作身外之身，而乘空履虛，昇遊太清仙境，或以凝精作龍虎鸞鳳，龜鶴梁鯉箕樓之類，駕馭而適八荒之外，以為遊戲也。

是道也，能見精神而久生，能忘精神而超生。

是者，此也，道者，不可思議之道也，了悟不可思議之妙道，則形如枯木，心似寒灰，自然神定精凝，返老還童延形，長生久視，如廣成子千二百歲，身未嘗衰是也。故云是道也，能見精神而久生也。既身心如枯木寒灰，即是以忘精神，而遠超生滅也，故云能忘精神而超生也。

吸氣以養精，如金生水，

氣白色屬金，世有衛生小功法，以鼻吸氣在息須突，微微緩出，以為養精攻病，以氣養滋其精，如金生水，為氣屬金，精屬水也，故云吸氣以養精，如金生水也。

吸風以養神，如木生火，

世有小功法以治心者，以鼻引清風，微微來往出入，則心不亂而神定，亦得其所養，如木生火，為風屬木，神屬火也，故云吸風以養神，故木生火也。

所以假外以延精神。

如上所說，吸氣吸風以養精神，是假外以延留精神，不令耗散也，故云所以假外以延精神也。

漱水以養精，精之所以不窮，

世有小功法，以漱津液而保養其精，不令走泄，而精益無窮也，故云漱水以養精，精之所以不窮也。

摩火以養神，神之所以不窮，

世有小功法，凝思以手摩臍輪，令熱如火，久而神益無窮也，故云摩火以養神，神之所以不窮也。所以假內以延精神。

如上所說，漱津液之水，摩臍輪之火，不假外物，是假內以延留精神，不令耗散也，故云所以假內以延精神也。

若夫忘精#13而超生者，吾嘗言之矣。

若夫洞了真空，精神返源，窈冥莫測，不知有精神之可忘，亦無生滅之可超，吾嘗垂示學人言之矣，其他假外假內小功小法，吾未嘗言之也，故云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，吾嘗言之矣。此章明道由心悟，而行小功小法莫之及也。

右第十一章

關尹子曰：人勤於禮者，神不外馳，可以集神，

禮在五行屬火，神亦屬火，禮者，謹敬也，人心專以護敬慎獨，不欺閤室，則心神不馳騁，而凝集靜定也，故云人勤於禮者，神不外馳，可以集神也。謹者專也。

人勤於智者，精不外移，可以攝精。

智在五行屬水，精亦屬水，智者，明真偽是非，專以保真忘偽，則名從是違非也，如此則精不妄泄於外，可以攝養至精也，故云人勤於智者，精不外移，可以攝精也。攝者，養也。

仁則陽而明，可以輕魂，義則陰而冥，可以御魄。

仁在五行屬木，魂亦屬木，仁以靜自利，以慈利他，慈善屬陽，靜則明了，魂神輕清而澄湛也，故云化則陽而明，可以輕魂也。義在五行屬金，魄亦屬金，洞了真空，與道相真，陰隱窈冥，令尸魄止靜而澄徹也，故云義則陰而冥，可以御魄也。御者，使止也。此章明五常為道之妙用也。

右第十二章

關尹子曰：蛻娘轉丸，丸成，精思之，而有蚊白存丸中，俄去殼而蟬，

蛻娘推糞轉為丸毬，丸毬既成，鑽入土中，抱丸而精一思之，其蛻娘精神氣俱入丸中，化為螟白蟲，經秋冬春三時氣含養，得廈火氣薰蒸，出土緣上草木牆壁之類，俄頃之間，從脊裂開，退去皮殼，化而為蟬，飛道林木，州妒吸風飲露而鳴也。故云蛻娘轉丸，丸成，精思之而有螟白存丸中，俄去殼而為蟬也。

彼蛻不思，彼換奚白。

彼蛻娘不抱糞丸精思之，彼螟蟲何得生白哉！皆因妄想，而形隨之而變也，枚云彼蛻不思，彼煩美白也。奚者，何也。此章明生死變化，皆因妄想食著而有也。

右第十三章

關尹子曰：庖人羹螂，遺一足桃上，媼已羹，而遺足尚動，是生死者，一氣聚散爾，

庖姍之人，將螳螂作羹之時，遺留螳螂一、脚足桃卓案上，其螳螂作成羹，而遺瀆之脚淌自嚼動，以此知是生死者，一東凍散爾，氣東則生，氣散測界

遺足尚動者，氣未嗽盡也，牧云直人羹螂，遺一足桃上，螂已羹，而遺足尚動，是生死者，一氣聚散爾。

不生不死，而人橫計日生死。

橫者，妄也，本來面目真空之性，棄不工自五太之前，五太之前未有一氣，以此明知真空之性不屬氣也，不屬氣者，則無東做，無聚做者，則無生死也，如此則知不悟性者，但見氣聚成形以為生，氣散形壞以為死，豈不妄計哉，故云不生不死，而人橫計曰生死也。此章明性本無生死，迷人妄計而恐怖也。

右第十四章

關尹子曰：有死立者，有死坐者，有死外者，有死病者，有死藥者，等死，無甲乙之殊。

世間或有人立地化去者，或有坐地化去者，或有聲地化一法者，或有因病重化去者，或有因服毒藥化去者，立坐卦病藥五等之不同，其死則不異也，無甲死者如何、乙死者如何之殊異也。故云有死立者，有死坐者，有死外者，有死病者，有死藥者，等死，無甲乙之殊也。

若知道之士，不見生，故不見死。

知者，悟也，悟道之士，洞了真空，心無生滅，反觀四大假合，如塵埃東沫，如蓬廬質合暫寄而已，不見生死之可逃也，故云若知道之士，不見生，故不見死也。此章明道無生死，了道者無生死之可見也。

右第十五章

關尹子曰：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，皆是大患，

息者，病也，迷人不悟道無生死而能生死者，則一沐生不死也，未悟如此起厭生死之心，擬欲直超生死者，皆是學道之大病也，故云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，皆是大息也。

譬如化人一若有厭生死心，超生死心，止名為妖，不名為道。

化人者，教北人也，曆如為人師範，教化迷人學道，今人連厭離生。死之心，超邃生死之心，止名為教人學妖怪不祥之事，豈名為教人學道哉！飲云譬如化人，若有厭生死心，超生死心，止名為妖，不名為道也。此章明了道者無生死之可厭超也。

右第十六章

關尹子曰：計生死者，或曰死已有，或曰死已無，或曰死已亦有亦無，

妄計生死之人，或曰假身如質舍，舍壞人存，身死性存也，故云計生死者，或曰死已有也。或有人曰，人生一世，草生一秋，人死如燈滅，已死則無有也，故云或曰死已無也。或有人曰，人死無蹤跡，卻有附人而通傳者，直疑亦

有亦無也，故云或曰死已亦有亦無也。

或曰當喜者，或曰當懼者，或曰當任者，或曰當超者，愈變識情，馳驚不已。

或有人曰，生不靈而死靈，生不樂而死樂，惟神之有形，猶形之有疵，苟無其疵，何所不可如此不亦以死而為喜乎，故云曰當喜者也。或有人曰，人死為鬼，冥冥長夜，無三光之所照，無家鄉之所居，無相識之依託，無飲爍之所食，黑暗陰界，誠可懼也，故云或曰當懼者也。或有人曰，人之生死，倏然而來，倏然而往，不喜不懼，任其自然，故云或曰當任者也。或有人曰，人之生死，欲超不難，一志學道，直超生死，故云或曰當超者也。向來妄計生死者，言死已有已無，亦有亦無，當喜懼任超之，八人所言#14，愈變妄識，迷情奔馳驚驟之不止也，故云愈變識情，馳驚不已也。

殊不知我之生死，如馬之手，如牛之翼，本無有，復無無，譬如火水，雖犯火水，不能燒之，不能溺之。

向來妄計生死之人，殊不知本來元無生死，而妄計生死者，如妄計馬有手而妄執，如牛有翼而妄飛，馬牛本來無手翼，而妄計有手翼也，以譬喻則知本來元無有生死，復無無有也，故云殊不知我之生死，如馬之手，如牛之翼，本無有，復無無也。本來真空妙有，與太虛同體，以空合空，如以火投火，不問其明，火不燒火也，以水投水，不問其清，水不溺水也，故云譬如火水，雖犯火水，不能燒之，不能溺之也。此章明情識不萌，元無生死也。

右第十七章

文始真經註卷之四竟

#1『五當』，當為『五常』之誤。

#2『去穀』，誤，《關尹子》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皆作『門去殼』。

#3『惟水之為物』下幾句，《關尹子》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皆無。

#4此句，當作『在人五神則為神也』，『則人五神』幾字為衍文。

#5『王神』，當為『五神』之誤。

#6此句，《關尹子》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皆作『皆攝之以一息』。

#7此句，《關尹子》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皆作『知物無物』。

#8『反彼』，疑為『反被』之誤。

#9#10此兩句，《關尹子》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皆作『惟五行之數』。

#11據前之經文，此句當作『皆同識生也』。

#12此句，《關尹子》作『魂者木也』。

#13『若夫忘精』，《關尹子》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皆作『若夫忘精神』。

#14『八人所言』，疑當作『人人所言』。

文始真經註卷之五

神峰逍遙子牛道淳直解

五鑑篇

鑑者，心也，凡二十章。

關尹子曰：心蔽吉凶者，靈鬼攝之，心蔽男女者，淫鬼攝之，心蔽幽憂者，沉鬼攝之，心蔽逐放者，狂鬼攝之，心蔽盟詛者，奇鬼攝之，心蔽藥餌者，物鬼攝之。

蔽者，執蔽也，蒙昧也，人心專一執蔽吉凶禍福、五行陰陽者，則有靈通之鬼統攝而蒙昧也，故云心蔽吉凶者，靈鬼攝之也；人心專一執蔽嬰妮夫婦、御女探戰之術，則有淫慾之鬼統攝而蒙昧也，故云心蔽男女者，淫鬼攝之也；人心專一執蔽幽暗憂愁，則沉溺之鬼攝而蒙昧也，故云心蔽幽憂者，沉鬼攝之也；人心專一執蔽逐走放飛畋獵者，則有狂蕩之鬼統攝而蒙昧也，故云心蔽逐放者，狂鬼攝之也；人心專一執蔽盟誓呢詛者，則奇異之鬼統攝而蒙昧也，故云心蔽盟詛者，奇鬼攝之也；人心專一執蔽修合服食藥餌者，則有藥物之鬼統攝而蒙昧也，故云心蔽藥餌者，物鬼攝之也。

如是之鬼，或以陰為身，或以幽為身，或以風為身，或以氣為身，或以土偶為身，或以彩畫為身，或以老畜為身，或以敗器為身。

如上所說，靈鬼、淫鬼、沉鬼、狂鬼、奇鬼、物鬼，六等之鬼，統攝蒙昧六等執蔽之人也，故云如是之鬼也。鬼無形相，鈴附託物以為身，或以附託陰影為身，而見形昧人者，故云或以陰為身也；鬼或有附託幽暗以為身，而見形昧人者，故云或以幽為身也；鬼或有附託旋風以為身，而見形昧人者，故云或以風為身也；鬼或有附託陰氣以為身，而見形昧人者，故云或以氣為身也；鬼或有附託土偶塑人以為身，而見形昧人者，故云或以土偶為身也；鬼或有附託彩畫人物之像以為身，而見形昧人者，故云或以彩畫為身也；鬼或有附託老畜走獸以為身，而見形昧人者，故云或以老畜為身也；鬼或有附託敗壞器物以為身，而見形昧人者，故云或以敗器為身也。

彼以其精，此以其精，兩精相搏，而神應之。

彼者，附託陰、幽、風、氣、土偶、彩畫、老畜、敗器八者之鬼也，此者，心蔽吉凶、男女、幽憂、逐放、盟詛、藥餌六者之人也，為此人專一執蔽已上六者之事，精執不移，彼附託鬼之精，與人精兩相激搏，而鬼有靈通神異之應也。故云彼以其精，此以其精，兩精相搏，而神應之也。

為鬼所攝者，或解奇事，或解異事，或解瑞事，其人傲然，不曰鬼于躬，惟曰道于躬，

心執蔽之人，為靈淫況狂奇物六鬼統攝蒙昧者，或解珍奇之事，或解異怪之事，或解祥瑞之事，預言鈴應，眾人敬之以為聖，其解奇異瑞事之人，傲然不言有鬼附於身，唯言至道於身有此靈通也。故云為鬼所攝者，或解奇事，或解異事，或解瑞事，其人傲然，不曰鬼于躬，惟曰道于躬也。

久之，或死木，或死金，或死繩，或死井。

為鬼所攝之人，預解奇異瑞事，傲然以為得道，久之，或自觸樹木而死，或以刀刃自刎而死，或以繩自縊而死，或自投井而死也。故云久之，或死木，或死金，或死繩，或死井也。

惟聖人能神神，而不神於神，役萬神而執其機，可以會之，可以散之，可以禦之，曰應萬物，其心寂然。

惟有了道聖人，洞徹真空妙有，了悟不神之神，陰陽莫測，神鬼難窺，化身周遍塵沙界，妙用神通無量，韜晦不顯也，故云惟聖人能神神，而不神於神也。了道聖人能呼召風雨，役使萬神而執機也，執者，把握也。了道聖人不唯能呼召風雨，而役使萬神，更能使可以會而聚之，可以散而分之，可以禦而止之也，故云可以會之，可以散之，可以禦之也。了道聖人之心，如月印眾水，如風鳴萬籟，如懸鏡鑑形，如空谷傳聲，應變而常寂常明，常清常靜也，故云曰應萬物，其心寂然也。此章明心有執蔽皆邪心，無蔽皆道也。

右第一章

關尹子曰：無一心，五識並馳，心不可一，無虛心，五行皆具，心不可虛，無靜心，萬化密移，心不可靜。

無者，禁止之辭也，謂本來妙心，元自不二，垂誠學人無得專心守一，若萌專心守一之念，則守一之念，與視聽食息思之五識相並奔馳，不得一也，以此明了，則知心不可守一也，故云無一心，五識並馳，心不可一也。本來妙心元無一物，等同太虛，垂誠學人無得專心虛廓，若萌專心虛廓之念，與喜火、怒木、思土、憂金、恐水之五行，皆同具足不得虛也。以此明了，則知心不萌虛廓之念也，故云無虛心，五行皆具，心不可虛也，本來妙心元自清靜，垂誠學人無得專心守靜，若萌專心守靜之念，與萬化密遷移而不得靜也，以此明了，則知心不可守靜也，故云無靜心，萬化密移，心不可靜也。

借能一則二偶之，借能虛則實滿之，借能靜則動搖之。

本來妙心元自不二，於不二妙心，萌守一之念，則守一之念，與不二妙心為二偶對也，故云借能一則二偶之也，此釋心不可一也。本來妙心元無一物，等同太虛，於此無物妙心，萌專虛廓之念，則專虛廓之念，填實滿塞無物之妙心也，故云借能虛則實滿之也，此釋心不可虛也。本來妙心元自清靜，猶如虛空無動無搖，於本靜妙心，萌守靜之念，守靜之念既生，則是動搖妙心也

，故云借能靜則動搖之也，此釋心不可靜也。

惟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，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，散一息於萬有，無有一物可問吾之云為。

惟了道聖人之心，猶如太虛，無所不容，化身億萬，一息之間，返本還源，如一切水月，一真月統攝其水月波流，無有一水可沒溺真月之明徹也，故云惟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，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也。了道聖人，一息之間，散布化身周遍塵沙界，如一真月普見一切水也，一切水波流不停，無有一切水可問斷真月之光明云為照耀也，故云散一息於萬有，無有一物可問吾之云為也。此章明本來妙心元自不二，虛靜應變縱奪無妨也。

右第二章

關尹子曰：火千年，俄可滅，識千年，俄可去。

火本無我，因膏因薪而見形，雖千年之久，若俄頃膏薪俱盡，則火亦隨之而滅也，故云火千年俄可滅也，此起喻也。迷人業識忙忙，無本可據，輪迴億劫，不能出離者，皆因此識也。識亦無我，依境而見，雖千萬年之久，若蒙師點化，直下頓悟，本來妙心元自清靜，等同太虛，則俄頃之間，境忘識去矣，如薪盡火滅也，故云識千年俄可去也。此喻也。此章明識是生死根，境忘識去，出輪迴之要者也。

右第三章

關尹子曰：流者舟也，所以流之者，是水非舟，運者車也，所以運之者，是牛非車，思者心也，所以思之者，是意非合。

人但見舟之流行，殊不知所以使舟流行者，是水流行，非舟自能流行也，故云流者舟也，所以流之者，是水非舟也。人但見車之運行，殊不知所以使車運行者，是牛拽之運行，非車能自運行也，故云運者車也，所以運之者，是牛非車也。此舟車二者借喻也。人但知心之思慮，殊不知所以能思慮者，是意識能思慮，非本來妙心有思慮也，故云思者心也，所以思之者，是意非心也。此合喻也。

不知所以然而然，惟不知所以然而然，故其來無從，其往無在。

本來妙心，真空為體，妙有為用，體用如如，應變無窮，神鬼難窺，陰陽莫測，不知所以然而然也。不知所以然而然，本來妙心，元在五太之前，象帝之先，洞然明了，其來不知從何而生來，冥然隱密其往，不知所在而居止，故云不知所以然而然。惟不知所以然而然，故其來無從，其往無在也。

其來無從，其往無在，故能與天地本原，不古不今。

疊上二句，謂本來妙心，不知從何而生來，冥然隱密往，然不知所在，如此，天地與吾同本原，妙心而生本原，妙心不屬時節，故不古不今也，故云其

來無從，其往無在，故能與天地本原，不古不今也。此章明本原妙心稟自五太之前，非思慮之所知也。

右第四章

關尹子曰：知心無物，則知物無物，知物無物，則知道無物，知道無物，故不尊卓絕之行，不驚微妙之言。

本來妙心，以道為體，以物為用，了悟道心，元無一物，等同虛空，體用如如，應變常寂，故云知心無物，則知物無物，知物無物，則知道無物也。知者，悟也，物無物者，應變常寂也。洞悟道心體用無物，故不尊尚卓高絕代之行，為行雖卓絕，不離於跡，道本無跡，故不尊尚也。不驚異精微玄妙之言，為言雖微妙，不離於名，道本無名，故不驚異也。故云知道無物，故不尊卓絕之行，不驚微妙之言也。此章明道心應變常寂，非言行之可及也。

右第五章

關尹子曰：物我交心生，兩木摩火生，

心本無心，因物而見，物我相交而心生顯見，如兩木相鑽摩而生火也，故云物我交心生，兩木摩火生也。

不可謂之在我，不可謂之在彼，不可謂之非我，不可謂之非彼，執而彼我之，則愚。

我本無我，因物來干，心忽顯見，非我自生心也，故云不可謂之在我也。物來相感，心雖顯見，心如虛空，與彼物無礙，故云不可謂之在彼也。若無我者，物雖來感，則心不生，心既有生，不可謂之非我也，故云不可謂之非我也。我未無我#1彼物若不來感，則心亦不生，心本不生，因感而生，不可謂之非彼物也，故云不可謂之非彼也。迷人不悟無我無心，與物無礙，而妄立我心，與物作對，執有彼我，觸物有礙，非愚而何，故云執而彼我之則愚也。而者，汝也，執汝彼我而不忘，乃愚迷之人也。此章明心本無彼我，與物無礙，迷人妄立彼我，與物作對也。

右第六章

關尹子曰：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，爾所謂利害是非者，果得利害是非之乎

無者，禁止之辭也，恃者，倚賴也，言無得恃賴汝之所言利害是非也，故云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也。汝所言利害是非者，皆妄情無計，豈可利定為利，害定為害，是定為是，非定為非，利害是非隨妄情變化，豈可一定之邪？既不可一定，隨時妄情所計之耳，果何得利害是非者哉！故云爾所謂利害是非者，果得利害是非之乎。

聖人方且不識不知，而況於爾。

運化利害是非者，造物也，造物窈冥，莫測其所以，雖聖人大智，圓通於窈冥造物，方且不識不知，而況爾凡乎？故云聖人方且不識不知，而況於爾也。此章明利害是非，造物者運化，凡不可預測也。

右第七章

關尹子曰：夜之所夢，或長於夜，心無時，

長於夜，應作晝，於義則通也，蓋傳寫之娛也。迷人夜間作夢，或夢生長於晝，以此知本來妙心，不屬時之數也，故云夜之所夢，或長於晝，心無時也。

生於齊者，心之所見皆齊國也，既而之宋之楚，之晉之梁，心之所存各異，心無方。

有人生長於齊國，心之所見之境，皆齊國而已。而者，汝也，之者，往也。既汝往宋國，又往楚晉梁之三國，四國境界不同，心之所存之境亦異，以此知本來妙心，不屬方位也。故云生於齊者，心之所見皆齊國也，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，心之所存各異，心無方也。此章明本來妙心，不屬時數方位也。

右第八章

關尹子曰：善弓者，師弓不師羿，善舟者，師舟不師界，

羿者，古人善射之號也，昔帝嚳賜羿弓矢，為司射之官，居窮石之地，至堯時，十日並出，命羿射之，中九日而落之也，後篡夏后相之位，號有窮國君，因羿以為名，其臣寒泥殺之，因有其室而生界，界多力，能陸地推舟而行，後為夏后相子少康所殺也。師者，法則也，善射弓者，以弓為法取中也，既以中為則，又以羿為法也，故云善弓者，師弓不師羿也。善操舟者，以舟為法則，務所往無滯為法則也，既以舟所往無滯為則，不必以界為法也，故云善舟者，師舟不師界也，此借喻也。

善心者，師心不師聖。

善悟本來妙心，元自清靜無為，逍遙自在，不染不著，既以善了妙心，以悟為則，不又以聖人為法也，故云善心者，師心不師聖也。此合喻也。此章明心以悟為則，因超几聖也。

右第九章

關尹子曰：是非好醜，成敗盈虛，造物者運矣，皆因私識執之而有。

以善美為是好，以惡陋為非醜，以事物與榮為成盈，以事物廢枯為敗虛也，殊不知是非好醜成敗盈虛，皆自然造物者所運，吾何容心哉，而迷者執之以為有實，殊不知皆因己私妄識計之也。故云是非好醜成敗盈虛，造物者運矣，皆因私識執之而有也。

於是無遣之猶存，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，無日莫莫爾，無日渾渾爾，猶

存，譬猶昔游再到，記憶宛然，

既知是非好醜成敗盈虛，皆因私識執之而有，於是以無遣其私識，猶有計無之識尚存，故云於是以無遣之猶存也。又以非有非無遣其計無之識，猶有計非有非無之識尚在，故云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也，曰莫計非有，莫計非無，故云無日莫莫爾也。又以無遣之，曰渾然無，莫計非有渾然無，莫計非無，猶有渾渾然無莫計之識尚在，故云無日渾渾爾猶存也。以識遣識，何異泥裏洗土，以識遣識者，譬如昔日曾游之境，今日再到，忽然記憶，舊之識宛然尚在，終不能忘遣也，故云譬猶昔游再到，記憶宛然也。

此不可忘，不可遣，善去識者，變識為智。

此識不可得而忘，亦不可得而遣，善去識者，洞了真空之心體，以識變為智慧，為心妙有之用也，故云此不可忘，不可遣，善去識者，變識為智也。

變識為智之說，汝知之乎？曰：想如思鬼，心慄，思盜，心怖，曰：識如認黍為稷，認玉為石，皆浮游罔象，無所底止。

底者，平穩也，向來演變識為智之說，汝還曉知之乎麼，故云變識為智之說，汝知之乎。此設問也，部自答曰：曰想者譬如人思此處有妖鬼，則心悚然戰慄而恐懼，又思此處有強盜，則心怯然而怕怖也。故云曰想如思鬼，心慄，思盜，心怖也，曰識者譬如人妄認黍以為稷者，似黍而黑，又如人妄認玉為石，此迷妄想識，皆浮游無象，無所得悟，本來妙心，真空平穩之地而休歇也。故云曰識如認黍為稷，認玉為石，皆浮游罔象，無所底止也。罔者，無也，止者，休歇也。

譬睹奇物生奇物想，生奇物識，此想此識，根不在我，

向來所說想識，譬如人睹奇異之物，則生異物之想識，此奇異想，本心元無，因睹奇異之想識也，故云譬睹奇物，生奇物想，生奇物識，此想此識，根不在我也。想者，心思也，識者，心別辯也。

譬如今日，今日而已，至於來日想識，殊未可卜，及至來日，紛紛想識，皆緣有生。

先說此想此識，根不在我，恐人信之不及，再設喻以曉之。譬如今日從旦至夕，今日想識之事已知之矣，至於來日想識之事，殊未可預卜度而知之，故云譬如今日，今日而已，至於來日想識，殊未可卜也。及至來日，隨事物旋生紛紛擾擾之想識，以知想識根不在我，皆因有事物而旋生也，故云及至來日，紛紛想識，皆緣有生也。緣者，因也。

曰想曰識，譬如犀牛望月，月形入角，特因識生，始有月形，而彼真月，初不在角，

本來妙心，元無想識，恐人信之不及，復設喻以曉之。譬如犀牛角中元無

月形，特因犀牛望月，生此月中之想識，月形入角而始生月形也，而彼天上真月，初不曾在角也。故云日想日識，譬如犀牛望月，月形入角，特因識生，始有月形，而彼真月，初不在角也。

胸中天地萬物亦然，知此說者，外不見物，內不見情。

人胸臆中所懷天地萬物之識，亦如犀牛望月，月形入角也，故云胸中天地萬物亦然也。人能曉知如上所說譬喻者，則外不見物，內不見情也。此章明本來妙心元無情識，皆因心迷，妄生情識也。

右第十章

關尹子曰：物生於土，終變於土，事生於意，終變於意，

萬物生於土，萬物終盡之時，復變化為土，故云物生於土，終變於土也。此起喻也。土在脾神為意，萬事生於意，萬事俱忘，終變為意，故云事生於意，終變於意。此合喻也。

知夫惟意，則俄是之，俄非之，俄善之，俄惡之，意有變，心無變，意有覺，心無覺。

如上所說譬喻，則知萬事有無，惟此意根也，知此意根所生之事，俄頃之間，非化為是，是化為非，惡化為善，善化為惡也，故云知夫惟意，則仙是之，俄非之，俄善之，俄惡之也。意根有遷變，本來妙心無遷變，意根有知覺，本來妙心無有知覺也，故云意有變，心無變，意有覺，心無覺也。

惟我一心#2，則意者塵往來爾，事者欽起滅爾，吾心有大常者存。

本來妙心，元自不二，故云惟我一心也。塵者，法也。意根能生萬法，能滅萬法，滅則往，生則來，故云則意者塵往來爾也，若意根不生萬事，如火燒薪，效然而起，薪盡效然而滅也，故云事者效起滅爾也。欽者，速也。大常者，乃本來妙心真空之體，廣無邊際，越古今而無有變異，非存而何，故云吾心有大常者存也。此章明心之大常禦意之小變也。

右第十一章

關尹子曰：情生於心，心生於性，情波也，心流也，性水也，

人之妄情從心上生，心從性上生也，故云情生於心，心生於性也。人迷情如水之波浪，人逐境之心如流動之水，人之本性如水之源也，波流源有三名而無二體，為波流源皆是水也，情心性有三名而無二體也，為情心性皆是真也，故云情波也，心流也，性水也。

來干我者，如石火頃，以性受之，則心不生，物浮浮然。

萬物來相干吾者，俄頃之間，如電光石火，但以真空之性受之，則心不生，知識物境浮浮然，如太虛之雲，不礙虛空，如空谷傳聲，應變常寂也，故云來干我者，如石火頃，以性受之，則心不生，物浮浮然也。此章明心性不二

，應變無礙也。

右第十二章

關尹子曰：賢愚真偽，有識者，有不識者，

世間有真賢真愚，有偽賢偽愚，世人或有能變識，或有不能變識者，故云賢愚真偽，有識者，有不識者也。

彼雖有賢愚，彼雖有真偽，而謂之賢愚真偽者，擊我之識，

彼世間雖是賢愚真偽，而別辯賢愚真偽者，皆繫我之妄識也，故云彼雖賢愚，彼雖真偽，而謂之賢愚真偽者，繫我之識也。

知夫皆識所成，故雖真者亦偽之。

若知別辯賢愚真偽，皆妄識所成，識既是妄，故雖真實，亦名假偽不真也，故云知夫皆識所成，故雖真者亦偽之也。此章明妄識非真心也。

右第十三章

關尹子曰：心感物不生心，生情，物交心不生物，生識，物尚非真，何況於識，識尚非真，何況於情。

本來妙心元自清靜，因物所感也，心本無生，而所以生者情也，故云心感物不生心，生情也。一切物來交干於心，心別變物者非物也，乃心之識見也，故云物交心不生物，生識也。一切物境幻生幻滅，尚猶虛妄，何況於識，豈不為妄偽哉，故云物尚非真，何況於識也。既知識是妄偽，何況於情豈不是妄哉，故云識尚非真，何況於情也。

而彼妄人，於至無中執以為有，於至變中執以為常，

而彼眾迷妄之人，於本來至真妙心元無一物之中，忽生妄識，堅執為有，染著不捨，不能明了本心也，故云而彼妄人，於至無中執以為有也。彼迷妄眾人，於妄識生滅不停、逐境變化之識神中，堅執為本心之大常，噫，殊不知此妄識之神，乃輪迴之種也，故云於至變中執以為常也。

一情認之積為萬情，萬情認之積為萬物，物來無窮，我心有際。

本來清靜妙心上，忽生一迷情，不覺是妄，認以為真，情情旋生，新新嗣緒，乃積之為億萬之情也，故云一情認之積為萬情也。迷人於萬億之情，又不覺是妄，而認妄為真，染著物境，念念遷流，情波浩渺，積之億萬物境也，故云萬情認之積為萬物也。際者，邊境也。本來妙心猶如虛空，廣無邊際，為妄識迷情專權，問截虛空，妄立境界，限量邊際，迷染萬物，而逐無窮物遷流也，故云物來無窮我心有際也。

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，我之本情受制於物，可使之去，可使之來，

心迷逐情，妄立境界，不由了悟良妙之心，專由迷妄之情驅使，是本來良妙之心，倒受制於迷妄之情，如臣反拘制君也，故云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也。

我之本來正情既迷染萬物，倒被萬物驅使，是本來正情受制於萬物，如百姓反拘制大臣也，故云我之本情受制於物也。心迷逐情，情迷染物，迷情妄染物境，限盡死後，被愛染物境牽引，愛染重處受生，生生死死，百千萬劫輪迴，無有出期，去來不已也，故云可使之去，可使之來也。

而彼去來，初不在我，造化役之，因無休息。

人之五情，則屬五行也，五情者，喜屬火，怒屬木，思屬土，憂屬金，恐屬水。五情既屬五行，五行陰陽造化陶鎔天地萬物，驅役死生去來，無有休息之期也，究其所以，皆因五情迷妄，而有此去來死生，五情未萌之前，安有死生去來哉。以此知而彼去來初不在我，皆因迷情妄染，落於五行造化，陶鑄中，役使輪迴因無休息也，故云而彼去來初不在我，造化役之，因無休息也。

殊不知天地雖大，能役有形，而不能役無形，陰陽雖妙，能役有氣，而不能役無氣。

迷人妄染愛境，被天地陰陽造化役使，輪迴無休，殊不知迷情未萌之前，本來良妙之心，猶如虛空無形，雖天地陰陽造化之大，但能役使迷染有形之情，豈能役使如虛空良妙之心哉，故云殊不知天地雖大，能役有形，而不能役無形也。迷情既萌，元氣隨之，則落陰陽造化役使輪迴也，迷情未萌，元氣返本，與真空同體，陰陽造化雖妙，豈能役使真空哉。故云陰陽雖妙，能役有氣，而不能役無氣也。

心之所之，則氣從之，氣之所之，則形應之，

之者，往也。心之所往，則氣從之而往也，心猶帥也，氣猶軍也，氣之從心，如眾軍從帥也，故云心之所之，則氣從之也。心迷妄愛，染著諸境，氣亦從之，而有此輪迴之身形也，故云氣之所之，則形應之也。

猶如太虛，於至無中變成一氣，於一氣之中變成萬物，而彼一氣，不名太虛。

道本無名無形，猶如太虛，能運一氣，一氣分而為陰陽，一氣陰陽變化天地萬物，既名一氣，不名太虛，無形名之道也，而況於萬物乎。故云猶如太虛，於至無中變成一氣，於一氣中變成萬物，而彼一氣不名太虛也。此起喻也。

我之一心，能變為氣為形，而我之心無氣無形，

吾之本來良妙之心，以真空為體，思慮未萌之前，體同太虛，思慮既萌，所之則氣從之，氣之所之則形應之，如太虛中變成一氣，於一氣中變成萬物也，故云我之一心，能變為氣為形也。思慮未萌之前，本來良妙之心，元無氣無形也，故云而我之心無氣無形也。

知夫我之一心，無氣無形，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。

知者，悟也。了悟本來不二之良心，猶如太虛未變為氣為形之時，未有天

地陰陽，令誰役之？假使有天地陰陽，豈能役使虛空哉，故云知夫我之一心，無氣無形，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也。此章明心迷墮，陰陽陶鑄而輪迴不已，心悟出陰陽陶鑄，永不輪迴也。

右第十四章

關尹子曰：人之平日，目忽見非常之物者，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，

人之平安之日，目忽然見非常奇異之物境者，皆是精神與物境凝結，而忽然使之變化如此之異也，故云人之平日，目忽見非常之物者，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也。

人之病日，目忽見非常之物者，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。

人之息熱病之日，被熱氣所燒而眼花，忽然見非常奇異之物境，皆是熱病所燒，而心不足使然也，故云人之病日，目忽見非常之物者，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也。歉者，不足也。

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，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，

苟者，識也，知者，悟也。如上所說，平日病日，目忽見非常之物，以此誠能了悟本來妙心元無一物，等同太虛，皆於無中示見非常之有，以此了悟即非常之有，昭示本來無物之妙心也，故云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，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也。

但不信之，自然不神。或曰厥識既昏，孰能不信？我應之曰：如捕蛇師心不怖蛇，彼雖夢蛇，而不怖畏，

若人平日或病日，目忽見非常鬼神怪異之境，但悟本心清靜元無一物，一切有相，皆是虛妄，如此則明了，不信不著，彼怪自然不呈神異也，故云但不信之，自然不神也。厥者，其也，孰者，誰也。或有人問其識情既昏昧，妄見非常神鬼奇異，誰便能不信哉，故云厥識既昏，孰能不信？此設問也，卻自答曰：譬如能以法禁蛇之師，捕捉其蛇，心不怕蛇，彼雖睡夢見蛇，亦無怕怖畏懼之心也，以此明了，則知但不信之，自然不神也。故云應之曰：如捕蛇師心不怖蛇，彼雖夢蛇，而無畏怖也。此答上問也。

故黃帝曰：道無鬼神，獨往獨來。

以捕蛇譬喻答或問之人，恐信之不及，又引軒轅黃帝書中所載之言以證之。黃帝書中，有言道無鬼神，鬼屬陰，神屬陽，妙道不屬陰陽，故無鬼神也，假使有鬼神，亦不能窺妙道也，妙道運斡，陰陽往來，而陰陽不能對偶於道也，故云故黃帝曰，道無鬼神，獨往獨來也。此章明隨流得妙心悟妙道，鬼神不能測也。

右第十五章

關尹子曰：我之思慮日變，有使之者，非我也，命也，苟知惟命，外不見

我，內不見心。

我本無我，因識妄立，思慮營營，日日千變萬化，本非無我之我也，乃是不知所以然而然之命運化思慮也，故云我之思慮日變，有使之者，非我也，命也。命者，不知所以然而然也，使者，運化也。誠能了悟不知所以然而然，乃是真空之道也，命者，道之異名也，了悟真空之道，則外無我相可見，內無心相之可見也，故云苟知惟命，外不見我，內不見心也。此章明我心本空，道非思慮可及也。

右第十六章

關尹子曰：譬如兩目，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，一時不見。

真空心體，元無一物，窈冥莫測，忽生思慮妄有，所見了然，回光返於真空，譬如人之兩目，能觀見天地萬物之形狀，暫時收回眼光，一時俱不見天地萬物也。故云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，暫時回光，一時不見也。此章釋前章思慮日變，命使之然也。

右第十七章

關尹子曰：目視雕琢者，明愈傷，耳聞交響者，聰愈傷，心思玄妙者，心愈傷。

目徹視為明，目專視雕琢金玉精巧花樣，久視不已，而愈傷其明，經云：五色令人目盲是也，故云目視雕琢者，明愈傷也。耳徹聽為聰，耳專聞五音交響，久聽不已，愈傷其聰，經云：五音令人耳聾是也，故云耳聞交響者，聰愈傷也。玄妙之法為塵，心本清靜，元無一法，即是玄妙之源也，不悟本心，專思古人玄妙之法，殊不知玄妙之法俱是塵垢，染汙本心愈甚傷心也，經云滌除玄覽是也，故云心思玄妙者，心愈傷也。此章明本來妙心，不屬六塵也。

右第十八章

關尹子曰：勿以我心揆彼，當以彼心揆彼，

勿者，禁止之辭也，揆者，忖度揣量也。垂誠學道之人，寓遊於世，勿得有心忖度揣量彼人，或有用人，當因人之賢而賢之，因人之愚而愚之，以此進退於人，不失人心也，故云勿以我心揆彼，當以彼心揆彼也。

知此說者，可以周事，可以行德，可以貫道，可以交人，可以忘我。

人能知此無心，因彼揆彼賢愚進退，而賢愚進退無心不失人心也，如此，何事不周備，何德不行普，何道不貫通，何人不交友，何我不忘哉，唯了一心一法盡善盡美也，故云知此說者，可以周事，可以行德，可以貫道，可以交人，可以忘我也。此章明無心寓世，自利利他，眾美從之也。

右第十九章

關尹子曰：天下之理，小不制至於大，大不制至於不可制#3，

凡在天之下，所有事理，譬如水火，涓涓不塞，漸成江河，熒熒不救，炎炎奈何。又如積木成林，積石成山，積惡成禍，可不慎歟！故云天下之理，小不制至於大，大不制至於不可制也。

故能制一情者，可以成德，能忘一情者，可以契道。

故者，因上結下之辭也，制者，治也。人能於一情萌起之時治之，令正而向善，如此，可以成德行也，故云故能制一情者，可以成德也。人能於一情萌起之時，了然照破而忘之，則契於無極妙道也，故云能忘一情者，可以契道也。此章明為凡為聖，在一情之迷悟也。

右第二十章

文始真經註卷之五竟

#1『我未無我』，疑為『我本無我』之誤。

#2『惟我一心』，《關尹子》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皆作『惟一我心』。

#3『小不制至於大』二句，《關尹子》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皆作『小不制而至於大，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』。

文始真經註卷之六

神峰逍遙子牛道淳直解

六匕篇

匕者，食也，食者，形也。凡一十六章。

關尹子曰：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，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，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，彼思異我思，孰為我，孰為人？

彼者，人也。世之迷人，以我之思慮異人之思慮，謂人之思慮，亦與我思慮不同，如此分別人我，妄生見解，殊不知妄生思慮彼此，天真隨思慮之妄境作夢也，不獨夜間睡夢為夢，至於白日，性隨妄慮皆是夢也，豈可以思夢想異所思所夢之境不同，而所謂之思夢者不異也，以此論之，誰為我，誰為人哉。故云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，彼思異我思，孰為我，孰為人也。

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，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，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，彼痛異我痛，孰為我，孰為人？

世之迷人，以我疼痛相異，如二人同灸，灸處不同，而疼痛不異也，豈可以疼痛妄分同異人我哉，殊不知夢中之人，亦以疼痛相異，及至覺來，卻又無別人，如此則知夢中疼痛是妄識，白日疼痛亦是妄識，如此，誰為我，誰為人哉？故云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，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，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，彼痛異我痛，孰為我，孰為人也。

爪髮不痛，手足不思，亦我也，豈可以思痛異之。

先說思痛妄幻不異，恐人信之不及，又設譬喻以曉之。如人之爪甲與頭髮，剪之不害疼痛，又如人手共腳不思慮，爪髮手腳皆我所有，不痛不思，豈可以思痛妄分人我哉。故云爪髮不痛，手足不思，亦我也，豈可以思痛異之也。

世之人以獨見者為夢，同見者為覺，殊不知精之所結，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，神之所合，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，二者皆我精神，孰為夢，孰為覺？

世之迷人，以獨自所見之境，他人不見者，以為是夢，眾人同見之境，以為覺也，故云世之人以獨見者為夢，同見者為覺也。殊不知人之精與物凝結，正晝日忽見非常之境，亦他人不得見，唯我獨見之，以此知不獨夜夢為夢也，故云殊不知精之所結，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也。以我之神與彼之神相合，亦有兩箇人同夢於夜也，以此知同見未鈴為覺也，故云神之所合，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也。精結獨見，神合同見，二者皆我之精神變化，而妄生同異之境，以此知誰為夢，誰為覺，夢是妄夢，覺是妄覺，覺夢皆妄，奚有彼此之異哉。故云二者皆我精神，孰為夢，孰為覺也。

世之人以暫見為夢，久見為覺#1，殊不知暫之所見者，陰陽之氣，久之所見者，亦陰陽之氣，二者皆我陰陽，孰為夢，孰為覺？

世之迷人，以夜夜暫見之境以為夢，以日日久見之境以為覺也，故云世之人，以暫見為夢，久見為覺也。殊不知夜間暫見之夢境，乃是精神魂魄陰陽之氣變化所成，晝中久見之境，亦是精神魂魄陰陽之氣妄有色塵之見也，故云殊不知暫之所見者，陰陽之氣，久之所見者，亦陰陽之氣。暫見久見二者，皆是精神陰陽之氣變化識見，識見既妄，覺夢非真，以此知孰為之夢，孰為之覺哉，非有真覺者，不知此妄覺夢也，故云二者皆我陰陽，孰為夢，孰為覺也。此章明迷人夢覺皆妄也。

右第一章

關尹子曰：好仁者，多夢松梧桃李，好義者，多夢兵刀金鐵，好禮者，多夢董簋篷豆，好智者，多夢江湖川澤，好信者，多夢山嶽原野，役於五行，未有然者#2。

仁屬木，人專好行仁慈，識神多夢松植桃李之木也，故云好仁者，多夢松楨桃李也。義屬金，人專好行義宜#3，識神多夢兵刀金鐵之金也，故云好義者，多夢兵刀金・鐵也。禮屬火，禮者，儀則也，人專好行禮儀，識神多夢燒荒烈焰，或夢蓋蓋篷豆祭器儀則之物也，故云好禮者，多夢蓋鑿篷豆也。蓋者，以竹為之，內外皆圓也，蓋者，以竹為之，外圓內方也，篷者，外方內圓，以盛乾物，豆者，以木為之，以盛濕物也。已上四物，皆以紅漆漆之，按火色也。智屬水，人專好行智以別真偽者，識神多夢江湖澤之水也，故云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也。信屬土，人專好行信實不妄，識神多夢山嶽原野之土也，故

云好信者，多夢山嶽原野也。然人專好仁木、義金、禮火、智水、信土，役於五常，夢此五行之偏也，故云然。

夢中或聞某事#4，或思某事，夢亦隨之#5，五行不可拘。

晝為妄想，夜為妄夢，方其夢中，忽聞某事，忽思某事，念逐境·遷，夢亦隨之，以此心偏執於五行，心不偏執，五行亦不可得而拘之，故云夢中或聞某事，或思某事，夢亦隨之，五行不可拘也。

聖人御物以心，攝心以性，則心同造化，五行亦不可拘。

御物者，皆用也，聖人以真空之性為心之體，以妙有之物為心之用，體用如如，應變常寂，上與造物者同游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，而陰陽五行不可得而拘也。造化者，造物也。故云聖人御物以心，攝心以性，則心同造化，五行亦不可拘也。御物以心者，以心御物為用也，攝心以性者，以心攝還真空之性為體也。此章明心迷，被五行拘之，心了，出五行之拘也。

右第二章

關尹子曰：汝見蛇首人身者，牛臂魚鱗者，鬼形禽翼者，汝勿怪，

汝者，普指世間人也。世間人，或見人生頭似蛇而人身者，或見人生臂似牛上有鱗如魚者，或見人生似鬼形狀而兩腋有翅如禽翼者，汝世人勿怪，如古人伏犧蛇身人首，神農牛首而人身，岑彭鬼面，此中國之共知也。如東方朔所載四夷之人，西北荒有人，面目手足皆人同，而兩腋有翼而不能飛者，西南荒有人，身毛豬頭者，東北荒有人，朱髮蛇身人面，而無手足者，南荒有人，口如鳥而有翼，能飛無足者，西荒有人，如虎長毛，人面虎足狼牙，尾長一丈八尺者，西北荒又有人，狀如虎而食人，有翼而能飛，知人言語，此皆感陰陽錯戾之氣，而有非常之形，豈足怪哉，故云汝見蛇首人身者，牛臂魚鱗者，鬼形禽翼者，汝勿怪也。

此怪不及夢，夢怪不及覺，有耳有目，有手有臂，怪尤矣。

向之所說人生非常之形，不足為怪，此怪不及夢。只此一人，及其睡也，夢見諸般異境，人物天地，山川草木，樓臺禽獸，或祥瑞奇異，忽然覺來，一切皆空，不知是箇甚麼物，便能作諸般夢境，此誠可怪也，故云此怪不及夢也。覺來看人，一塊肉團，有耳能聞聲，有目能觀色，有手能把物，有臂能運動，無線索抽牽，是誰主張，便能急麼云為中節恰好，此怪尤甚，而世人不知怪也，故云夢怪不及覺，有耳有目，有手有臂，怪尤矣也。

大言不能言，大智不能思。

究其六用之源，乃無名無情，真空妙有之道也，無名則大言不能言也，無情則大智不能思也，當於言思未萌之前薦悟，洞然心開，方曉大常御諸小變，向之所怪亦未是也，故云大言不能言，大智不能思也。此章明大常御小變

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。

右第三章

關尹子曰：有人問於我曰，爾何族何氏，何名何字，何衣何食，何友何僕，何琴何書，何古何今？我時默然不對一字。

或有人問曰：爾之宗族何姓氏，諱何名，表德何字，故云有人問於我曰：爾族何氏，何名何字也。又問：爾穿何衣服，喫何飲食，與何人為朋友，使何人為奴僕，撫何等琴，看何等書，師何古人理，行何今人事？我默然不答一字，蓋密示不言之教也。故云何衣何食，何友何僕，何琴何書，何古何今？我時默然不對一字也。

或人叩之不己，我不得已應之曰：尚自不見我，將何為我所。

密示向上一機，其人不悟，又叩之不己，又不得已而應之曰：自己尚猶不見我，真空之上將何為我之所哉，故云尚不見我，將何為我所也。

右第四章

關尹子曰：形可分可合，可延可隱，一夫一婦可生二子，形可分，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，形可合，食巨勝則壽，形可延，夜無月火，人我#6，形可隱。

人得道之深者，骨肉都融，形神共妙，可分之為億萬不為足，可合之為一不為有餘，永劫不壞，形可延也，冥冥莫測，形可隱也，故云形可分可合，可延可隱也。恐人信之不及，以俗譬喻曉之。於世俗一夫一婦雙生二子，此形可分之象也，一夫一婦二人交合生一子，此形可合之象也，人服食巨勝子則壽長，此形可延之象也，夜無月火，人不見己，此形可隱之象也。故云一夫一婦可生二子，形可分，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，形可合，食巨勝則壽，形可延，夜無月火，不見我，形可隱也。巨勝，小者名胡麻，大者巨勝，出游州上黨縣，多生原野，其高三尺餘，其子類牛邦子而小，蒼黑色，八月中採之，仙人作飯，食之長生，昔韓眾服之百歲，纔服壽延千歲，莫知其終也。

以一氣生萬物，猶棄髮可換，所以分形，以一氣合萬物，猶破唇可補，所以合形，以神存氣，以氣存形，所以延形，合形於神，合神於無，所以隱形。汝欲知之乎，汝欲為之乎。

向來以俗譬喻，曉於學人，復以真實妙道之用示之。得道之深者，形神俱妙，變化莫測，以一氣化生億萬之形物，如人頭髮，旋落旋生而無窮，此乃形可分之理也，故云以一氣生萬物，猶棄髮可換，所以分形也。斂一氣億萬化身之形物，復合而為一身，猶如人破唇可補為無缺，此乃形可合之理也，故云以一氣合萬物，猶破唇可補，所以合形也。以不神之神，虛寂妙湛，則元氣沖和，永無耗散，久之形神俱妙，長生不死，此乃形可延之理也，故云以神存氣，以氣存形，所以延形也。以形合神，以神合無極妙道，窈冥不見，神鬼難

窺，陰陽莫測，此乃形可隱之理也，故云合形於神，合神於無，所以隱形也。如此妙道，汝之學人，欲願知之乎麼，汝之學人，欲喜為之乎麼？此道不可以知，知亦不可以有為而得也，在人心了悟密契而已，故云汝欲知之乎，汝欲為之乎。此章明了道者，分合延隱而無礙也。

右第五章

關尹子曰：無有一物不可見，則無一物非吾之見，無有一物不可聞，則無一物非吾之聞。

世問物物之形，乃色塵也，道眼大開，無物不見，見見皆道也，故云無有一物不可見，則無一物非吾之見也。世問物物動鳴，乃聲塵也，天聰大開，無聲不聞，聞聞皆道也，故云無有一物不可聞，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也。

五物可以養形，無一物非吾之形，五味可以養氣，無一物非吾之氣，是故吾之形氣，天地萬物。

五行推遷，陰陽造化，而生稜房芒角穗之五穀，以養人形，天地萬物之形，因陰陽五行造化而有，吾形亦因陰陽五行造化而有，以此論之，天地之間，無一物非吾之形也，故云五物可以養形，無一物非吾之形也。以五行之氣，造化酸鹹甘辛苦之五味，人食之，保養五臟之氣，萬物因五行之氣而有，吾之身亦因五行之氣而有。以此論之，則無一物非吾之氣，如上所說，則天地萬物皆吾形吾氣也，故云五味可以養氣，無一物非吾之氣，是故吾之形氣，天地萬物也。此章明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為一也。

右第六章

關尹子曰：耕夫習牛則獷，獵夫習虎則勇，漁夫習水則沉，戰夫習馬則健，萬物可以為我#7。

獷者，墮也，剛悍愚緣也。耕種之夫，使牛久，共牛近，習性剛悍愚慧，故云耕夫習牛則獷也。畋獵之夫，逐殺虎豹久，共虎近，習性勇猛大膽也，故云獵夫習虎則勇也。漁取水族之夫，久近於水，習性能沉沒於水而取物也，故云漁夫習水則沉也。征戰之夫，慣騎駿馬久，近於馬，習性便捷輕健也，故云戰夫習馬則健也。人性本來清靜，但因習情染執久同物性，如上所說，習牛習虎習水習馬之四者，則獷則勇則沉則健，豈不以物性習為我之情性也，故云萬物可以為我也。

我之一身，內變蟻蝨，外蒸虱蚤，痕則龜魚，癩則鼠皚，我可為萬物。

燒者，腹中細蟲也。蛔者，腹中大蟲也，一名蠟好也，因所食相感陰陽之氣，變生燒蛔蟲也，蝨子垢蚤，因身外衣暖，游汗薰蒸而生也。痕者，瘡也。昔人生瘡於背，徐生一龜，引首嗜肉，苦痛而死也。昔人生瘡於腰，徐生一魚，每動則不勝其痛也。癩者，亦瘡也，人生瘡於項，有肉鼠也，昔有一僧，嫌

螳螂循於欄循，以火燒之俱盡，不數日，僧生一瘡，潰開皆螳也。人身內變螳螂之蟲，身外薰蒸生蝨子垢蚤，感疾生瘡，或為龜為魚，為鼠為皚之七蟲，以此知我亦可為萬物也。故云我之一身內變燒蝨，外蒸蝨蚤，痕則龜魚，癩則鼠螳，我可為萬物也。此章明有我則物為我，而我為物，無我則造化莫能移也。

右第七章

關尹子曰：我之為我，如灰中金，而不若礦砂之金，破礦得金，淘砂得金，揚灰終身，無得金者。

我者，能所自專之心也，心如火而無我，因膏因薪而見火之形，膏薪若盡，而火為灰矣，心本無我，因境而見境，忘心滅無能所自專之我也，故云我之為我，如灰中金也。灰中無金，則灰心無我也。礦者，金樸也，礦砂喻六塵也，六塵者，色聲香味觸法也，而不若礦砂之金者，以喻我心也。如要取金，向礦砂尋之可得金也，破鍊其礦，淘去其砂，又得其金，若播揚其灰，直饒終老此身，無得其金也。此喻心本無我，因六塵而見也，如要見心，向六塵諦觀則見心，流因流悟，源隨流得之妙也，若六塵淨盡，心復真空，直饒天眼龍睛亦視之不見，況於几乎，故云不若礦砂之金，破礦得金，淘砂得金，揚灰終身，無得金者也。此章明我本無我，因境妄立也。

右第八章

關尹子曰：一蜂至微，亦能游觀乎天地，一緞至微，亦能放肆乎大海。

蜂蝦喻人，天地大海喻大道也。蜂鱖微小，亦能游觀乎天地之間，放肆乎大海之內，人雖微小，亦能了其大道，廣無邊際，超几越聖，迴出陰陽之外也。故云一蜂至微，亦能游觀乎天地，一蝦至微，亦能放肆乎大海也。游觀、放肆者，皆自得優游也。此章明人雖微小，能了大道也。

右第九章

關尹子曰：土偶之成也，有貴有賤，有士有女，其質土其壤土人哉。

土偶者，以泥塑人像也。塑成人像，或為官人，或為奴僕，或為男子，或為女人，俱是泥土塑成之形質，人之見識，隨形相而生分別貴賤男女也。噫，殊不知俱是泥土，何妄分貴賤男女哉！此喻人雖有貴賤男女之身，俱是地水火風之四大假合，如塵埃聚沫，何妄分貴賤男女哉！故云土偶之成也，有貴有賤，有士有女，其質土其壤土人哉也。此章明人迷假合，妄分貴賤男女也。

右第十章

關尹子曰：目自觀，目無色，耳自聽，耳無聲，舌自嘗，舌無味，心自揆，心無物，眾人逐於外，賢人執於內，聖人皆偽之。

目是根，色是塵，目離塵返照，方悟目本清靜，元無色塵也，故云目自觀，目無色也。耳是根，聲是塵，耳離塵返聽，方悟耳本清靜，元無聲塵也，故

云耳自聽，耳無聲也。舌是根，味是塵，舌離塵返嘗，方悟舌本清靜，元無味塵也，故云舌自嘗，舌無味也。心是根，物者法也，法是塵，心離塵返自揆度忖量，方悟心本清靜，元無物法塵也，故云心自揆，心無物也。一切眾生，染著六塵，逐緣外事而迷真也，故云眾人逐於外也，賢人捨離外事，執守內理，因有取捨，執守內理，卻成理障而違道也，故云賢人執於內也。聖人外不染六塵，則悟事障之偽妄也，內不取捨執守於理，則悟理障之偽妄也，故云聖人皆偽之也，蓋不住三際也。此章明心本清靜，不住三際中邊也。

右第十一章

關尹子曰：我身五行之氣，而五行之氣，其性一物，

人身五臟之氣，肝氣屬木，內隱魂也，心氣屬火，內隱神也，肺氣屬金，內隱魄也，腎氣屬水，內隱精也，脾氣屬土，內隱意也，精神魂魄意，五神復性，乃五氣朝元也。故云我身五行之氣，而五行之氣，其性一物也。言五神復性，五氣朝元，總為不二也。妙性也，物者性之妙用也。

借如一所，可以取火，可以取水，可以生木，可以凝金，可以變土，其性含攝，元無差殊。

既是五神復性，五氣朝元，是一性又復能生神火、精水、魂木、魄金、意土也，為五神復性，五氣朝元，即是性中含攝五行，元無差殊之異也。故云借如一所，可以取火，可以取水，可以生木，可以凝金，可以變土，其性含攝，元無差殊也。

故羽蟲盛者，毛蟲不育，毛蟲盛者，鱗蟲不育，知五行互用者，可以忘我。

五蟲言其三者，其二可知也，五蟲者，鱗、羽、毛、甲、保也。羽蟲屬火，毛蟲屬金，正盛旺時，則金不生也，故云羽蟲盛者，毛蟲不育也。育者，生也。毛蟲屬金，鱗蟲屬木，金正盛旺時，則木不生也，故云毛蟲盛者，鱗蟲不育也。以此則知鱗蟲盛者，保蟲不育，保蟲屬土，木旺土不生也。保蟲盛者，甲蟲不育，甲蟲屬木，土旺水不生也。甲蟲盛者，羽蟲不育，水旺火不生也。以此則知心不生，則意不育，意不生，則魄不生，魄不生，則精不生，精不生，則魂不生，魂不生，則神不生，神不生，則心不生，心不生，則無我可忘也，故云知五行互用者，可以忘我也。此章明道為五行祖，性為五神之源也。

右第十二章

關尹子曰：枯龜無我，能見大知，磁石無我，能見大力，鐘鼓無我，能見大音。舟車無我，能見遠行。

無我者，無心也，枯乾龜殼而無心，人以誠鑽之，則兆知未來之吉凶，非大知而何，故云枯龜無我，能見大知也。磁石無心，稍近於針，則吸針相著

，非大力而何，故云磁石無我，能見大力也。鐘鼓無心，撞之榻之，其聲遠振，非大音而何，故云鐘鼓無我，能見大音，舟車無心，因水因牛載物到遠，非遠行而何，故云舟車無我，能見遠行也。

故我一身雖有知有力，有音有行，未嘗有我。

聖人無心，無知無不知，洞徹物理，無力無不力，眾魔不敢侵，無音無不音，威音盡妙，無行無不行，頃刻遊遍十方，而未嘗有我有心也。故云故我一身雖有知有力，有音有行，未嘗有我也。此章明無我之道，盡善盡美也。

右第十三章

關尹子曰：蟻射影能斃我，知夫無知者亦我，則普天之下，我無不在。

域者，水蟲名也，一名短弧，一名水弩，其狀如鼈，三足長三五寸，多生南方，含沙射人影，能令人死，故云域射影能斃我也。以此則知影本無知，域但射影能令人死，是知無知亦我也。若知無知亦我，則知溥天之下，有識無情無非是我也，我者，無我之我，體同虛空，無所不在也，故云知夫無知者亦我，則溥天之下，我無不在也。此章明無我之我，即是妙道，妙道無所不在也。

右第十四章

關尹子曰：心憶者猶忘飢，心忿者猶忘寒，心養者猶忘病，心激者猶忘痛。

人心憶著於事，猶能終日忘於飢餒也，故云心憶者猶忘飢也。人當嚴凝冰雪之時，忿然心火暴發，裸身袒臂於露地，汗流浹體，猶能忘於寒冷也，故云心忿者猶忘寒也。世之君子得養心之術，遇一切危亡，或染篤疾病，亦不動心介懷，如此猶能忘於病疾也，故云心養者猶忘病也。二人互相激發，心怒相擊，殘傷肢體，而不覺疼痛，故云心激者猶忘疼痛也。

苟吸氣以養其和，孰能飢之？存神以滋其暖，孰能寒之？養五臟以五行，則無傷也，孰能病之？歸五臟於五行，則無知也，孰能痛之？

先說世人有心，但因憶忿養激之四者，猶能忘飢寒病痛，何況無心了道者乎。了道無心，元氣沖和，綿綿呼吸，能一日百食，百日一食而不飢也，故云苟吸氣以養其和，孰能飢之也。孰者，何也。了道無心，精神、水固，真火薰蒸能敵嚴寒也，故云存神以滋其暖，孰能寒之也。了道無心，百脈調暢，五臟安和，五神澄徹，五氣氤氳，百病不生也一故云養五臟以五行，則無傷也，孰能病之也。了道無心，心肝脾肺腎，歸屬火木土金水，忘其知識，白刃臨項，不懼不痛，如剪髮去垢，何疼痛之有哉，故云歸五臟於五行，則無知也，孰能痛之也。此章明飢寒病痛，有我而難逃，了道無心，超飢寒病痛之苦也。

右第十五章

關尹子曰：人無以無知無為者為無我，雖有知有為，不害其為無我，

先說枯龜、磁石、鐘鼓、舟車無我，恐人一向認無知無為以為無我，又垂誠學人，無得認以無知無為，如同死物，方名無我，如此，則黑山下鬼窟裏作活計也。殊不知無知無不知，無為無不為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，雖知雖為，何妨以為無我哉，故云人無以無知無為者為無我，雖有知有為，不害其為無我也。

譬如火也，躁動不停，未嘗有我。

既說了有知有為，不害其為無我，恐人信之不及，又說譬喻以曉之。如火本無我，因薪見形，火之發也，躁動綠燒不停，火未曾有我也，如真空應變，常寂而無我也，故云譬如火也，躁動不停，未嘗有我也。此章明真空無我不拘，知為有無也。

右第十六章

文始真經註卷之六竟

#1此二句，《關尹子》作『世之人以暫見者為夢，久見者為覺』。

#2此句，《關尹子》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皆作『未有不然者』。

#3『人專好行義宜』，當為『人專好行義者』之誤。

#4此句，《關尹子》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皆作『然夢中或聞某事』。

#5此句，《關尹子》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皆作『鬥夢亦隨變』。

#6『人我』句，《關尹子》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皆作『人不見我』。

#7此句，《關尹子》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皆作『萬物可為我』，無『以』字。

文始真經註卷之七

神峰逍遙子牛道淳直解

七釜篇

釜者，化也，凡十三章。

關尹子曰：道本至無，以事歸道者，得之一息，事本至有，以道運事者，周之百為。

無者，真空也，至道本來真空，以用復體，一喘息之間了悟也，故云道本至無，以事歸道者，得之一息也。事者，用也，有者，妙有也。以妙有為用也，即體即用，應化無窮也，故云事本至有，以道運事者，用#1之百為也。

得道之尊者，可以輔世，得道之獨者，可以立我。

尊者，極貴也，不失道之極貴，可用輔佐世之太平利他也，故云得道之尊者，可以輔世也。以者，用也，獨者，不二也，我者，真空之體也。不失道之不二，可攝妙有之用，復真空之體自利也，故云得道之獨者，可以立我也。

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，能以一日為百年，能以百年為一日。

知者，悟也，道者，真空妙有不可思議之道也，了悟真空妙有不可思議之道，猶如太虛空，非時數之所能拘管也。凡所有形，皆有數盡之時，海有時而枯，山有時而摧，日月有時而昏暗，天地有時而崩陷，唯此真空之道，不屬時數，能用一日為百千萬年，能用百千萬年為一日也。故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，能以一日為百年，能以百年為一日也。

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，能以一里為百里，能以百里為一里。

道本無形，非十方之能礙，至神無我，非八極之能拘，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，體同太虛，用亦同太虛。了悟如此，能用一里行時周遍八荒之外，能用周遍八荒作一里行時也。故云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，以一里為百里，能以百里為一里也。

知道無氣，能運有氣者，可以召風雨。

了悟至道一氣未生之前，道運生氣，變化陰陽，而為風雨，大達之士，從真空密運妙用，立致雲雷，呼召風雨也。故云知道無氣，能運有氣者，可以召風雨也。

知道無形，能變有形者，可以易鳥獸也。

了道之士，神通無量，與造物者同游，能無形化有形，能有形化無形，隱顯自如，能令飛禽化走獸，走獸化飛禽，縱橫妙用，變化無窮矣。故云知道無形，能變有形者，可以易鳥獸也。

得道之清者，物莫能累，身輕矣，可以騎鳳鶴。

道不屬清濁，能濁能清。了道之士，清淨無染，猶如虛空，萬物豈能累虛空哉，形神俱妙，與真空同體，空無錙銖之重，不假所乘，頃刻周遍十方之外，示見神變，以警愚迷，或騎鳳鶴，或乘彩雲，昭示中下，啟向道之誠也。故云得道之清者，物莫能累，身輕矣，可以騎鳳鶴也，如衛叔卿乘白鶴，王子晉乘鳳吹簫昇天也。

得道之渾者，物莫能溺，身冥矣，可以席蛟鯨。

了道之士，寓世同塵不染，和光不耀，隱晦之至也，故云得道之渾者，物莫能溺，身冥矣也。莫能溺者，不染也，身冥者，隱晦也，或示神通，以蛟龍鯢鯨為席，乘坐而游太虛也，故云可以席蛟鯨也。如古人夏禹乘龍而導百川，李太白跨蛟此，劉知古乘金鯉，琴高控赤鯉昇天者是也。

有即無，無即有，知此道者，可以制鬼神。

有者，妙有之用也，無者，真空之體也。即用即體，即體即用，體用如如，了悟此道，可以制伏鬼神，以為役使之用，故云有即無，無即有，知此道者，可以制鬼神也。如劉根善役使鬼神，漢天師善制鬼神於成都是也。

實即虛，虛即實，知此道者，可以入金石。

實者，實有也，虛者，真空也。真空實有者，乃至道之體用不二也。了悟體用不二，則虛實相通，可以蹈水火，入金石而無礙也。故云實即虛，虛即實，知此道者，可以入金石也。

上即下，下即上，知此道者，可以侍星辰。

上者，五太之前妙道也，下者，至德萬行也，妙道為體，德行為用，體用一源，則上下不二，了此道者，萬象森羅以為侍衛也。故云上即下，下即上，知此道者，可以侍星辰也。

古即今，今即古，知此道者，可以卜龜筮。

古者，理也，今者，事也。以理為體，以事為用，體用如如，了此道者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，如毫筮之兆吉必，誠信無妄也。故云古即今，今即古，知此道者，可以卜龜筮也。

人即我，我即人，知此道者，可以窺他人之肝肺。

人者，境也，我者，心也。心境兩忘，道眼開明，了此道者，則能無見無不見，可測他人肺腹思慮之念也，謂之他心通也。故云人即我，我即人，可以窺人之肺肝也。

物即我，我即物，知此道者，可以成腹中之龍虎。

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為一，了此道者，即吾之肝神可化為龍，吾之肺神可化為虎，乘之跨之，而游太清之境也。故云物即我，我即物，知此道者，可以成腹中之龍虎也。

知象由心變，以此觀心，可以成女嬰。

萬象之境，皆由心神變化而見也，以此諦觀，心體真空，內藏妙有之用，即心藏之神化為詫女，腎藏之神化為嬰兄，詫嬰匹配，性命混融，而出離生死也。故云知象由心變，以此觀心，可以成女嬰也。

知氣由心生，以此吸神，可以成鑪冷。

心之所之，則氣從之，以此知氣由心生，心了真空，如水澄徹，呼吸神氣，綿綿無間，則心火下降，腎水上升，水火既濟，以成大丹，若人服之，永超生死之病矣，故云知氣由心生，以此吸神，可以成鑪冶矣。已上龍虎詫嬰，至鑪冶，後聖以丹喻道者，源於此也。

以此勝物，虎豹可伏，以此同物，水火可入。

以此至道至德，威光赫赫，物物歸尊，虎豹順伏以為乘騎，故云以此勝物，虎豹可以伏也。以此至道，體同太虛，水火豈能溺燒虛空哉，了道者無所不同，故能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也，故云以此同物，水火可入也。

惟有道之士能為之，亦能能之而不為之。

以上從輔世立我，一里一日為百里百年，召風雨，易鳥獸，騎鳳鶴，席紋鯨，制鬼神，入金石，侍星辰，卜毫筮，窺肺肝，成龍虎，女嬰爐冶，伏虎豹，入水火之十八神通妙用，唯了道聖人悉能為之，亦能不為，能為之神通變化也。董道責真誠，韜晦為上，驚愚駭俗之神異，聖人不為也，此十八神異便是，事本至有，以道運事者，周之百為也，故云惟有道之士能為之，亦能能之而不為之也。此章明道德體用，變化無窮，而聖人韜晦，不驚駭愚俗也。

右第一章

關尹子曰：人之力，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，

人能了道者，上與造化者同游，可以奪天地陰陽造化生成之妙也，故云人之力，有以奪天地造化者也。

如冬起雷，夏造冰，死尸能行，枯木能華，

了道者能顛倒陰陽，冬能起雷，夏能凝冰，如老成子學於尹文，能存亡自在，翻校四時，冬起雷，夏造冰，飛者走，走者飛，終身不著其術。世莫傳焉者是也，故云如冬起雷，夏造冰也。昔太上以太玄生符投徐甲之枯骨，即時復活能行，故云死尸能行也。純陽祖師以丹活安州枯柳，又以丹活萊州枯槐，而枝葉復榮華，故云枯木能華也。

豆中攝鬼，

昔郭璞真人，撒小豆數百顆於牆外，盡化為赤衣鬼，以符為神將，一一縛之，投入井中也，故云豆中攝鬼也。

杯中釣魚，

昔左慈真人，共曹操飲酒，以銅盆貯水，擲釣餌於中，俄頃釣得金鯉尺餘，而鯖之也，故云杯中釣出魚也。

畫門可開，

唐太宗詔吳道子，於官壁以墨水潑之，以幕悚之，良久撒去慳幕，請太宗觀畫，其山水草木，人煙鳥獸悉具。俄頃，見巖下一洞門，道子指洞曰：此中神仙，遂以手擊之，洞門忽開，道子躡身入洞，以手招帝，帝不敢入洞，須突復合而不見，故云畫門可開也。

土鬼可語，

昔廬山廟中，泥塑神鬼能言禍福，樂巴真人阮之，乃野狸精所託而見也，彼野狸精尚能使土鬼能語，況神仙乎，故云土鬼能語也。

皆純氣所為，故能化萬物。

如上所說，冬起雷，夏造冰，死尸能行，枯木能華，豆中攝鬼，杯中釣魚，畫門可開，土鬼能語，之八者，皆得純而無雜，真空妙道，能運一氣，變化萬物，此乃是向之所說，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也，故云皆純氣所為，故

能化萬物也。

今之情情不停，亦氣所為，而氣為物，有合有散。

今迷人之心情，流浪如水波之不停，亦強陽之氣所為也，彼強陽之氣，自生至壯，氣合而充溢，自壯至老，氣散而衰敗也。故云今之情情不停，亦氣所為，而氣之為物，有合有散也。

我之所以行氣者，本未嘗合，亦未嘗散。

聖人了悟真空之道，乃得元氣之祖，元氣之祖，未曾有合散也，故云我之所以行氣者，本來未嘗合，亦未嘗散也。本者，祖也。

有合者生，有散者死，

彼迷人所受一斤元氣，男子得八數，二八一十六歲，為始走泄，不知保養，三年損一兩，三十年損十兩，三六十八，總四十八年一十六兩，元氣耗散俱盡，四十八又加十六歲，乃八八六十四卦，數之盡也。元氣既盡，但有五穀之氣滋養之，雖名日人，其實為鬼矣。女人所受元氣十四兩，女人得七數，二七一十四歲，天癸降，元氣為始走泄，二年半損一兩，二十五年損十兩，外有四兩，十年損盡，二十五加十年，總三十五年，又加十四歲，乃七七四十九。中陽數盡，天癸枯乾，但有五穀之氣滋養，雖名日人，其實為鬼也，男女元氣既盡，等候死矣，以此知氣聚則生，氣散則死也。故云有合者生，有散者死也。合者，聚也。

彼未嘗合未嘗散者，無生無死，客有去有來，郵常自若。

彼了道聖人，得元氣之祖，未曾有聚有散，以此則知無生無死也。郵者，驛舍也，客者，使客也，客有去來，而驛合自若自如，不移不動，無去無來。客者喻氣也，去來喻散聚也，郵者喻道也。道運元氣，升降往來，氣聚則生，氣散則死，而道運氣者，非氣也，非氣者，無聚散生死去來也，故了道者，無聚散生死去來也，故云客有去來，郵常自若也。自若者，如如不動不變也。此章明道為元氣之祖，變化無窮，而無去來生死也。

右第二章

關尹子曰：有誦呎者，有事神者，有墨字者，有變指者，皆可以役神御氣，變化萬物。

法錄之士傳受呢訣，專精禱誦，以政靈驗，如九字傍通密，誦十萬八千遍，如意使用驗如影響也，故云有誦呢、者也。世有設像，專一恭敬事奉，隨心禱祝，無有不應，故云有事神者也。公錄家有傳受玄壇批降，於紙墨寫字，以報未來吉凶禍福，其驗無爽，故云有墨字者也。法錄家有傳受手降報指，令息者手於香鑪上展之，法師招訣，召將良久，手指大小變為高低，法師以辯鬼神作祟之由，其驗無差也，故云有變指者。誦阮事神、墨字、變指之四者，皆可

以役使鬼神，御運元氣，能變化萬物，以昭神靈也。故云皆可以役神御氣，變化萬物也。

惟不誠之人，難於自信，易於信物#2，故假此為之，

人人有真空妙道，威光無量。頭頭具足，用無欠少，一念開悟，位齊諸聖，能役使鬼神，呼召雷雨，神通無量，人人有奇特，說與時人，便自不誠信之，既難信於自己，容易信於物，聖人慈悲，要啟信道之心，故假誦呢事神、墨字、變指之誠，以彰靈驗也。故云惟不誠之人，難於自信，易於信物，故假此為之也。

苟知為誠，有不待彼而然者。

苟者，誠也，誠知誦阮、事神、墨字、變指有靈通，因誠而有者，既知唯誠感神，有不待彼誦呢、事神、墨字、變指，而亦能役使鬼神也，故云苟知為誠，有不待彼而然者也。此章明誠為役神之本，誠為入道之由也。

右第三章

關尹子曰：人一呼一吸，日行四十萬里，化可謂速矣，

人一呼一吸為一息，一晝一夜一萬三千五百息，一息氣行六寸，晝夜氣行八百一十丈，豚行五十度也。十百為一千，十千為一萬，十萬為一億，十億為一兆，人之一息，日行四十萬里，即是一息日行四億里，十息日行四兆里，一百息日行四十兆里，千息日行四百兆里，一萬息日行四千兆里，三千息日行一千二百兆里，五百息日行二百兆里，總計一晝夜日行五千四百兆里也。以此則知大化可謂之速疾也，故云人一呼一吸，日行四萬里#3，化可謂速矣。

惟聖人不存不變。

聖人洞徹真空之道則無我，無在無不在也，真空越古今，而無有變異也，古云添一歲喊一年，真空不動然是也，故云惟聖人不存不變也。不存者，無我也。此章明道不屬大化，能運大化也。

右第四章

關尹子曰：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，桃子五仕而心五化，

青鸞子者，古之聖人也，聖人之形，隨時改化，歲歲更變，直至千歲，無時不移易變化也。然化化者，有不化者存也，不化者，真常不變異之道也，如聖人行年六十，而六十化也，未嘗不始之是，而卒之非也，故云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也。桃子者，古之賢人也，五仕而為官，而心五度改化，如連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，未知六十之是，而非五十九之非也。古云停燈於缸，後焰非前焰，假容於鎰，今吾非故吾是也，故云桃子五仕而心五化也。

聖人賓事去物，豈不欲建立於世哉，有形數者，懼化之不可知也。

事者，用也，聖人賓事不以用為主也。道體真空，不著物境，而物境自遠

也，故云聖人實事去物也。聖人不以建立妙用為主，而保任真空之體，但感而後應，應變常寂，而豈不歌建立妙用利世哉，但不以用為主也，若以建立妙用為主，而反以真空之體為賓，則墮形數之跡，人天小果有漏之因，如影隨形，雖有非實既墮形數之跡，則彼大化遷移改變也，以此則明有形數者，懼汨大化也，學道之人，不可不悟此也。故云豈不欲建立於世哉，有形數者，懼化之不可知也。不可知者，為纔萌知識，即落大化也。此章明以真之體為主，以建立妙用為賓也，有體有用，則化化而不化也。

右第五章

關尹子曰：萬物變遷，雖互隱見，氣一而已，惟聖人知一而不化。

萬物俄生俄長，俄老俄死，無時不變遷，春木隱，夏火見，夏火隱，秋金見，秋金隱，冬水見，冬水隱，春木見，土隱見於四季。五行四時，互相隱見，生生化化而不息，皆一氣運轉，相推相蕩而行鬼神也。故云萬物變遷雖互隱見，氣一而已也。聖人了悟不二之妙道猶如虛空，故不隨大化而遷移也。故云聖人知一而不化也。知者，悟也。此章明道運大化而不化也。

右第六章

關尹子曰：爪之生，髮之長，榮衛之行，無頃刻止，眾人見之於著，不能見之於微。

人手爪甲共人頭髮，旋生旋退，及人身血行之榮，氣行之衛，晝夜周流，而共爪髮生長，俱無頃刻之時止息而不生長流行也。故云爪之生，髮之長，榮衛之行，無頃止也。著者，羸跡也，眾人但見羸跡顯見，而不能見微細爪髮之生長，榮衛之行也。故云眾人見之於著，不能見之於微也。

賢人見之於微，而不能任化，

郭子謙本有此十一字添入，甚有次序，故亦從而解之也。賢人但見於微妙而不能了心，故不能任化無化也。故云賢人見之於微，而不能任化也。

聖人任化，所以無化。

聖人了獨立而不改之體，任周行而不殆之用也，任周行而不殆之用，即任化也，了獨立而不改之體，即無化也。故云聖人任化，所以無化也。此章明道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也。

右第七章

關尹子曰：室中有常見聞矣，既而之門之鄰，之里之黨，既而之郊之山之川，見聞各異，好惡隨之，和競從之，得失成之，

堂內退房日室，五家為鄰，五鄰為里，五百家為黨，城郭之外日郊也，人居堂室之內，所見聞人物之境，以為尋常日日見聞也。故云室中有常見聞矣也。之者，往也，既以從室往院門，又往鄰里鄉黨，或又往城外郊野，又往山林

川澤，眼見眾色形相之境不同，耳聞眾聲之境不同，故云既而之門之鄰，之里之黨，既而之郊之山之川，見聞各異也。眼見耳聞色聲之境各異，有喜而好愛之，有不喜而惡嫌之，有和順同樂之境，有違逆爭競之境，有可取而得之，有可捨而失之，如此之境，隨情變化，隨從成就之。故云好惡隨之，和競從之，得失成之也。

是以聖人動止有戒。

止者，靜也，戒者，禁止也。聖人垂訓學人，一動一靜，令有禁止聲色，謹慎行藏，不隨見聞色聲之境遷變也，故云是以聖人動止有戒也。動止有戒者，訓學人也，彼既是聖人，又何戒哉。此章明迷人隨色聲改變也。

右第八章

關尹子曰：譬如大海，能變化億萬蛟魚，水一而已，

大海喻前道運大化也，蛟魚喻賢愚也。大海能變化億萬蛟魚，俱生在一水中也，道能運大化變億萬賢愚，同生於一道也。故云譬如大海能變化億萬蛟魚，水一而已也。此乃起喻也。

我之與物，蒼然蔚然，在大化中，性一而已，知夫性一者，無人無我，無死無生。

蒼然者，草木叢生稠密之貌也，蔚然者，草木繁盛之貌也。我之與物，蒼然蔚然，如荒草叢生，林木繁盛，不可勝數，俱在大化中，道性不二而已也，故云我之與物，蒼然蔚然在大化中，性一而已。此合喻也。了悟真空不二之道，性外不見人之過，內不見我之自，是心同大虛，無滅無生也。故云知夫性一者，無人無我，無死無生也。死者，滅也。此章明道性無人我，死生不屬大化也。

右第九章

關尹子曰：天下之理，是或化為非，非或化為是，恩或化為條，條或化為恩，

天下事理隨人妄情而變，同於己者謂之是，或因公事違己私情，前日之是，化之為非也；不同於己者為非，或因私事順己私情，前日之非化之為是也。故云天下之理，是或化為非，非或化為是也。天下之恩莫大於君父，或因公事公理違己私情，前日莫大之恩，化為莫大之條也，世有弑君弑父者是也；天下之偉莫大於敵國，或因私事私理順己私情，前日莫大之偉，化為莫大之恩也，世有敵國和好結親者是也。故云恩或化為偉，偉或化為恩也。

是以聖人居常慮變。

是以者，因上仍下之辭也。聖人垂訓學人，安性之大常，戒情之小變，不徇私也，故云是以聖人居常慮變也。居者，安也，慮者，審思而戒慎也。此章

明徇妄情之小變，則是非恩偉之不正，任真性之大常，冥是非之恩條者也。

右第十章

關尹子曰：人之少也，當佩乎父兄之教，人之壯也，當達乎朋友之箴，人之老也，當警乎少壯之說，萬化雖移，不能厄我。

人之年少之時，父兄有教詔之言，當書之佩帶於身，依從而行之無忘也，故云人之少也，當佩乎父兄之教也。壯年之時，或有同門之朋，同志之友，相為箴規藥石德之，病當通達曉解，不憚改過，日新其德也。故云人之壯也，當達乎朋友之箴也。人之老年之時，歷事既久，飽請是非得失，當以所請事理警戒於少壯之人，演說訓之無厭，乃仁人之心也。故云人之老也，當警乎少壯之說也。如上所說，少從父兄教，壯達朋友箴，老警少壯說，則不逆為人之理也。任理而寓游於世，雖萬化密移，但不違拒造物，順之而無危厄也，故云萬化雖移，不能厄我也。此章明任理則可與造物同游而無厄也。

右第十一章

關尹子曰：天下之理，輕者易化，重者難化，

天下之理性所棄輕清之氣，其人鈴根性明利，則容易化之而開悟也。故云天下之理，輕者易化也。所棄重濁之氣，其人鈴根性暗鈍，則難化之而悟也，故云重者難化也。

譬如風雲，須臾變滅，金玉之性，歷久不渝。

淪者，變也，譬如風雲之氣，須突頃刻變滅，沒而不見也。故云譬如風雲，須臾變滅也。此喻前輕者易化也。金性堅，玉性硬，故能歷時長久不變改也。故云金玉之性，歷久不渝也。此喻前重者難化也。

人之輕明者，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，殆有未嘗化者存。

人之所稟輕清之氣，根性明利，心易開悟，能與造化同游而無滯也。故云人之清明者，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也。不留者，不滯也。既然了悟與造化同游而無滯，則任化而無化，行小變而不失大常也，故云殆有未嘗化者存也。存者不失大常也。此章明利根者易悟，任化而無化也。

右第十二章

關尹子曰：二幼相好，及其壯也，相遇則不相識，二壯相好，及其老也，相遇則不相識，如雀蛤鷹鳩之化，無昔無今。

二人年幼相愛，喜好游戲相狎，及其相別多年，俱長壯盛，變貌更形，二人再相遇，則不能相識如幼之時也。故云二幼相好，及其壯也，相遇則不相識也。二人年壯，相為莫逆之交，喜好同學，及其相別多年，更形易貌，皓首蒼顏，皮效絞皺，二人再相遇，則不能相識如壯年相好也。故云二壯相好，及其老也，相遇則不相識也。二幼化壯，二壯化老，如雀入水化為蛤，又如鳩之化

為鷹鷓也，《化書》云：蛇化為龜，雀化為蛤是也。又《列子》云：鷓化為鶴，鶴化為布穀，布穀復化為鷓是也。布穀者，即鳩之異名也。故云如雀蛤鷹鷓之化，無昔無今也，雀為蛤之昔，蛤為雀之今，雀之為蛤，蛤全體是雀也，鳩之為鷓，鷓全體是鳩也，如此形雖變，性無古今也。此章明形隨化化而不息，性越古今而無變異也。

右第十三章

文始真經註卷之七竟

#1『用』，據前之經文，當為『周』。

#2此句，《關尹子》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皆作『而易於信物』。

#3按前經文，此句當為『日行四十萬里』。

文始真經註卷之八

神峰逍遙子牛道淳直解

八籌篇

籌者，物也，凡六章。

關尹子曰：古之善碟曹灼龜者，能於今中示古，古中示今，高中示下，下中示高，小中示大，大中示小，一中示多，多中示一，人中示物，物中示人，我中示彼，彼中示我。

著龜見解二柱首章，古之人有善碟著草，若以熱鐵錐灼鑽龜殼，以兆未來過去見在之吉凶也，能以今之事，示曉古之理，復以古之理，示曉今事之吉凶得失也。故云古之善碟著灼龜者，能於今中示古，古中示今也。高者，天也，天屬陽，陽屬吉也，下者，地也，地屬陰，陰者屬凶也，捺著灼龜，能於吉中示告人之凶，復能凶中示告人之吉也，故云高中示下，下中示高也。小者，一身也，大者，天下國家也。蝶著灼龜，能於一身告示天下國家之禍福也，復能於天下國家告示一身之吉凶也，故云小中示大，大中示小也。一者，人君也，多者，百姓也。蝶著灼龜，能於人君告示百姓之禍福，復能於百姓告示人君之吉凶也，故云一中示多，多中示一也。物者，財物也。捺著灼龜，能於人之得失告示財物多寡也，復於財物多寡告示人之得失也，故云人中示物，物中示人也。彼者，父母兄弟妻子也。蝶著灼龜，能於我之八字，告示父母兄弟妻子存亡得失多寡也，復於父母兄弟妻子存亡得失多寡，告示我之八字貴賤禍福也，故云我中示彼，彼中示我也。

是道也，其來無今，其往無古，其高無蓋，其低無載，其大無外，其小無內，其本無一，其末無多，其外無物，其內無人，其近無我，其遠無彼。

是者，此也。此真空不可思議之道，非同捺著灼龜分析今古高下、大小一多、人物彼我之六對待也。道不屬時，獨往獨來，無古今之異也，故云是道也

，其來無今，其往無古也。道不屬形位，充塞虛空上下，無所不在，非似天地定於蓋載也，故云其高無蓋，其低無載也。道不屬內外中邊，言其大者，廣無邊際，言其小者，視之不見，故云其大無外，其小無內也。道不屬數，不可定於一多也，道為五太、二儀、萬物之本源，運行一氣，化生天地萬物，天地萬物無須突離於道，若離於道，則天地萬物壞滅也，以此知天地萬物為道之末也，故云其本無一，其末無多也。此其本無一，其末無多，郭子謙本有此八字，於經甚有次序，故亦從而解之也。道不屬人物，內外不二也，故云其外無物，其內無人也。道不屬彼我，遠近不二也，故云其近無我，其遠無彼也。

不可析，不可合，不可喻，不可思，惟其渾淪，所以為道。

道如虛空，無散無聚也，故云不可析，不可合也。道無相似，無比倫，無情識，故不可以言議而譬喻，不可以心思而知解也，故云不可喻，不可思也。若人了悟，本自具足，本自見成，本自全真，不假修為造作扭捏也，如此強名曰道也，故云惟其渾淪，所以為道也。此章明道不屬形數，不可分析而知也。

右第一章

關尹子曰：水潛，故蘊為五精，火飛，故達為五臭，木茂，故華為五色，金堅，故實為五聲，土和，故滋為五味，

精者，精神之精也，水性好騰隱於內，故蘊積為五蟲之精。五蟲者，鱗羽毛甲保也，水在藏為腎，在五神為精也，故云水潛，故蘊為五精也。火性好飛揚於外，故通達人鼻，為腥羶香焦朽之五臭也，故云火飛，故達為五臭也。木性好榮茂，故華發為青黃赤白黑五色也，故云木茂，故華為五色也。金性堅硬，故實而擊之，為宮商角徵羽之五音，聽之為五聲也。土性溫和，故滋酸鹹甘辛苦之五味也，故云土和，故滋為五味也。

其常五，其變不可計，其物五，其雜不可計。

其常五者，五常也，仁義禮智信也，七屬木，義屬金，禮屬火，智屬水，信屬土也。其物五者，金木水火土也。變者，雜也。此金木水火土之五行，仰之為五星，俯之為五嶽，位之為五方，變之為五色，擊之為五音，族之為五姓，物之為五金，氣之為五臭，潛之為五精，滋之為五味，動之為五蟲，植之為五行，善之為五德，惡之為五賊，身之為五藏，神之為五神，識之為五情也。故云其常五，其變不可計，其物五，其雜不可計也。

然則萬物在天地間，不可執謂之萬，不可執謂之五，不可執謂之一，

向之五行，變化萬物，紛紛擾擾於天地之間，其雜不可勝數計算，豈定執謂之萬哉，故云然則萬物在天地間，不可執謂之萬也。萬物歸屬五行，其常五，其變不可計，豈可執定謂之五行哉，故云不可執謂之五也。五行歸屬於一，一統億萬，生生化化而不息，豈可執定謂之一哉，故云不可執謂之一也。

不可執謂之非萬，不可執謂之非五，不可執謂之非一。

天地之間，蒼然蔚然，紛紛擾擾之物，豈止於億萬哉，奈何總名謂之萬物也，故云不可執謂之非萬也。萬物紛紛雖多，終歸屬於五行也，故云不可執謂之非五也。五行雖變不可計，終屬一氣之統攝也，故云不可執謂之非一也。

或合之，或離之，以此必形，以此必數，以此必氣，徒自勞爾，物不知我，我不知物。

或將萬物五行合之為一，或將一氣離之為五行萬物也，故云或合之或離之也。既有合有離，以此爻屬萬物之形，故云以此又形也。以此萬物鈴屬五行之數也，故云以此鈴數也。以此五行又屬一氣也，故云以此又氣也。向來分別萬物五行一氣，俱屬妄情，已落形數氣化之變也，護徒自勞爾，若妄情返於真性，則物我如如，各不相知，迴出形數氣運變化之外也，故云徒自勞爾，物不知我，我不知物也。此章明纔萌妄情，即落形數氣運之化，妄情復本，則形數氣運不可得而拘也。

右第二章

關尹子曰：即吾心中可作萬物，蓋心有所之，則愛從之，愛從之，則精從之。

心本清淨，元無一物，等同太虛，於此清淨心上，忽萌一妄情於此，不覺是妄，則情情相續，積之為萬情，萬情迷染萬、物也，經云：一情認之，積為萬情，萬情認之，積為萬物是也，故云即吾心中可作萬物也。蓋心之妄情有所往，則隨所愛之境，從而往之也，愛屬水，水屬精，心情有所愛之境，則精神亦從之所往也，故云蓋心有所之，則愛從之，愛從之，則精從之也。之者，往也。

蓋心有所結，先凝為水，心慕物涎出，心悲物淚出，心愧物汗出。

元氣周身，隨心感而出見，蓋心有住著，彼所住著之境結縛也，故云蓋心有所結也。心先與物凝、滯，則元氣化而為水也，心若有所慕愛可食之物，則元氣於中化為涎液而出見也，故云先凝為水，心慕物涎出也。心感悽愴，親戚死喪，忽然悲哀，則元氣於眼中化為淚而出見也，故云心悲物淚出也。自作不善之行，見人忽起慚愧之心，則元氣於面化為汗而出見也，故云心愧物汗出也。

無暫而不久，無久而不變，

暫者，不久也，久者，常靜也，變者，動也。若無暫生暫滅之情念，而不能悟真空常靜之心體也，故云無暫而不久也。若無悟真空常靜之心體，而不能應'群動之變而常寂也，故云無久而不變也。

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相攻相剋，不可勝數。

人心藏屬火，內藏神，其神情好喜也。肝藏屬木，內藏魂，其魂情好怒也。脾藏屬土，內藏意，其意情好思也。肺藏屬金，內藏魄，其魄情好憂也。腎藏屬水，內藏精，其精情好恐也。精生魂，則恐生怒，故云水生木也。魂生神，怒生喜，故云木生火也。神生意，喜生思，故云火生土也。意生魄，思生憂，故云土生金也。魄生精，憂生恐，故云金生水也。攻字應作生字，恐傳寫之誤也，應作相生相剋也。相剋者，水剋火，火剋金，金剋木，木剋土，土剋水也。五行相生相剋，化生天地萬物，萬物相生相剋，不可以數計算也，故云相生相剋，不可勝數也。

嬰兒藥女，金樓絳宮，青蛟白虎，寶鼎紅鑪，皆此物，有非此物存者。

賢藏屬坎，坎中陽爻謂之嬰兒，即精化元陽之氣也。心藏屬離，離中陰爻謂之藥女，即心液之神也。肺藏屬兌，兌屬金管十二節，謂之金樓也，又謂之十二重樓也。心藏屬火，火色赤，謂之絳官也。肝藏屬木，內藏魂，木色青，謂之青蛟，又謂之青龍也。肺藏屬金，內藏魄，金色白，謂之白虎。故云嬰兒藥女，金樓絳官，青蛟白虎也。身中元氣屬陽，陽屬乾也，乾屬金，乃謂之寶鼎也。心中之神屬陰，陰屬坤，心屬火，火色紅，乃謂之紅鑪也。身心謂之乾坤鼎鑪也。既身心為鼎鑪，即神氣為藥物也，故云寶鼎紅鑪，皆此物也。此物者，即神氣也。道無形名，乃為神氣之祖，神氣之祖者，乃不可思議之道也，故云有非此物存者也。此章明道運神氣，變化無窮也。

右第三章

關尹子曰：烏獸俄啣啣，俄甸甸，俄逃逃，草木俄茁茁，俄停停，俄蕭蕭，天地不能留，聖人不能繫，

啣啣者，烏獸之子初生之聲也，甸甸者，烏獸經數旬長大也，逃逃者，烏獸老而死亡如人逃遁不見也，茁茁者，草木初生芽也，停停者，草木長大停停卓立也，蕭蕭者，草木老枯蕭蕭無葉也，言烏獸俄生俄長，俄頃之間復變而為死也，故云烏獸俄啣啣，俄甸甸，俄逃逃也。草木俄生俄長，俄頃之間復變而為枯死也，故云草木俄茁茁，俄停停，俄蕭蕭也。烏獸草木生時不得生，長時不得不長，老時不得不老，死時不得不死，生長老死四者，大化之流行，雖天地之廣大，聖人之神通，亦不能暫留繫，而使不生長老死也，故云天地不能留，聖人亦不能繫也。

有運者存焉爾。

造物運斡一氣，陰陽五行四時相推相蕩，生生化化無有窮極，故云有運者存焉爾也。

有之在彼，無之在此，鼓不槩則不鳴，偶之在彼，奇之在此，槩不手則不擊。

有造化之運，在彼迷情形氣之數也，故云有之在彼也。無物真空之道，在此心開了悟，與道冥合，不屬形氣時數，造化安能運之哉，故云無之在此也。心既開悟，不生妄情，不染物境，清淨湛然，猶如虛空，彼造物豈能陶鑄虛空哉。心了如此，似鼓不用槲擊，則鼓不鳴響也，故云鼓不槲則不鳴也。與造化對偶，在彼迷情也，故云偶之在彼也。不與造化對偶，則奇然無倡，在此真空了悟之心也，故云奇之在此也。真空心尚未萌，豈有迷情染物哉，真空如此，似槲不用手則不能擊鼓也，故云槲不手則不擊也。此章明迷染萬物，則不能逃於大化也，悟真空，則大化不能遷也。

右第四章

關尹子曰：均一物也。眾人惑其名，見物不見道，賢人析其理，見道不見物。

一者，不二之道也，物者，天地萬物也，天地萬物，咸賴不二之道而有其生也，故云均一物也，道寓於天地萬物，無所不在，眾人為天地萬物之名惑亂其心，心迷著物，見物不見不二之道也，故云眾人惑其名，見物不見道也。賢人能分析事理，昭昭明白，明見道理，外忘萬物，故云賢人析其理，見道不見物也。

聖人合其天，不見道，不見物，一道皆道。

聖人了悟，冥契天真，了道之實，志道之名，道名尚忘，何況物哉，故云聖人合其天，不見道，不見物也。道元不二，道無不在，故云一道皆道也。

不執之即道，執之即物。

心無所住，全身放下，即冥契真空妙有之道也，故云不執之即道也。心有所住，染著種種之邊，即迷情逐於境物也，故云執之即物也。此章明未能洞徹，賢愚一例屬迷，了然悟徹，凡聖不二也。

右第五章

關尹子曰：知物之偽者，不必去物，譬如土牛木馬#1，雖情存牛馬之名，而心忘牛馬之實。

知者，悟也，了悟所有物境，皆是偽妄不真，自然心不染著，湛然清靜，不鈴去除物境也，故云知物之偽者，不鈴去物也。了悟所有物境偽妄不真，自然不染，譬如泥土塑成牛，木雕刻成馬，見之，雖然情存牛馬之名像，而心自然忘牛馬之真實也，故云譬如土牛木馬。’雖情存牛馬之名，而心忘牛馬之實也。此章明了悟物境之偽忘#2，心自然清靜無染也。

右第六章

文始真經註卷之八竟

#1此句，《關尹子》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皆作『譬如見土牛木馬』。

#2『偽忘』，疑當作『偽妄』。

文始真經註卷之九

神峰逍遙子牛道淳直解

九藥篇

藥者，雜治也，凡三十一章。

關尹子曰：勿輕小事，小隙沈舟；勿輕小物，小蟲毒身；勿輕小人，小人賊國。

學道之人，微善鈴積，小過爻除，不可輕易，事雖微小，不可輕易而忽之，如萬斛之舟，雖筋頭小家，若不塞之，以至於沈沒大舟也，故云勿輕小事，小隙沈舟也。勿者，禁止之辭也，隙者，竅也。勿得輕易於小物，如蜴子七寸蛇，雖微小，若觀小可而近之，則被螫嗎而毒傷人身也，故云勿輕小物，小蟲毒也#1。勿得輕易於小人，如黃巢赤眉黃巾等，雖是小人，而能賊漢唐天下，而況於國乎，故云勿輕小人，小人賊國家也。

能周小事，然後能成大事；能積小物，然後能成大物；能善小人，然後能契大人。

事者，用也，施之於用也，平等普利，不遺細行，然後能成上德不德之至德，至德者，大德也，大德者，乃道之大用也，故云能周小事，然後能成大事也。小物者，細行微功也，草木昆蟲亦救護而不害，妙有普利如同時雨，不擇荊棘田苗淨穢，平等普濟也，又如大海不擇清濁，包容不辯也，所以能為百谷王也，及其功行，積之大也為賢為聖，豈不是為大人物哉，故云能積小物，然後能成大物也。善以仁德普利，不擇君子小人，平等七慈，如此則不失人心，人皆推尊而敬之，然後能契大人之道也，故云能善小人，然後能契大人也。

天既無可必者人，人又無能必者事，惟去事離人，則我在我，惟可即可，人之貴賤貧富，壽夭窮通，在乎天命，善惡迷悟為小人君子賢聖，天命豈可鈴然定之哉，故云天既無可又者人也。事者，用也，用之於惡為小人，用之於善為君子，用之於德為賢人，用之於道為聖人，人之於用，豈可爻然一定之哉，故云人又無能又者事也。若放捨諸緣，外離人相，藏諸妙用而無為清靜，則我不知有我，存亡自在，無可無不可，自由自在逍遙無拘也，故云惟去事離人，則我在我，惟可即可也。

未有當繁簡可，當戒忍可，當勤惰可。

未有正當建立方便之門，眾行齊修，不捨一法，而卻掃，蕩復本而行簡易，則不可也，故云未有當繁簡可也。未有當合戒慎，而忍行之而不戒，則不可也，故云當戒忍可也。未有當精進善行之時，而卻懶惰不精進，則不可也，故云當勤惰可也。此章明防微杜漸，不遺細行，可以為賢，可以為聖也。

右第一章

關尹子曰：智之極者，知智果不足以周物，故愚；辯之極者，知辯果不足以喻物，故訥；勇之極者，知勇果不足以勝物，故怯。

極有智者，可以燭理通法，而智果實不足以周濟萬物，既知如此，未若如愚韜晦契道也，故云智之極者，知智果不足以周物，故愚也。極能辯者，可以自明事理，以此知辯果不足以曉喻天下人物，不如若鈞養氣神也，故云辯之極者，知辯果不足以喻物，故訥也。極勇有力者，可勝十人百人，以此知勇果不足以勝天下人物，未若如怯弱謙卑柔和而養德也，故云勇之極者，知勇果不足以勝物，故怯也。此章明治智辯勇之病也。

右第二章

關尹子曰：天地萬物，無有一物是吾之物，物非我，物不得不應，我非我，我不得不養。

一氣運陰陽，生天地萬物，而一氣之源，本來無物，既是本來無物，即是真空，物來相感，不得不應，但應物常寂也，故云天地萬物，無有一物是吾之物，物非我物，不得不應也。吾者，本來也，一氣運陰陽，生四大假合之我，而一氣之源，本來元無四大假合之我也，既寓假合，不得不資衣食而養之也，故云我非我，我不得不養也。非我者，本來也。

雖應物，未嘗有物，雖養我，未嘗有我。

真空妙有雖應物，如空谷傳聲，應變常寂，谷未嘗有聲也，真空應物亦復如是也，故云雖應物，未嘗有物也。了悟真空，則四大如賃舍，雖資衣食之養，十二時中，獨露真空，而真空無我也，故云雖養我，未嘗有我也。

勿曰外物然後外我，勿曰外形然後外心，道一而已，不可序進。

外者，忘也。四大假合之身既如賃舍，與物何異，俱是妄偽不真，既明俱是妄偽，一時頓忘，勿得言先忘萬物而復忘身也，故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也。形者，四大之身也，心者，五蘊妄積之心也，不獨四大假合與物無異，而五蘊妄積之心，亦與物無異，而物我形心，均為妄偽不真，既悟妄偽，一齊頓忘，勿得言先忘身而後忘五蘊妄積之心也，故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也。道既不二，無內外物我之分也，豈容次序而進之哉，故云道一而已，不可序進也。心者，內也，形者，外也。此章明治迷著物我心形之病也。

右第三章

關尹子曰：諦毫末者，不見天地之大，審小音者，不聞雷霆之聲。

諦者，審察也，毫末者，秋兔毛之尖細也。詳審察視兔之秋毫之末，而心著微色相，故不睹天地之大色相也，故云諦毫末者，不見天地之大也。小音者，蟻納之聲也，雷聲之大者，為霹靂震霆也。詳審察聽蟻納之微音聲，故不聞

雷之震霆霹靂之大音聲也，故云審小音者，不聞雷霆之聲也。

見大者亦不見小，見邇者亦不見遠，聞大者亦不聞小，聞邇者亦不聞遠。

不獨審視秋毫之末，不見天地之大，若審視天地之大，亦不見秋毫之末也，故云見大者亦不見小也。邇者，近也。不獨見大者，亦不見小，若見淺近，亦不見深遠，生前之實相也，故云見邇者亦不見遠也。不獨審聽蠓納之音聲不聞雷霆之音聲，若審聽雷霆之音聲亦不聞蠓納之音聲也，故云聞大音者亦不聞小也。不獨聞大者亦不聞小，若聞淺近之淫音，亦不聞深遠劫外之威音也，故云聞邇者亦不聞遠也。

聖人無所見，故能無不見；無所聞，故能無不聞。

所見者色也，所聞者聲也，故毫末天地，形雖小大不同，而色不異也。蠓納雷霆，音雖小大不同，而聲不異也，聖人無所見無所聞者，不住著色聲也，不住著色聲者，真空明聰無所不見聞也，故云聖人無所見，故能無不見，無所聞，故能無不聞也。此章明治迷染色聲之病也。

右第四章

關尹子曰：目之所見，不知其幾何，或愛金，或愛玉，是執一色為目也，耳之所聞，不知其幾何，或愛鐘，或愛鼓，是執一聲為耳也。

眼之所觀，不知其幾何之色，大約或是愛金之黃色，或是愛玉之白色，若愛金之黃色者，則惡玉之白色，若愛玉之白色者，則惡金之黃色也，如此須是愛執一色，為目之偏見也，故云目之所見，不知其幾何，或愛金，或愛玉，是執一色為目也。耳之所聽，不知其幾何之聲，大約或愛鐘之清聲，或愛鼓之濁聲，若愛鐘之清聲者，則惡鼓之濁聲也，若愛鼓之濁聲者，則惡鐘之清聲也，如此須是愛執一聲，為耳之偏聞也，故云耳之所聞，不知其幾何，或愛鐘，或愛鼓，是執一聲為耳也。

惟聖人不慕之，不拒之，不處之。

了道聖人，洞徹真空，不慕愛色聲，亦無色聲可除掃去也，何謂也？為色聲於真空不可得居止也，故云惟聖人不慕之，不拒之，不處之也。處者，居止也。此章明治迷執愛惡色聲之病也。

右第五章

關尹子曰：善今者可以行古，善末者可以立本。

今者，目前之人事也，古者，五太之先道理也，末者，五常百行也，本者，大本大宗之道也。善以目前人事及五常百行為之妙用，可以應變無住，冥符五太之先，卓然獨立於大本大宗之道也，故云善今者可以行古，善末者可以立本也。行者，無住也。此章明治迷著事理本末，不悟體用之病也。

右第六章

關尹子曰：狡勝賊能捕賊，勇勝虎能捕虎，

人心機狡，勝過於賊寇，可以能捕捉賊寇也，故云狡勝賊能捕賊也。人力威勇勝過於虎豹，可以能捕擒虎豹也，故云勇勝虎能捕虎也。此設喻也。

能克己乃能成己，能勝物乃能利物，能忘道乃能有道。

克者，勝也，己者，私也。善能勝去己之私欲，乃能成己之至德也，故云能克己乃能成己也。善能勝去迷食物欲，乃能普利人物，以成萬億之妙行也，故云能勝物乃能利物也。善能忘卻悟道之智慧，則冥符真空，而不失妙有真空之道也，故云能忘道乃能有道。能有者，不失妙有也。此章明治不能忘悟道智慧之病也。

右第七章

關尹子曰：函堅則物必毀之，剛斯折矣，刀利則物必摧之，銳斯挫矣。

函者，鐘甲也。鐘甲雖堅硬，則又有硬弓強弩箭之物穿透而毀之也，以此則知凡物之太剛，又有物以折碎之也，故云函堅則物鈴毀之，剛斯折矣也。刀刃鋒利，則又有鋼石之物摧壞其鋒刃也，以此則知凡物鈷銳，則又有物以挫毀之也，故云刀利則物爻摧之，銳斯挫矣也。以此設喻也。

威鳳以難見為神，是以聖人以深為根，走麝以遺香不捕，是以聖人以約為紀。

已上二譬喻，如威尊之鳳凰，以世人希罕難見為神異也，若頻頻見世，則世人不為希罕難見之神異也，故云威鳳以難見為神也。因上譬喻，是以知聖人韜光，冥符幽深之道，以為五太二儀五常百行之根源也，故云是以聖人以深為根也。香獐，人逐之急，自唱臍麝而遺棄之，人見之無麝，則不捕捉也，故云走麝以遺香不捕。因上曆喻，是以知聖人檢約聖智神通，冥於真空，物來感之不得已而後應，常應常寂，不離至道，如網之有紀有綱，引之而眾目齊張也，故云是以聖人以約為紀也。此合喻也。此章明治不能摧強挫說，及不能韜晦聖智神通之病也。

右第八章

關尹子曰：鉞有二竅，水實之，倒瀉，閉一，則水不下。蓋不升則不降，井雖千仞，汲之水上，蓋不降則不升。

實者，滿也，鉞之兩頭有竅，先塞下竅，以水注於鉞內，充實既滿，提起猛塞上竅，取去下竅先塞之物瀉之，水不下流也。何為也？為猛塞一竅，氣不通也，蓋氣不升通，則水不降也，故云鉞有二竅，水實之，倒瀉閉一，則水不下，蓋不升則不下降也。一仞七尺，又如井雖七千尺之深，以繩引桶而汲之，則水亦從之而上出也，故云井雖千仞，汲之水上也，若不以繩引桶下汲之，而水亦無由上出也，故云蓋不降則不升也。此設喻也。

是以聖人不先物。

已上所說譬喻，不升則不降，不降則不升，以此則知是以聖人不先物，則物不先聖人也。不先者，聖人不先自尊大傲人，人亦不敢傲聖人也，故云是以聖人不先物也。物者，人物也。此章明治不能持後之病也。

右第九章

關尹子曰：人之有失，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，久之，竊議於未失之前，

世之迷人，或用之於不善，則於善行而有失，雖然因失善行，而自己受凶禍之害於已失善行之後，久之，自省悔過，私自暗議所用所行之善惡吉凶利害於未失之前，再謹用之而行善行也。故云人之有失，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，久之，竊議於未失之前也。竊者，私也。

惟其不恃己聰明，而兼人之聰明，自然無我，而兼天下之我，終身行之，可以不失。

惟達士了悟妙道，亦不恃賴了悟妙道之聰明，藏諸妙用兼眾人聰明乏用，隨所便利眾人之用，亦從而用之，普利自然無我也，故云惟其不恃己聰明，而兼人之聰明，自然無我也。真空無我，應物見形，如一月普見一切水也，一切水月光明，皆因天上一月光明之統攝也。天下之人聰明，皆是一真空道之威光統攝也，以真空道之威光，應變常寂，則終身無住於中邊，可為妙用普利，不失於道德也，故云而兼天下之我，終身行之，可以不#2也。行者，無住也，以者，用也。此章明治不能無我普利之病也。

右第十章

關尹子曰：古今之俗不同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。

往古來今，風俗淳澆之各異也，故云古今之俗不同也。東夷、西戎、南蠻、北狄風俗之各異也，故云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也。處處各一家，家家各一身，好惡善惡之各異也，故云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也。天下人之心情隨時變化，所向不同，吾豈可執定一法，豫先為後世之格式哉，故云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。

惟隨時同俗，先機後事，捐忿塞慾，簡物恕人，權其輕重而為之，自然合神不測，契道無方。

大達之士，惟能隨時達變而無我，和光同塵而無心，先了真空妙有之活機，事感而後應，應變而常寂也，故云惟隨時同俗，先機後事也。如上所說，既了真空妙有之活機，物來逐之，而心無瞋怒，美色魔之，而心無染著也，故云捐忿塞慾也。心無瞋怒，是捐去其忿怒，心無染著，是塞斷其色慾也，故云懲忿窒慾，源於此也。大達之士，不多食外物，但資生之具，不得已而用之，不

由義而不取也，故云簡物也。大達之士，虛綠而葆真，清而容物，又如巨海處下，清濁皆容納也，故云恕人也。既能容物恕人，其應物也，如懸鏡以鑑形，不遺妍醜，其用事也，如權衡以等物，不失輕重，無為而無不為也，故云權其輕重而為之也。既無為而無不為，以不神之神為用，而陰陽莫能測，以不可思議之道為體，應變無方也，故云自然合神不測，契道無方也。此章明治不能以活機應變隨時之病也。

右第十一章

關尹子曰：有道交者，有德交者，有事交者。

大達之士，了悟妙道，同契相求為莫逆之交也，故云有道交者也。同行眾善之君子，相為忘年之交也，故云有德交也。同經營公私之事，遂有相得以為交也，故云有事交者也。

道交者，父子也，出於是非賢愚之外，故久；德交者，則有是非賢愚矣，故或合或離；事交者，合則離。

同了道之人，相為莫逆之交，猶如父子之親，相忘是非賢愚，以游物境之外，水無絕交也，故云道交者父子也，出於是非賢愚之外，故久也。同為善人君子，以德行為務，相與為交，不能無心，所以分別是非賢愚，而有合有離也，故云德交者，則有是非賢愚矣，或合或離也。不以道德為心，同經營公私之事，以俗禮為交，雖事合而情離，稍有相違而絕交也，故云事交者，合則離也。《莊子》云：君子結交淡若水，小人結交甘若醴，君子淡以親，小人甘以絕是也。此章明治不能道交之病也。

右第十二章

關尹子曰：勿以拙陋日道之質，當樂敏捷；勿以愚暗日道之晦，當樂輕明；勿以傲易日道之高，當樂和同；勿以汗漫日道之廣，當樂要急；勿以幽憂日道之寂，當樂悅豫；古人之言學之多弊，不可不救。

勿得言鈍拙鄙陋以為道之質樸，當以聰敏捷利了悟為樂也，故云勿以拙陋日道之質，當樂敏捷也。勿得言愚癡無明黑暗為學道之韜晦，當以輕清明了為樂也，故云勿以愚暗日道之晦，當樂輕明也。勿得言傲慢輕易於人為道德之高，當以謙遜和光同塵不染為樂也，故云勿以傲易日道之高，當樂和同也。勿得言汗漫沸蕩頑空以為道之廣大，當以了悟真空為要妙，以妙有為應變急切之用以為樂也，故云勿以汗漫日道之廣，當樂要急也。勿得言身處幽靜，心懷憂愁，以成學道之寂靜，當以逍遙悅豫不染為清靜之樂也，故云勿以幽憂日道之寂，當樂悅豫也。如拙陋愚暗傲易汗漫幽憂之五者，皆是古人了達佯狂混世之言，後學不悟，便為真實，依而行之，以為學道之弊病，不可不以藥石之言救療也。故云古人之言學之多弊，不可不救也。此章明治不能悟古人言之病也。

右第十三章

關尹子曰：不可非世是己，不可卑人尊己，不可以輕忽道己，不可以訕謗德己，不可以鄙猥才己。

學道之人，不可見他人之過惡，專開病眼，舉世之人以為非，以恃所能勝心，自尊自是也，故云不可非世是己也。學道之人，不可小觀眾人，以為卑賤，而自尊自大也，故云不可卑人尊己也。學道之人，不可輕忽傲慢眾人，以為不悟妙道，而自尊以為有道也，故云不可以輕忽道己也。學道之人，不可專一訕謗他人，以為無德，自尊已有德也，故云不可以訕謗德己也。學道之人，不可小觀眾人為鄙猥愚陋無才，而自尊已有才學也，故云不可以鄙猥才己也。此章明治不能忘人我能所之病也。

右第十四章

關尹子曰：困天下之智者，不在智而在愚；窮天下之辯者，不在辯而在訥；伏天下之勇者，不在勇而在怯。

真空窈冥，不可以智知而識識，故能困天下大智之人也，了道之士，默默韜晦如愚，世有智者不可得而知也，故云困天下之智者，不在智而在愚也。道本無名，不可得而言辯，而天下言辯者，於此窮而無辯也，了悟道者難以告人，未若如訥不辯言也，故云窮天下之辯者，不在辯而在訥也。了悟妙道，以無為清靜保內，以謙卑柔弱不與物爭保外，天下有好爭者，莫能與不爭者爭，如此則天下無敵也。以不爭之德，能伏天下勇力之人，不在於爭也，故云伏天下之勇者，不在勇而在怯也。怯者，柔弱也。此章明治不能忘智辯勇力之病也。

右第十五章

關尹子曰：天不能冬蓮春菊，是以聖人不違時，也不能洛橘汶貉，是以聖人不違俗。

蓮花夏開，菊花秋開，天不能使蓮花冬開，而菊花春開也，是以聖人不逆天之四季，不違時之通塞也，故云天不能冬蓮春菊，是以聖人不違時也。洛者，嵩洛之地也，橘者，柑子也，多生江南暖處，移來嵩山洛水之畔栽種之，而變為秋也。汶山所出之水為之汶江，在吳越之地也，狐貉生於江北高原山野，將到江南下濕之地則死也，此二者地氣使然也。既地不能洛地生橘，江南生貉，以此聖人不違夷狄蠻戎中夏之風俗也，故云地不能洛橘汶貉，是以聖人不違俗也。

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，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，聖人不能使魚飛禽馳，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。

以掘為手所長，以步為足所長，雖聖人豈能使手步足握，易手足之用哉，以此聖人不違拒我之六用所長也，故云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，是以聖人不違

我所長也。長者以能為為長，以不能為為短也，魚以水中能游為長也，禽以空中能飛騰為長也，馳者，馬走速也，雖聖人，豈能易魚禽游馳飛騰哉，以此聖人不違拒眾人所長之用也，故云聖人不能使魚飛禽馳，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也。

夫如是者，可動可止，可晦可明，惟不可拘，所以為道。

如是者，已上所說聖人不違時、不違俗、不違我所長、不違人所長之四者也。如此不違四者，可動時，亦不違時之動，可止時，亦不違時之止，可晦時，亦不違時之晦，可明時，亦不違時之明。惟能不違拒造物之變化，不拘泥於死法，所以應變無窮而為妙道也。故云夫如是者，可動可止，可晦可明，惟不可拘，所以為道也。此章明治不能隨時達變之病也。

右第十六章

關尹子曰：少言者，不為人所忌；少行者，不為人所短；少智者，不為人所勞；少能者，不為人所役。

學道之人，慎言儉語則寡過，不為眾人之所忌憚也，故云少言者，不為人所忌也。於利名場上，慎多貴進行履，則不為眾人所嫉坏短遏也，故云少行者，不為人所短也。智慧收藏，儉於使用，則不為眾人之所勞苦也，故云少智者，不為人所勞也。大巧若拙，檢施其能，則不為眾人所役使也，故云少能者，不為人所役也。此章明治不能忘言行智能之病也。

右第十七章

關尹子曰：操之以誠，行之以簡，待之以恕，應之以默，吾道不窮。

操者，持也，誠者，真實也，簡者，不繁也，行者，無住也，待者，應也，恕者，寬裕包容也。了悟真空實有，保任護持，無住種種之邊，如此簡當不繁也，故云操之以誠，行之以簡也。與眾同處，或御群下，但應之以寬裕包容，不見人之過失，曲全己德也，故云待之以恕也。或有人來叩問，但動容密示，不假言教，利根頓悟，與吾所悟之道俱無窮極也，故云應之以默，吾道不窮也。此章明治不達誠簡恕默之病也。

右第十八章

關尹子曰：謀之於事，斷之於理，作之於人，成之於天，事師於今，理師於古，事同於人，道獨於己。

圖謀人事，以理裁斷而合其宜也，故云謀之於事，斷之於理也。所作之事，力與不力在人為，而成與不成在天命也，故云作之於人，成之於天也。事以今人為師，理以古人為師也，故云事師於今，理師於古也。事者用也，用雖與眾人同，而了悟妙道，應變常寂，無染清靜，不與眾人同也，故云事同於人，道獨於己也。此章明治不能事理圓通之病者也。

右第十九章

關尹子曰：金玉難捐，土石易捨，學道之士，遇微言妙行，慎勿執之，是可為而不可執，若執之者，腹心之疾，無藥可療。

金玉者，喻聖人之言行也，土石者，喻凡人之言行也，金玉雖貴，入眼為塵，大道無名跡，故言行不可及也，學人於聖人之言行難忘，如世人難捨金玉也，故云金玉難捐也。學人於凡人之言行容易忘之，如世人易捨土石也，故云土石易捨也。學道之士，若遇聖人微言妙行，慎勿執著不忘也，故云學道之士，遇微言妙行，慎勿執之也。聖人之妙行，可為之而成德，而不可執著聖人妙行之跡也，故云是可為不可執也。若執著之者，如人皮膚有病，容易治療，若人病在心腹，雖盧醫扁鵲，亦不能療治，迷人執著聖人妙行之跡，亦復如是也，故云執著之者，腹心之疾，無藥可療也。此章明治不能忘言行之病也。

右第十二章

關尹子曰：人不明於急務，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，窮困災厄及之，急務者，道德也，多務者，萬法也，他務者，傍門仗藝也，奇務者，異世之術也。學人不明了道德為簡要急切之務，而務泥萬法，或學傍門小法，或學醫卜工使之藝，或學異世奇怪之術，學雖不同，失於道德者一也，失於道德而墮輪迴，動經塵劫，無有出期，此窮困災厄莫大於是也，故云人不明於急務，而從事、於多務他務奇務者，窮困災厄及之也。從事者，務泥也，及之者，墮輪迴也。

殊不知無不在，不可捨此就彼。

此者，身心道德急切之務也，彼者，多務他務奇務也。學人殊不知無不在，即此身心是道也，既道無不在，何獨身心道不在哉。身心從道生，如涯從水生，即涯是水也，即此身心是道，亦復如是也，既悟即此身心是道，不可捨此身心，就彼多務他務奇務求道德也，故云殊不知無不在，不可捨此就彼也。此章明治不能以道德為務之病也。

右第二十一章

關尹子曰：天下之理，捨親就疏，捨本就末，捨賢就愚，捨近就遠，可暫而已，久則生害。

親者，性命也，疏者，財色也，本者，道也，末者，五常百行萬法也，賢者，智慧之德也，愚者，癡迷也，近者，慈善也，遠者，眾惡也。天下之道理，學人迷之，捨性命道德慈善，而就泥財色萬法，癡迷之眾惡，可暫樂妄情，而久泥不悟，墮輪迴生死，胎卵濕化，無有了期，害莫大於此也。故云天下之理，捨親就疏，捨本就末，捨賢就愚，捨近就遠，可暫而已，久則生害也。此章明治不悟道之病也。

右第二十二章

關尹子曰：昔之論道者，或曰凝寂，或曰邃深，或曰澄徹，或曰空同，或曰晦冥，慎勿遇此而生怖退。

凝者，定也，寂者，靜也，邃者，幽也。昔之古人論道者，或言泰定安靜者，或言道幽深難窮者，或言道如水之澄徹淵奧者，或言道如虛空廣大者，或言道隱晦杳冥莫測者，學人若遇此，或言凝寂、邃深、澄徹、空同、晦冥之五者，慎勿生怕怖之心，以為道之難學而退息也。故云昔之論道者，或曰凝寂，或曰邃深，或曰澄徹，或曰空同，或曰晦冥，慎勿遇此而生怖退也。

天下至理，竟非言意，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，乃契吾說。

天下至理者，道也，竟者，終也。向來所論之言凝寂、邃深、澄徹、空同、晦冥之五者，總屬名相妄情之意識也，道本無名無情，窮究到徹盡之處，終非言意之可及也，故云天下至理，竟非言意也。誠知非言意之可及，在彼古人微言妙意未萌之前，薦悟了然，洞徹本來見成之道，元自清淨具足，不假修為外求也，如此了悟，乃契合所說之義也。故云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，乃契吾說也。上者，前也，苟者，誠也。此章明治未了根塵之病也。

右第二十三章

關尹子曰：聖人大言金玉，小言桔梗芩苳，用之當，桔梗芩苳生之，不當，金玉斃之。

聖人大言者，如《道德》、《陰符》二經，如金玉之貴也，故云聖人大言金玉也。桔梗者，草藥之名也，能治風濕之疾也。芩苳者，亦草藥之名也，一名車前草，能治赤白瀉痢之疾也。小言者，如後聖詩詞直言語錄也。或因詩詞直言語錄悟之而了道，如桔梗芩苳之草藥治痊風濕痢疾，而人復安樂得活也。故云小言桔梗芩苳，用之當，桔梗芩苳生之也。用之當者，治痊疾也，生者，活也，或人背誦《道德》、《陰符》二經如同流水，而不能開悟了道者，如服金玉貴細之藥，不能痊愈風濕瀉痢之疾，以至於喪生也。故云不當，金玉斃之也。斃者，喪生也，不當者，不能痊疾也。此章明治分別經言精羸之病也。

右第二十四章

關尹子曰：言某事者，甲言利，乙言害，丙言或利或害，丁言俱利俱害，必居一於此矣，喻道者不言。

某者，代稱之辭也。世人言論事理，所見不同，一人名甲，言論此事，有利益於世也，一人名乙，言論彼事，有損害於世也，故云言某事者，甲言利，乙言害也。一人名丙，言論彼此之事，或有利益於世，或亦有害損於世也，故云丙言或利或害也。一人名丁，言論彼此之事，行之正，俱利益於世，彼此之事，行之不正，俱害損於世也，故云丁言俱利俱害也。甲乙丙丁四人，各

論利害不同，然必有一人言之當，安於理也，故云又居一於此矣。居者，安也。道本無名，不可以言比喻，在人心了悟而已，非如事有利害之比喻也，故云喻道者不言也。此章明治未忘利害之病也。

右第二十五章

關尹子曰：事有在事言有理，道無在道言無理，知言無理，則言言皆道，不知言無理，雖執至言，為梗為醫#4。

世間萬事，所用各有下落，言論一事，自有一理所在也，故云事有在事言有理也。道無處所下落，亦不屬名言事理，聖人之言皆無言之言，以薦言外之旨，若了悟無言之言，不屬事理，則終日言而未嘗言，言言無非道也。知者，悟也，若不悟無言之言不屬事理，雖執至人之言於道眼上，如人咽喉有物梗塞，又如人眼內有塵眯障也，故云不知言無理，雖執至言，為梗為醫也。醫當作翳。此章明治未忘事理之病也。

右第二十六章

關尹子曰：不信愚人易，不信賢人難，不信賢人易，不信聖人難，不信一聖人易，不信千聖人難。

不信者，不執泥而染著也，凡愚人之言行，不執泥染著則容易，至於賢人之言行則難忘也，故云不信愚人易，不信賢人難也。不執泥染著賢人之言行，亦容易，至於聖人之言行又難忘也，故云不信賢人易，不信聖人難也。不執泥染著一聖人之言行，又亦容易，至於千聖人之言行尤難忘也，故云不信一聖人易，不信千聖人難也。

夫不信千聖人者，外不見人，內不見我，上不見道，下不見事。

若夫學人不執泥染著千萬聖人之言行，則心忘名跡，冥然契道，而迴超凡聖人我事理之名跡也，故云不慕諸聖，不重己靈，正謂此也。故云夫不信千聖人者，外不見人，內不見我，上不見道，下不見事也。道者，理也。此章明治未忘凡聖之病也。

右第二十七章

關尹子曰：聖人言蒙蒙，所以使人聾，聖人言冥冥，所以使人盲，聖人言沉沉，所以使人瘡。

聖人之言，盡是無言之言，令人於無言之言，薦悟言外之旨，言外之旨不屬聲，故學人蒙蒙然，迷情障蔽不可得而聞之，如息聾一般也，故云聖人言蒙蒙，所以使人聾也。言外之旨不屬於色，杳杳冥冥，視之不見，令人如息盲病一般也，故云聖人言冥冥，所以使人盲也。言外之旨不屬於名，沉沉靜靜，言之難議，令人如息瘡瘻之病也，故云聖人言沉沉，所以使人瘡也。

惟聾則不聞聲，惟盲則不見色，惟瘡則不音言。

惟息耳聾之病者，則於聲無所聞也，故云惟聾則不聞聲也。惟息目盲之病者，則於色無所見也，故云惟盲則不見色也。惟息瘖瘵之病者，則於聲無所言也，故云惟瘖則不音言也。

不聞聲者，不聞道、不聞事、不聞我，不見色者，不見道、不見事、不見我，不音言者，不言道、不言事、不言我。

言外之旨，既聽之不聞其聲，未若如息耳聾，亦不聞道、事、我三者之聲也，故云不聞聲者，不聞道，不聞事，不聞我也。言外之旨既視之不見其色，未若如息眼盲，亦不見道、事、我三者之色也，亦不生此見解也，故云不見色者，不見道，不見事，不見我也。言外之旨既議之無名，未若息瘖瘵不能言者，亦不言道、事、我三者之名也，故云不音言者，不言道，不言事，不言我也。此章明治未忘色聲名道事我之病也。

右第二十八章

關尹子曰：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，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，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，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。

學人護知認著妄得以為誠失於至道，殊不知真得之見，亦誠失於至道也，如金屑雖實，入眼則為塵翳也，故云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，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也。偽者，妄也，真者，誠也，徒者，饅也。學人談知認著妄是以為誠非，殊不知認著真是亦為誠非也，故云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，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也。此章明治未忘真假之病也。

右第二十九章

關尹子曰：言道者如言夢，夫言夢者曰：如此金玉，如此器皿，如此禽獸，言者能言之，不能取而與之，聽者能聞之，不能受而得之，惟善聽者，不泥不辯。

大悟大徹之士，如人睡夢覺來，方知夢中所見之境，皆是妄想顛倒識見之所成也，未能大悟大徹之士，以識見能通萬法，為人談演妙道，皆是夢中說夢也，故云言道者如言夢也。夢中說夢曰：夢見如此金寶大山，巍峨無量，如此玉洞，廣闊幽深難測，此二者喻以道德為靈寶洞玄，廣大幽深無量難測也，故云夫言夢者曰，如此金玉也。又夢中說夢曰，夢見如此玉器金皿，使用無數，此喻建立妙用，普利眾善萬行也，故云如此器皿也。又夢中說夢曰，如此烏兔龜鳳龍虎，此喻金烏玉兔，烏龜赤鳳，白虎青龍，陰陽造化也，故云如此禽獸也。夢中說夢見此金玉器皿禽獸，說者但能說之，不能取金玉器皿禽獸與聽說之人也，此喻聖人不能出道以示與學人也，故云言者能言之，不能取而與之也。夢中聽說夢境之人，但聞說如此金玉器皿禽獸，不能承受取得之也，此喻學道者因師方便點化，言下自悟不從外得也，故云聽者能聞之，不能受而得

之也。惟有利根者善聞道德玄妙，不執泥荃蹄，不辯論聖人無言之言，但因聖人無言之言，薦悟言外之旨，了悟不可思議之道也，故云惟善聽者，不泥不辯也。此章明治未悟談道之病也。

右第三十章

關尹子曰：圓爾道，方爾德，平爾行，銳爾事。

爾者，學道之人也。天下學道之人，但能詳讀審誦九篇，精之研之，究之徹之，自然了悟不可思議之至道，人人具足，箇箇圓成，不假修為，位齊諸聖也，故云圓爾道也。方者，正也，德者，道之用也。天下學道之人，若因經了悟不可思議之至道，仍要護持保任也。如何護持保任？但能以無為清淨，逍遙自在，不染不著護其內，以謙卑柔弱，不與物爭護其外，次又正其妙用，用之於眾，善利物安人，不求報恩，皆為用之正，而成上德也，故云方爾德也。天下學人，若因經了悟不可思議之至道，護持保任，要成上德，須是自利利他，平等普惠，不擇貴賤貧富，男女妍醜，仁慈等利，無偏無黨，以成萬德之妙行也，故云平爾行也。銳者，利也，事者，用也。天下學人，因經了悟不可思議真空妙有之道，以為真心之體，以至德妙行為真心之用，自利利他，於事無往不利也，故云銳爾事也。此章尹君自迷一經之旨趣也。

右第三十一章

文始真經註卷之九竟

#1據前之經文，此句當作『小蟲毒身也』。

#2據前經文，『不夫』當作『不失』。

#3『也不能』，《關尹子》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皆作『地不能』。

#4『為醫』，《關尹子》作『為翳』。

文始真經後序

晉葛仙翁撰

洪體存蒿艾之質，偶好喬松之壽，知道之士，雖微賤必親也，雖夷狄必貴也。後遇鄭君思遠，鄭君多玉岌瓊筍之書，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，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，後屬洪以尹真人《文始經》九篇，洪愛之誦之，藏之拜之。宇者，道也，柱者，建天地也，極者，尊黑人也，符者，精神魂魄也，鑑者，心也，匕者，食也，釜者，化也，籌者，物也，藥者，雜治也。洪每味之，泠泠然若躡飛葉，而游乎天地之混俱，茫茫乎若履橫杖，而浮乎大海之渺漠，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，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，倏若飄鸞鶴，怒若鬥虎兕，清若浴碧，慘若夢紅，擒縱大道，渾淪至理，方士不能到，先儒未嘗言，可仰而不可攀，可玩而不可執，可鑒而不可思，可符而不可言，其忘物遺世者之所言乎，其絕跡去智者之所言乎，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！何如此之尊高，何如此

之廣大，又何如此之簡易也。洪親受之。

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稚川序